**目** **录**

[**结婚进行曲**  陈白尘(1)](#bookmark1)

[**雾重庆** 宋之的(105)](#bookmark2)

[**抓壮丁**  吴雪(210)](#bookmark3)

**结婚进行曲**



陈白尘

**人** **物** **表**

黄 瑛——十九岁的女学生，读过一年的大学。

黄 父——五十来岁，黄瑛的父亲，小城市的商人。

刘天野——二十一岁，某机关的小职员，黄瑛的高中 同学。

刘 母——四十多岁，刘天野的母亲，寡妇。

老头儿——六十岁， 一家公馆的看门人兼经管房租 的人。

王科长—-即王经理，三十几岁，某机关的总务科 长，后来弃官经商。

胡经理—三四十岁， 一家商业公司的总经理。 杨主任——四十多岁，胡经理的部下。

老周——三十岁，先在胡经理公司里当茶房，被开 除后改行当送报的。

方太太——即方丁素华女士，约四十多岁，家庭妇 女，寡妇。

三个孩子——除哭外，都不说话。他们是刘天野和 黄瑛的子女，依次为三岁、二岁、一岁。

**时** **间：**抗日战争期间，约在1940年左右

**地** **点：**重庆或大后方的其他大城市

**第** **一** **幕**

一天上午，在刘天野家里。

这是一所古老的住宅。但刘天野和他母亲只租了这 所住宅中的三间厢房。舞台上是这三间厢房的中间 一间，原来是当着客堂的，现在成为黄瑛的临时寄宿 之所。由于这位客人的闯入，这间客堂的固有秩序 被破坏了。挂着立轴山水的地方被换上一只画着西 洋妇女人像的油画复制品镜框； 一张古旧的条桌上 铺了台布，摆上墨水缸、钢笔、小像片架之类，而且连 条桌本身也都被挪斜了身子；旧式的太师椅和茶几 也都违反了古老成例，不再靠着两壁，而被半倾斜地 对着院子；祖宗神龛不知被挪到何处去了，黄瑛的放 大半身像片大镜框据有了另一边墙壁；八仙方桌也 不见了，占有它的位置的是一只行军床，床上的锦缎 被和鲜艳的花枕头，更以傲然的姿态破坏着这间客 堂的固有的色调。

舞台后壁是客堂的门，通过门看见一个小天井；穿过 天井才是大门。

刘天野的母亲从外边买了菜回来，推开客堂门就骂。

**刘** **母** **门不锁就跑出去了!没家教的东西!**

〔她是一个整天冷着脸的人。好像全世界上的人都 在反对她，使她那么愤憤不平。其实，除了儿子以 外，她是反对着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最近，连她儿子 也不能例外了。她一进客堂就动手挪正桌椅，改换 陈设，一边吐出一连串的咒骂。

刘 母 这成了什么样子!四平八稳的桌子要斜过来， … … 太师椅要横七竖八的摆， ……这是什么洋规矩! …… (对黄瑛的像片)鬼丫头!还笑!笑什么?没家 教的东西!……我这个家就给你搞的乱七八糟，连 祖先龛子都搬了家了! ……

〔刘天野兴冲冲地从外边呼叫而来。 刘天野 黄瑛!黄瑛! … …

〔他是一个在后方城市中所习见的那种青年。中学 毕业以后，由于抗战輟了学；参加过救亡团体，而团 体又被解散了；找职业呢，学校中学的那点书本知 识，使他无一技之长：做工人，工厂不敢要，自己也不 见得甘心；做商人，既缺少资本，自己也不屑为；于是 通过亲友介绍、推荐，在什么机关里找到一个小职员 的位置，比如抄写员、事务员之类，但又牢骚满腹，对 机关里什么都看不惯；青年的朝气尚存，有些粗野， 也还有些幻想与希望；但既入了这个社会，自然也不 免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

刘 母 (白他一眼)魂掉在家里啦? 刘天野 妈。

刘 母 不早不晚的，跑回家干吗? 刘天野 局里没事儿干!

刘 母 吃的人家饭，做给人家看!就呆在衙门里!

**刘天野** 嗨，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差事，干不干，都一样!

**刘** **母** 是求爷爷告奶奶，好容易找到的!(顺手摘下黄瑛的 像片框)

**刘天野** 妈，干吗?

**刘** **母** 怎么,不高兴?

**刘天野** 你动人家的东西做什么?

**刘** **母** “人家”!“人家”!你给“人家”迷住了! **刘天野** 妈!

**刘** **母** “人家”?这是我的家，房子也没租给她；借住借住，

就把我的家搞得乱七八糟的!祖先牌位都没处放 啦!

**刘天野** 老说这些干什么呢，人家要搬走了。

**刘** **母** 阿弥陀佛!早搬早升天!说的倒好，借住个三五天

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让她快搬! **刘天野** 人家马上就搬。

**刘** **母** (一惊)马上搬?搬哪去? **刘天野** 十八梯六百十二号。

**刘** **母** 她住到那儿干吗? **刘天野** 人家找到事啦。

**刘** **母** 找到事了?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事情好做呀? **刘天野** 女人怎么不能有职业呀?

**刘** **母** 安分守己的女人就不作兴出大门边!出去做事的女 人呀，就不存好心思!

刘天野 妈!你胡扯什么呢，人家……

刘母又是“人家”、“人家”!我可告诉你：你别想糊涂心 思!凭她这样的女人，休想做我刘家的媳妇!

刘天野 妈!看你扯到哪儿去了!我们是同学。

**刘** **母** 同学就作兴跑到人家里住呀?我也没开旅馆! ……

〔黄瑛的声音：“小刘!小刘!” **刘天野** 她回来了。

**刘** **母** 我怕她?叫她马上给我搬! 〔黄瑛蹦了进来。

黄瑛嗨!小刘!(忽然冷下来)刘伯母。

〔她还是个天真未凿，罔识世故的女孩子。有着一双 美丽而聪明的大眼睛，但却不大肯用头脑；慧直，任 性，口快，幻想太多，把社会当着大花园似的随便闯 了进来。

刘 母 唔，黄大小姐，听说你马上要搬家啦?

**黄** **瑛** 搬家?搬家就搬家!我找到事啦!

**刘** **母** 阿弥陀佛!我给你点蜡烛烧香啦!(提了菜篮子走 向天井去)

**刘天野** (惊喜地)职业找到了?

**黄** **瑛** (得意)成功啦!官衔是总务科助理员，月薪法币五 十块，食宿自理，明天早上到差办公!小刘，你说美 不美?

**刘天野** 嗬!比我还多五块钱!阿瑛，这叫双喜临门：房子也 帮你找到了!

**黄** **瑛** 找到了?在哪儿?

**刘天野** 十八梯六百十二号。上有天花，下有地板，电灯自来 水，一应俱全!

**黄** **瑛** **好哇!房租多少?**

**刘天野** 月租十五块，预缴三个月。

**黄** **瑛** 哎哟!四十五块!一个月的薪水去掉了! **刘天野** 嗨!还不容易找哩!整整跑了五天!

黄 瑛 得!马上搬!不受你妈的闲气! 刘天野 (动手)对!快搬!

黄 瑛 (四顾，突然制止)慢着!(拿起镜框) 刘天野 怎么?

黄 瑛 这又是你妈干的?

刘天野 别理她了，她就是这副脾气。

黄 瑛 (又挪动桌椅)不行!我要这样! 刘天野 算了吧，横竖马上就搬了。

黄 瑛 (瞪他)好!你跟你妈一起欺负我，我不搬了! (挂上镜框)

刘天野 (急了)我怎么欺负你了?——真倒霉!我两头儿受 气!

黄 瑛 我早知道：你妈又在背后骂我了，是不是? 刘天野 ：骂你干吗?她要你搬家!

黄 瑛 那我偏不搬!

刘天野 (负气)好，我去退房子。看你以后住哪儿! 黄 瑛 我要找房子自己有腿!

刘天野 你呀!在重庆能找到房子，我不姓刘! 黄 瑛 (不服)我找不到房子?为什么?

刘天野 为什么?我上坡下坎跑了二十多家，家家都问我：谁

住呀?我说你一个人住；都一口回绝了：不租! 黄 瑛 (生气)为什么?

刘天野 重庆的房子就不租给单身女人嘛! 黄 瑛 那十八梯的房子怎么租到的?

刘天野 我，我，我说我自己住的。 黄 瑛 你住，他就肯租了?

刘天野 我说，我说，我有家眷呀。

**黄** **瑛** 你有家眷?

**刘天野** 我说，我说，……我是跟你两个人住的。 **黄** **瑛** (怒)胡说!谁跟你住?谁是你的家眷? **刘天野**我对他撒谎的呀!

**黄** **瑛** 你真混蛋!

**刘天野** (怒)你骂人? **黄** **瑛** 你是混蛋嘛!

**刘天野** (举拳)你还骂?

**黄** **瑛** (举凳子)你打架? **刘天野** (也举凳子)你来!

〔正待交锋，刘母持扫帚上。

**刘** **母** 干什么?

**刘天野** (装笑)我帮她搬家呀! **刘** **母** 凳子是我的!

**黄** **瑛** 还给你!

**刘** **母** 快搬快搬!我要扫地!

**刘** **天** **野** (对黄瑛陪笑，挤眉弄眼)快搬!快搬! 刘 瑛 偏不搬!

**刘** **母** 怎么,又不搬啦?

**刘天野** (敷衍地)不是，不是，马上就搬。

**黄** **瑛** 我不搬!你搬!

刘 母 我搬?我搬哪儿去?

刘天野 哎呀!扯到哪儿去啦!— — 你听! 〔敲门声急。

刘 母 谁呀?轻 一 点!门都敲烂啦!

〔内声：“请问这儿有姓刘的吗?” 刘天野 妈，你去看看吧。

〔内声：“我找姓刘的。” 刘 母 找姓刘的干吗?(下)

〔内声：“请你开开门!” 黄 瑛 哎呀!这是我爸爸!

刘天野 他找到重庆来了?怎么办?

黄 瑛 不得了!他要抓我回去的!快让我躲起来! 刘天野躲到哪儿去?——到我房里去，快!快!

黄 瑛 哎呀!像片框子! … … 还有这个被，枕头! (把它们都抱在怀里，躲进里间去)

〔内声：“我找一个姓刘的，叫刘天野!” 〔刘母声：“你找他干吗?他欠你的钱?” 〔内声：“我有要紧的事!”

〔刘母声：“你站住!怎么乱闯呀?” 黄 瑛 (又伸出头来)箱子!箱子!

刘天野 (把桌上零碎东西都包了，连箱子递给她)进去!来 了 ! 来 了 !

〔刘母声：“你说嘛!有什么事?”

〔黄瑛的父亲已经闯进来了。这是小城市里的 一个 商人，面色苍白，一看就知道是个有“嗜好”的人。他 翻着骨碌碌的一双眼在找寻什么,一边打量着刘天 野 。

〔刘母追上来。

刘 母 说嘛，你找他有什么事呀? 黄 父 唔，你就是刘天野吧?

刘 母 他欠你的钱啦?还是偷了你的东西呀? 刘天野 老先生，你找我吗?

黄父对不起，我姓黄。你有个女同学叫黄瑛的，我就是她

的父亲。

刘 母 什么?你原来是黄瑛的老子?怎么不早说呀! 刘天野 哦，黄老伯。这是我的母亲。

黄 父 哦，原来就是刘太太。对不起，打搅你们了。

〔刘天野向他母亲耳语，她板着脸不理睬。 黄 父 刘太太也认识我们家黄瑛呀?

刘 母 我怎么不认识?(刘天野扯她的衣裳，她不理)烧成

灰我也认得!

黄 父 那好极了!她在哪儿? 刘 母 我刚才还看见她!

刘天野 (急扯她的衣角)是在马路上吗?

黄 父 在哪儿看见她?快告诉我，刘太太!这下我可逮住

她了!看她再往哪儿逃?

刘母(惊)怎么?她是逃出来的?

黄 父 唉，家门不幸呀!刘太太，你不是外人，一个多月之 前，她从家里翻墙头逃出来的呀!

刘 母 哦! …… (低声对刘天野)听见没有?她是私逃出来 的!

**刘天野** 你说今天还看见她啦!

**黄** **父** 是呀，刘太太，你到底在哪儿看见她的? **刘天野** 在马路上吗?

刘 母 是，是在马路上，就是七星岗下边那条马路，哎呀，叫 什么路来着?

黄 父 哎呀，她住在哪儿呢?

刘 母 她住在呀，(看看行军床)就在这儿…… **刘天野** (扯她衣)她住在哪儿?

刘 母 就在这儿不远的地方。

**黄** **父** 哪条街呀?多少号门牌? **刘天野** 你还记得吗?

刘 母 哎呀，我这个记性真坏!她说是住在哪儿来着?一 下子想不起来了!

黄 父 唉!刘太太你真是!怎么会忘记呢?

刘 母 你放心，忘不了，我会慢慢想起来的。可是她为什么 要逃出来呀?你先告诉我。 ——坐下谈。

黄父唉，家丑不可外扬呀!你不是外人，我老伴儿去世得 早，膝下就是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就让她进学堂念书



刘 母 女孩儿嘛，念什么书呢?

黄父哎呀，刘太太，念书嘛，有了一份资格，就抵上一份嫁 妆呀!人家说，资格念得越高嘛，嫁得人家越好呀!

**刘天野** 你让她念书原来为了这个? 黄 父 是呀，还不是就为了婚姻! 刘 母 哎，她到底有了婆家没有?

**黄** **父** 有了哟!我已经答应了吴大少爷啦!

**刘天野** 黄老伯!婚姻有自由呀，你怎么替她答应了? **刘** **母** 你少说话!

**黄** **父** 自由嘛，我也不反对。

刘 母 你错啦!为什么不反对?

黄父嗨，我不是不开通的人呀。人家吴大少爷家财巨万， 托人来做媒。我说，就让他们自由吧，让他们自由见 面，自由谈话，她就该跟人家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呀!

**刘天野** (不禁笑起来)这是什么自由呀? 刘 母 你少开口!

黄 父 可是这个鬼丫头偏偏不要这个自由，爱上了一个什

么穷鬼!

刘 母 穷鬼?你说谁?

**黄** **父** 就是不知道他是谁呀!你看我找到 一 本什么同学 录，一家一家在打听；就不知道是哪个坏蛋把她勾引 走了!

刘 母 你说错了!是你女儿把人家男孩子勾引坏了!

**黄** **父** 刘太太，你不对，自然是那个穷鬼把我女儿勾引坏 了!

**刘天野** 我说呀，谁也没有勾引谁!

**刘** **母** 没你说的话!一边儿去!——得了，你先回去，让我 想一想，想起了你女儿住的地方我马上去告诉 你。——你住在哪儿呀?

黄 父 我住在临江门临江旅馆三十一号。那就有劳了，刘 太太。

**刘** **母** 好了，好了，你请吧。不出三天，我包你找到女儿! **刘天野** 对!我也帮助你找，黄老伯。

**黄** **父** 谢谢了。你们要看见她呀，先给我抓住她!(下) **刘天野** 对!我看见她， 一定给抓住!不送了，黄老伯。

**刘** **母** (恨他一眼)得了!(下)你慢慢走! 〔黄父声：“谢谢，别送了，刘太太。”

〔黄瑛伸出头来问：“走啦?” **刘天野** 怎么办?

**黄** **瑛** 马上就搬!(提起皮箱)

**刘天野** (提了网篮)对，先把这两件搬过去。 **黄** **瑛** (止步)慢着!(挂上像片框)

**刘天野** 还挂它干吗?

**黄** **瑛** 要气气你妈妈!(挪歪桌椅)

**刘天野** 何必呢?

**黄** **瑛** 她想出卖我哩!你没有听见?(提箱子下)走! **刘天野** (提网篮)黄瑛!走后门!(下)

〔刘母声：“你哪儿去?回来!回来!” 〔刘母拖刘天野上。

**刘天野** (低声)我帮她把东西送过去，马上就回来。 刘 母 不许你去!

**刘天野** 一会儿工夫。

**刘** **母** 这是犯法的呀!我的小祖宗!

〔黄瑛声：“快点呀，小刘!” **刘天野** 来了!

**刘** **母** 她是翻墙头私逃的!人家会告你拐逃妇女呀!

**刘天野** 笑话!她爸爸要卖她，她自己逃走了，关我什么事! **刘** **母** 关你什么事?你窝藏逃犯!

〔黄瑛声：“小刘!小刘!快点呀!”

**刘天野** 窝藏逃犯?——来了!来了!——那我把她送走还 不好吗?(下)

刘 母 马上给我滚回来!——好了，好了，这下耳根清净 了!——怎么着?她又给搬动啦?(再挪正桌椅)你 再动!(对黄瑛像片)你这个鬼丫头!还在笑!笑什

么?抓你回去! 〔叩门声甚急。

刘 母 又是谁?——王二嫂!你们也开开门嘛!是我一家 住的?

〔有女人应声：“来了!来了!”

刘 母 (又把像片框摘下)替我滚!(进刘天野卧室)

〔看房子的老头儿像屁股上着了火似的，慌慌张张奔

进 来 。

老头儿 这儿是姓刘?

刘 母 (抛出被窝、枕头)替我滚! 老头儿 怎么张口就骂人?

刘 母 你那么爱捡便宜?谁骂你啦? 老头儿 你家姓刘吗?

刘 母 姓刘又怎么着? 老头儿 是你家要搬家?

刘 母 在这儿住了三代了!搬什么家? 老头儿 (扭身就走)倒霉!一连错了三家! 刘 母 喂!回来!

老头儿 (不回头)走错了门儿了! 刘 母 (大喝)回来!

老头儿 走错了门儿嘛，凶什么? 刘 母 我问你：谁要搬家?

老头儿 一个姓刘的小伙子! 刘 母 唔，他要租房子?

老头儿 怎么,是这儿?那么刘先生呢? 刘 母 你是干什么的?问他做什么?

老头儿 我是替我们主人家看房子的，姓刘的去租了一间房，

我来看看他有没有家眷。 刘 母 家眷?他哪儿有家眷?

老头儿 (气)好!这小子他骗我!(走)不租了!不租了! 刘 母 哎哎，你站住!——他自己说有家眷啦?

老头儿 难道我说的?

刘 母 告 诉 你：他没有家眷，房子别租给他! 老头儿 自然不租呀!要你说!

刘 母 可是房子得租给那个女的。

**老头儿** 女的是谁?不是姓刘的家眷?

刘 母 自然不是他的家眷!那是个单身女人! **老头儿** 单身女人?干什么的?

刘 母 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老头儿 一个单身女人更不租!不租!(转身就走)

刘 母 喂!喂!房子一定得租给那女的!听见没有?—— 冒失鬼!冒失鬼!(又看见像片)噢，你们两个租了 房子了，想自由结婚了，是不是?——不行!说什么 也不行!(一转念)哼!让你老子抓你回去!(转身 向外走)

〔内声：“请问这儿有位黄女士么?” 刘 母 (对外)不知道!

〔王科长上。他三十几岁年纪，但看起来更老一些； 架近视眼镜，着黑色制服；酸腐而猥琐，但是做作得 时髦而瀟洒的样子。

王科长 请问夫人，这儿住得有一位姓黄、单名叫瑛的黄瑛女 士么?

刘 母 (上下打量)你是干什么的?

**王科长** (早预备好名片)鄙姓王，三横王。(递上名片)在小 机关里担任总务科长。

刘 母 (不接)你做你的科长，关我什么事? 王科长 (陪笑)我是拜访黄瑛女士。

刘 母 你找黄瑛?你是她什么人? 王科长 咳，咳，我是她的上司。

刘 母 上司?噢，她就在你们公司里做事?

王科长 (指名片)不是公司，是在我们局里做事。

刘 母 哎呀，那你们是个什么衙门啦?男男女女都在一道?

王科长 是的，是的，我们机关，尤其是敝总务科为了提倡男 女平权，所以特地……。

刘 母 (厌烦)得了，得了，她不在这儿!

王科长 什么?她不住在这儿?怪了!怪了! 刘 母 不在这儿就不在这儿，怪什么?

**王科长** 那么,她究竟住在哪儿呢? **刘** **母** 搬了!搬了!(向外走)

**王科长** 哦!搬了!夫人，怎么不早说呢?(急拔出自来水 笔)请问她搬到哪条街?哪条巷?多少门牌?附几 号?

刘 母 (邀之出)十八梯六百十二号。

王科长 哦，哦，那末请问夫人，她是一个人住吗?咳咳，我的

意思是…… 刘 母 真麻烦!

王科长 (陪笑)她结了婚没有? 刘 母 你叫她跟谁结婚啦?

王科长 哦哦，那就是尚未结婚了?好极了!好极了! 刘 母 这有什么好?

**王科长** 那么,是不是有很多男朋友呢? 刘 母 (气)没有!一个都没有!

王科长 好极了!好极了!再请教 ……。 刘 母 哎，你到底有个完没有?

王科长 抱歉之至!抱歉之至!再请教 ……。

刘 母 请吧，请吧，我有事要出去!(推送出门)

王科长 你别推呀!夫人!我再请教 …… 刘 母 (反锁上门)请高升啦!(下)

〔刘天野声：“妈!”

〔一个女人声音：“刚出去。”

〔刘天野打开了门。黄瑛继上。

**刘天野** 快搬吧。你收拾行李，我拆行军床。 **黄** **瑛** 瞧你妈!

**刘天野** ；怎么啦?

**黄** **瑛** 我的像片又给摘下来了!(再挂上) **刘天野** 唉，你们女人呀……

**黄** **瑛**什么女人，女人! **刘天野** 都是气量狭小!

**黄** **瑛** 噢，你们男人度量大? **刘天野** 自然呐。

**黄** **瑛** 那为什么排斥我们妇女? **刘天野** 我排斥你?

**黄** **瑛** 你们男人连一个职业都不给我!

**刘** **天** **野** 得了，别不满足了，你的薪水比我还多五块钱哩! (拆行军床)

**黄** **瑛** 瞧你!这就是排斥我们妇女!我就不能比你多拿五 块钱?

**刘天野** 凭什么?中学的成绩我哪门比你差? **黄** **瑛** 我多读了一年大学呀!

**刘天野** 我干了 一 年的抗战宣传工作呢?老实说吧，人家对 你们妇女是特别优待啦!

黄 瑛 得了吧!优待哩，今儿那位科长把我当着犯人似的，

问来问去，问了老半天! **刘天野** 问你什么?

**黄** **瑛** 问家庭里有什么人呐，为什么要工作呀，住在什么地

方呀，跟什么人住在一起呀，结了婚没有呀……。 **刘天野** 对!这一句才是他真心想问的。

**黄** **瑛** 对了，他说他们机关里有规定：结了婚的不用。

**刘天野** 可不是?人家优待你们没结婚的小姐，才多给了五 块钱!

**黄** **瑛** 胡说!

**刘天野** 怎么是胡说呢?我们局里就是这样：年轻漂亮的小 姐用上两三个，装饰一下门面；这就叫做“花瓶”!

**黄** **瑛** (生气)你这是侮辱我们妇女!我揍你!

**刘天野** 唉，你别生气呀。这不是我侮辱妇女!(忿激地演讲 起来)我们这个社会，男女就是不平等嘛!一个妇 女，不论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地位上、家庭关系 上，在一切地方都是和男子不平等的!妇女为什么 在一切方面不能和男子平等?这首先是由于妇女的 经济地位没有独立!妇女的经济地位为什么不能独 立 ? ……

黄 瑛 是呀，为什么呢?

**刘天野** (笑起来)嘿，我又卖狗皮膏药了! 把去年在抗

战宣传队动员妇女抗战的那一套又背出来了!

黄 瑛 唉，小刘，你倒说一说，妇女的经济地位为什么不能 独立呢?

刘天野 得了，得了，我再宣传下去呀，不单是你们妇女，连我 的经济地位——我的饭碗都要打破了!现在连谈抗 战都过时啦!

黄 瑛 我倒不相信女人就不能和男人平等!将来我还要进 大学，专门研究生理学，看男人跟女人到底为什么不 平等!

刘天野 傻话!研究生理学有什么用?

黄 瑛 我还要研究医学，发明一种药，把男人跟女人都变成 一个样子!从根本上消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刘天野 (大笑)别再说傻话了。如果我跟你都变成一个样

子，那，那，那我们怎么结婚啦? 黄 瑛 谁跟你结婚呀? — 不要鼻子! 刘天野 你，你，你不是答应过我?

黄 瑛 那说的是将来的事。起码要六、七年以后。 刘天野 为什么要六七年以后?

黄 瑛 我要做两三年工作，积上一点钱，再读四年大学，然 后再……

刘天野 哎呀我的天啦!六七年的日子是好长呀! 黄 瑛 (正色)小刘!我是说的真话!

刘天野 结婚也并不妨碍你做工作、读大学呀!

黄 瑛 在我经济地位没有完全独立之前，绝不跟你结婚! 刘天野 我是完全尊重你的独立人格呀!

黄 瑛 我好容易才逃出我爸爸的家庭，可是跟你一结婚，又

成了你妈妈的媳妇儿啦!我不干! 刘天野 (决然)结了婚，跟我妈分开住!

黄 瑛 那自然啦!你要跟你妈住在一起呀，我 一 辈子也不 跟你结婚!

刘天野 既然不住在一起，那又何必等六七年呢?

黄 瑛 我要做工作、读大学呀! 刘天野 结了婚也没有妨碍呀!

黄 瑛 结了婚就找不到职业呀!

刘天野 (语塞) ……那为了职业就不结婚啦? 黄 瑛 为了结婚，就不要职业啦?

刘天野 不行!马上结婚! 黄 瑛 你凭什么强迫我? 刘天野 就凭我要结婚!

黄 瑛 什么理由?

刘天野 为了爱情——我不放心! 黄 瑛 有什么不放心?

刘天野 你，你有了职业，将来还会跟我结婚啦? 黄 瑛 为了跟你结婚，我就不找职业啦?

刘天野 我不反对你找职业。可是你既有了职业，还不肯结 婚，是不尊重我的爱情!

黄 瑛 你只顾结婚，不顾我的职业，是侮辱我的人格! 混蛋!

刘天野 (举拳)你骂人?

黄 瑛 (随手抓起行军床顶头的木棍)你打架? 刘天野 (抓起另外一根木棍)你来!

[刘母上 刘 母 干什么?干什么?

刘天野 搬家呀!我拆行军床!

刘 母 快搬!快搬!(转身又出去)你出来! 刘天野 干吗?

刘 母 出来!(下)

刘天野 (对黄瑛挤眼)咱俩别吵了。(奔出) 黄 瑛 站住!

刘天野 (回头)马上就来!(下) 黄 瑛 小刘!小刘!

〔刘天野声：“来了!来了!” 黄 瑛 我才不等你。(收拾行李)

〔刘母声：“懂了吧?知道厉害了吧?” 〔刘天野声：“懂了，懂了。”奔上。

黄 瑛 你妈跟你说什么? 刘天野 你别管了。

黄 瑛 告诉我!否则咱们拉倒!

刘天野 还不就是那一套：说什么是犯法的呀，不许我跟你结 婚呀。……

黄 瑛 (生气)她管得着? 刘天野 别理她就是了。

黄 瑛 别理她?——我偏要跟你结婚!

刘天野 (狂喜)真的?你答应我啦?我们马上结婚? 黄 瑛 (恍然)哦!……我又忘了你这一头了。

刘天野 你怎么又变卦了?

黄 瑛 说话算话，我不变卦。可是不能马上结婚。 刘天野 那什么时候结婚呢?

黄 瑛 :六七年以后。

刘天野 天啦!你还是没有答应呀! 黄 瑛 我答应先订婚。

刘天野 订婚?订了婚将来还要结婚，那何必多此一举呢? 黄 瑛 你要不同意，干脆拉倒!

刘天野 我同意，我同意。可是结婚时间能不能提前一点呢?

黄 瑛 那要看订婚以后的考察结果了。 刘天野 还要考察?

黄 瑛 订婚就为的是互相考察嘛。 刘天野 你还要考察我什么呢?

黄 瑛 考察你是否尊重我的自由、平等、独立的地位!

刘天野 好，你考察吧!——考察结果好，可以提前结婚?

黄 瑛 结果不好就取消婚约! 刘天野 好!订婚!

黄 瑛 (提行李)快搬! 刘天野 订婚呀!

黄 瑛 订婚嘛，告诉你妈一声就成了，还要怎么着?

刘天野 不举行仪式? 黄 瑛 那干吗?

刘天野 也不在报上登启事? 黄 瑛 浪费!

刘天野 订婚证书呢? 黄 瑛 你相信一张纸? 刘天野 口说无凭呀!

黄 瑛 你要怎么着?

刘天野 起码也得有个表示呀。…… 黄 瑛 怎么样表示?

刘天野 嗯，……嗯，……比如说，像美国电影上那样的 … … 黄 瑛 我不懂。

刘天野 呐，就像这样。(粗野地抱吻她的面颊)…… 黄 瑛 (大叫，反拨地给了他一巴掌)你干吗?

刘天野 (一愣)你打人?(回敬一拳) 黄 瑛 (躲开，笑了)你是想掐死我呀? 刘天野 (捂住脸)你是想打死我呀?

黄 瑛 你那种姿态是—-—不平等! 刘天野 你说该怎么样才平等啦?

黄 瑛 你站在对面。 刘天野 安。

黄 瑛 手放在背后。

刘天野 安 。

黄 瑛 等我喊一二三，一齐动作。 刘天野 好。(准备行接吻礼)

黄 瑛 一 ! 二 ! … …

〔刘母大叫：“快搬啦!快搬!” 黄 瑛 走!小刘!(拎了行李就走)

刘天野 (还在发愣)走?(扛起行军床追下)

**—** **—** **幕** **落**

**第** **二** **幕**

紧接第一幕之后，在黄瑛的新居。

这是一座破落了的公馆房子的一间厢房。前房客才 搬走不久，桌椅之类横七竖八地乱放着。黄瑛和刘

天野刚放下行李，开始整理房间，铺床铺。 房间有一门通向过道，靠天井有两扇窗子。

黄 瑛 嗳，小刘，我说，床铺在这儿，写字台放在这儿，这儿 放躺椅，这儿就放茶几、椅子，箱子就搁这儿，你看好 不好?

**刘天野** 好嘛。(挪动桌椅)是这样斜着放? **黄** **瑛** (笑)随你。(拆行李卷)

**刘天野** 你不是喜欢这末放的吗? **黄** **瑛** 那是我故意呕你妈的。

**刘天野**你呀!

**黄** **瑛** 怎么?又护着你妈?——订婚的事儿没告她? **刘天野** 今儿晚上慢慢跟她说。

**黄** **瑛** 你呀，你怕她! **刘天野** 我怕什么?

**黄** **瑛** 怕跟你妈闹翻脸! **刘天野** 没有这个必要嘛!

**黄** **瑛** 我就不管我爸爸。他要卖我，我就跑!——你妈要

是反对你跟我订婚，你怎么办? **刘天野** 我就不回家!

**黄** **瑛** 好!有种!——那你到哪儿去?

**刘天野** (没有想到)那……我就住到你这儿来。 **黄** **瑛** 胡说!

**刘天野** 那，那我就住到机关宿舍里去。

**黄** **瑛** 你们机关——哎呀，小刘，你今儿没有去上班?

**刘天野** 横竖是“等因奉此”那一套不动脑筋的公文，下午有 两个钟头就干完了。

**黄** **瑛** 你请假了?

刘天野 请假不请假，不过法币四十五块，怕什么! 黄 瑛 哎呀，我找个工作那么难，你倒不在乎!

**刘天野** 在乎又怎么样?我既不会吹牛拍马，又没有漂亮的 姐姐妹妹，这只饭碗迟早要打破!

黄瑛(闻所未闻，吃惊地)怎么,你们机关? ……

**刘天野** 哪个机关都一样，这行饭不是人吃的!唉，阿瑛，要 不是为了生活呀，我才不同意你干我这一行!

黄 瑛 我可不信。现在是抗战了嘛，还能?……

**刘天野** (嘲讽地)抗战，抗战，你还对我卖这张狗皮膏药?你 慢慢看吧!小姐! … …

〔随声，房门被打开。

老头儿手持钞票冲了进来。

老头儿 呐，呐，这是你交的一季房租，还给你。请马上搬走! (转身就走)

**刘天野** 为什么?

**老头儿** 房子不租了，不租了!

**刘天野** (拖住他)不租了?这是哪一 家的道理?我房租缴

了，行李搬来了；你不租了，我搬到哪儿去?

**老头儿** 我管你搬哪儿去?刚才我对你言明在先：没家眷的 不租 。

**刘天野** 我有家眷啦!这就是我的，嗯，太太。 **黄** **瑛** 小刘，你说什么?

**老头儿** 你呀，别骗我了。房子是她住的，她不是你的太太! **刘天野** 谁说的?她是我的太太呀!

**黄** **瑛** (对刘天野的背上狠狠地打了一举)小刘! **老头儿** 你家里人说的，还能假?

**刘天野** 我家里人?谁?

**老头儿** 我知道是谁? 一 个老太婆!

**刘天野** (大笑)哦!她哪里是我家的人?是我原来的房东!

告诉你：我退了房子，她生气了，对你胡说白道的! 老头儿 哦，那么说，你们是夫妻呀?

刘天野 是呀，她是我的太太。

黄 瑛 (揍了刘天野一拳)混蛋!

**老头儿** 别骂人呀，太太!是那个老太婆说的呀! 黄 瑛 我也没跟你说!

老头儿 好好，我再告诉我们主人家去。(下) 黄 瑛 为什么叫“太太”?

刘天野 为了租房子，骗他的! 黄 瑛 也用不着叫太太呀! 刘天野 这是习惯嘛!

黄 瑛 什么习惯!我姓黄名瑛，有名有姓，为什么叫做太

太?

刘天野 嗨，没有家眷他不肯租房子!

**黄** **瑛** 谁是你的家眷?小刘，我警告你：这是不尊重我的独

立人格!你记得刚才订婚时候我说的话不?

**刘天野** 我记得!尊重你自由、平等、独立的地位，是吧? **黄** **瑛** 你如果不尊重我，解除婚约!

**刘天野** 我是尊重你呀，可是社会习惯……。 **黄** **瑛** 就不许叫太太!

**刘天野** 那叫什么呢?叫夫人? **黄** **瑛** 胡说!

**刘天野** 今年“三八”妇女节，报纸上登的那些出席的人，不都

是某某夫人、某某夫人么? **黄** **瑛** 你胡扯!

**刘天野** 那么叫小姐，好不好?

**黄** **瑛** 也不好听。将来我七老八十了，还叫小姐呀?

**刘天野** 那末，叫女士?

**黄** **瑛**哎呀，太肉麻了! **刘天野** 要不，叫Miss黄。 **黄** **瑛** 太洋味儿了!

**刘天野** 天啦!到底叫你什么呢?小姐? 〔老头儿又冲进来。

**老头儿** 刘先生，你在说什么?“小姐”?

**刘天野** 哦，没什么,我们想养一对小鸡儿。 ——你有什么

事?

**老头儿** 唔。 ……我们主人家问：这房子是你太太一个人住 呀，还是你们夫妻俩住?

**刘天野** 当然两个人住。不过嘛，我在机关里时候多，很少回 来。

**老头儿** 唔。 ……可是我们主人家又问：你们只搬了一张小

行军床来，两个人怎么……吓……? 黄 瑛 你管得那许多?

刘天野 当然，当然，我们还有一张大铁床，马上就搬来。这

是我们孩子睡的。

老头儿 唔，对了，对了。(下)

黄 瑛 (挥了他一拳)你胡说什么?越说越混蛋了! 刘天野 (生气)我是骗他呀!小姐!

〔老头儿回来了。 老头儿 好!你们骗我呀? 刘天野 我骗你什么?

老头儿 你们不是夫妻! 刘天野 谁说的?

老头儿 你为什么叫她“小姐”、“小姐”的? 黄 瑛 我跟你说，我自己姓黄，……

刘天野 (岔开)对，我太太娘家姓黄，所以我有时叫她黄小

姐。 老头儿 她不是刘太太?

黄 瑛 我姓黄，叫黄瑛!不许你再叫什么太太，太太! 刘天野 对，将来你就叫他黄小姐好了。

老头儿 (摇头)我不懂。光明正大的太太，为什么叫小姐?

(欲去)得，退你房钱，房子不租了! 刘天野 (拦阻)你怎么又不租了?

老头儿 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来历不明，不租! 刘天野 (抓住他)你租不租?

老头儿 你这是干什么?

刘天野. (指胸前徽章)你看看这个!我来历不明?呀? 老头儿 好，有话好说，你别动手呀!

刘天野 告诉你：再说不租，让你吃官司!

老头儿 我是看房子的，不关我的事，只要主人家答应就成。 刘天野 你去告诉他：不租也得租!(推他出去)

老头儿 (回头找补一句)只要是夫妻嘛，就租!(下)

刘天野 房子我租定了!(关上门)看，为了叫声小姐，差点又 弄出毛病来!

黄 瑛 我宁愿不住房子，也不许你叫太太! 刘天野 那好，将来……。

〔王科长的声音：“请问：黄瑛黄女士是住在这儿么?” 刘天野 谁?

黄 瑛 哎呀!这是? … …

〔王科长声：“黄瑛女士是住在这儿吗?”

黄 瑛 哦!这是那位王科长! 刘天野 他来干吗?

黄 瑛 糟糕!他是来调查家庭情况的，你出去吧。 刘天野 我出去?为什么?

黄 瑛 是这样的：他今儿问我结过婚没有，我说没有；问我

订过婚没有，我也说没有。 刘天野 怎么没有?

黄 瑛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订婚呀。他们机关里有规定：结 了婚的、订了婚的一律不用。他一定是调查来了。 你快出去躲一下。

刘天野 什么?你会男朋友，要我躲开?

黄 瑛 胡扯什么!这是我的职业问题呀!

刘天野 我要看看这是个什么家伙!偏不出去!

〔王科长叩房门问：“黄瑛女士是住在这儿么?”

黄 瑛 (急了)哎呀!真要命!他来了!(低声)你不出去就

藏起来!

**刘天野** 我藏到哪儿呀?(索性躺在躺椅上)

**黄** **瑛** 好，你就躺在这儿。(将棉被盖在他身上)我警告你： 要动一动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刘天野** 不行!不行! 黄 瑛 不许动!

〔王科长叩门叫：“黄瑛女士……。” 黄瑛谁呀?请进来。(开门)

〔王科长高举名片进门。

王科长 黄瑛女士是住在这儿? …… 黄 瑛 哦，王科长，请坐。

王科长 哎呀!可找到你了!你怎么又搬家啦? 黄 瑛 是呀，刚刚搬过来。请坐吧，乱七八糟的。 王科长 别客气。(欲掀开棉被坐躺椅)这儿一样。

黄 瑛 (急了)嚷!不能坐! 王科长 怎么!

黄 瑛 嘿，那被窝脏的很。

王科长 那里!(手摩被面)漂亮极了!这是成都的蜀锦呀!



黄 瑛 (拖他过来)王科长，(将凳子放在躺椅之前)这儿坐。 王科长 哦，遵命，遵命。黄女士也请坐。

黄 瑛 (坐立不安)王科长是来调查我的家庭情况吗?我就 一个人住在这儿，家里没第二个人。

王科长 没第二个人，哦，好极了! 黄 瑛 王科长还要调查什么呢?

王科长 那里，那里。我是专诚拜访，向黄女士请教。 黄 瑛 请教?你跟我开玩笑!

王科长 不是开玩笑，黄女士。按照局里的成规而言呢， 一向 是不用女职员。但自从鄙人担任总务科长以后，就 竭力主张男女平等，坚持添用女职员，局长对我毫无 办法，也只好答应了。但局长说，结了婚的、订了婚 的一概不用；他是一位老顽固，鄙人一时也毫无办 法，所以也只好官样文章，来看一看。不过对于黄女 士么,(眯眼而笑)根本不用调查 ……。

**黄** **瑛** 哦!不用调查了，王科长?

**王科长** 当然，依鄙人之见，黄女士如此年轻貌美，根本就不 会结婚。

**黄** **瑛** 为什么?

〔刘天野伸出头来，怒目而视。 **黄** **瑛** (以手势制止) ……

〔刘天野又蒙上被。

**王科长** 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如果你是结了婚或订了婚，那

你的先生怎么会放心让你出来做事呢? 〔刘天野半露出头来听着。

黄 瑛 我要是订了婚呀，我的先生就很放心。因为他很尊 重我的人格。

〔刘天野又缩回去。

王科长 谁呀?黄女士你说的是谁呀? 黄 瑛 我是说，如果我订了婚的话。

王科长 哦，黄女士真会说话!(挪近一步)我见了黄女士真 是一 见倾心! … …

**黄** **瑛** 什么?

**刘天野** (也同时)什么?

**王科长** 不不，我是说一见如故。因此对我们局长说：“黄女

士人才出众，非用不可!”我们局长就这样拍我的肩 膀，(拍黄瑛肩)说：……

〔刘天野掀开了被。 **黄** **瑛** 别动!

**王科长** (惊恐)我，我没动，我是学我们局长…… **黄** **瑛** 那么,你请坐吧!

**王科长** 是呀，我们局长不仅拍我的肩膀，他还这样抓住我的 手，(战战兢兢去抓黄瑛的手)说：……

〔刘天野伸手掀被。 **黄** **瑛** (大叫)手!拿回去!

**王科长** (缩手)哦哦，我不禁手舞足蹈起来了!

〔刘天野愤怒地坐起来。

黄 瑛 (向刘天野嘘止)嘘! …… 王科长 什么!什么!

黄 瑛 (引开王科长的视线)嘘!嘘!一只耗子!嘘!

(顺手按下刘天野的头) **王科长** 重庆的耗子真多!

黄 瑛 真讨厌!不管什么地方它都要钻进来! 〔刘天野又抬起头来。

黄 瑛 嘘 ! … … 王 科 长 哪 儿 ?

黄 瑛 (做赶走耗子状，奔向门)去! ……

〔老头儿手持钞票，一头冲进来。 老头儿 去?你去!退给你钱!快搬! 黄 瑛 你干吗?

王科长 (急出名片)鄙人姓王，王科长。请教 … … 老头儿 你是谁?

黄 瑛 是我的客人。(对王科长)他是看房子的。 **王科长** (收回名片)哦。

**老头儿** 咦，姓刘的呢?我要退钱给他! **黄** **瑛** 你别管他!跟我说好了!

老头儿 奇怪!我没离开大门，姓刘的哪去了? **黄** **瑛** 你找他干吗?钱是我给的!

**老头儿** 钱是你的?钱是姓刘的给的! 黄 瑛 房子是我租的!

老头儿 你租的?你 一 个人住? **黄** **瑛** 当然我一个人住!

**老头儿** 好!说实话了!单身人不租!替我搬! 黄 瑛 我给了房租，为什么赶我搬家?不讲理!

王科长 你这个人岂有此理!拿了人家房租，怎么不租房子? 我送你到警察局去!

老头儿 管你送我什么地方，不租!一会儿姓刘的，一会儿又

是个姓王的。你是干什么的，我明白了!…… 黄 瑛 你胡说什么?

老头儿 不租了!不租了!我找姓刘的退钱!(下) 黄 瑛 回来!

〔老头儿一路叫去：“姓刘的，姓刘的!”… … 王科长 姓刘的是什么人，黄女士?

黄 瑛 (按住要抬头的刘天野)是一个帮我搬家的朋友。 唉，王科长，你调查完了，就请吧，你看见了，他为了 我是单身人，还不肯租房子哩!

王科长 房子嘛，倒不要紧。我们机关里虽没有女宿舍，可是 舍下却有两间房子，而且我也是一个人住；如果黄女 士不嫌弃的话，马上就搬到我那边去住，我也好随时

向黄女士请教了。

黄 瑛 (惊)住到你家里去?我不干!我不干! 王科长 黄女士，我是真心诚意呀!……

刘天野 (跳了出来)他妈的! 黄 瑛 (大惊)哎呀!

王科长 这……这是谁?

黄 瑛 你……你原来在这儿睡觉呀?当你出去了哩 …… 刘天野 我没有睡觉!

黄 瑛 (制止刘天野)小刘，我给你介绍…… 王科长 (忙送名片)鄙人 ……

刘天野 我知道你姓什么!我问你：干吗的?

王科长 (慌忙掏出笔和簿子)我是来调查 ……。 刘天野 调查什么?

王科长 请教阁下，你是黄女士的什么人?

黄 瑛 朋友，老同学。(低声向刘天野)你别胡闹!我要职 业!

刘天野 你是来调查她结没结婚的，是不是?

王科长 对，对。结了婚的，订了婚的，我们一律不用。 刘天野 没结婚的呢?

王科长 那自然 … …

刘天野 你别想胡涂心思了，王科长! 王科长 (生气地)这是什么话!

黄 瑛 (拖刘天野)小刘!你要尊重我 ……。 〔刘母奔上。

刘 母 (拖刘天野)叫你不来你偏来!你想闯祸呀!走!

走!跟我回家! 刘天野 我不回去!

黄 瑛 这是我的家!请出去!

刘 母 现在没功夫跟你吵!你老子马上就来了! **黄** **瑛** 你出去!小刘，你别走!

**刘天野** 我不走!

刘 母 你不走，我先要你的命!(拖) **王科长** 这是怎么回事呀?(想溜)

刘天野，你别溜走!

王科长 (硬着头皮)我自然不走。

〔黄父声：“黄瑛住在这儿吗?”

刘 母 糟了!她老子来了!快走!快走! 刘天野 不走!

〔黄父声：“黄瑛!黄瑛! …… ” 黄 瑛 哎呀，小刘，让我躲起来!

刘天野 出不去了!老办法吧!(递给棉被) 刘 母 快走呀!嗨，走不了了!

黄 瑛 (抓被蒙头)王科长，帮帮忙，就说我不住在这儿! **王科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黄** **瑛** 帮帮忙，回头跟你谈!

刘 母 你躲起来干吗?跟你老子回去!(拖过被来)天野， 你躲起来!

黄 瑛 (跳起来抢被)你干吗?被是我的!

刘 母 去你的!(按倒刘天野)你躺下!(以被蒙其头)不许 动 !

〔黄父声：“黄瑛呀!黄瑛! …… ”

黄 瑛 (钻进躺椅的下边，又伸头对刘母)找到我，就找到刘

天野!你当心!——王科长!帮帮忙! 刘 母 死丫头!你出来! … …

**王科长** 哦，这位夫人，刚才我们见过面呀。 刘 母 哦!又是你!

**王科长** 你就让她藏起来吧。(掩好被) 刘 母 好，你帮她的忙呀，不行!

**王科长** 你不是帮他的忙吗? 〔 黄 父 上 。

黄 父 黄瑛!——哦，刘太太，你倒先来了?黄瑛呢?

刘 母 她，她，她就住在这儿呀! 黄 父 她人呢?

王科长 (递名片)这位老先生贵姓?鄙人姓王 …… 。 刘 母 对，对，这位王科长是你女儿的朋友，你问他。 黄 父 哦，我是黄瑛的父亲，请问黄瑛她……?

王科长 她不在这儿。

刘 母 她就住在这儿! 黄 父 她人在哪儿呀?

王科长 对，你说她住在这儿，那么她人在哪儿呢?

刘 母 (避开王科长，对黄父)他是你女儿的朋友，你问他要 人好了。

黄 父 哦，我女儿就是你勾引出来的?

**王科长** 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指名片)我是王科长!是 你女儿的上司!我是来调查她家庭情况的!

**黄** **父** 那我女儿究竟在哪儿呢?你们告诉我!

**王科长** (报复地)你问这位太太呀，你女儿是住在她家里的!

黄 父 哦!我明白啦!黄瑛原来躲在你家里!一定是你儿 子勾引出来的!

刘 母 胡说!胡说!你女儿搬到这儿住啦!这行李不都是 她的?

**王科长** 可是她人在哪儿呀? **刘** **母** 人就在这儿!

**王科长** ：这儿?你找呀!这房子是(对黄父)她儿子租的。

刘 母 我儿子租的?我儿子在哪儿? **王科长** 就在这儿!

刘 母 就在这儿?……你找呀!在哪儿?

**王科长** 你儿子他刚才出去了!……那末，你说他女儿在这 儿，倒底在哪儿啦?

刘 母 她，她也出去了。

黄 父 我懂了!我全懂了!这房子是你儿子住的! 刘 母 是你女儿住的!

黄 父好!我辛苦了十几年，花了几千块大洋养大了的女 儿，被你儿子勾引出来了，你赔我女儿!

刘母 我家三代独传，就是一个儿子，被你女儿勾引坏了， 你赔我儿子!

黄 父 我女儿在家乡，要不是你儿子勾引，会跳墙头逃出 来?

刘 母 你女儿不到重庆来，我儿子会离开家?

**王科长** 哦!你儿子跟你女儿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好，我少 陪了!(欲走)

黄 父 王科长，你不能走，她儿子住在这儿，你是个见证! 刘 母 对，你是到这儿找他女儿的，你是个见证，不能走! 王科长 倒楣!我哪里是来替你们做见证的?

〔老头儿奔上。

老头儿 姓刘的，姓刘的!——你们又是干吗的?姓刘的呢? 刘 母被他女儿勾引跑了!

黄父 可见得这是你儿子住的!

老头儿 还有那个姓黄的女人呢? 黄 父 被她儿子拐走啦!

刘 母 可见这是你女儿住的!

老头儿 管他们谁住，都不租!不租! 黄 父 你还我女儿来!

**刘** **母** **你还我的儿子!**

老头儿 活见鬼!一转眼两个都不见了，又惹出这一群疯子

来!走!走走!都替我走! 黄 父 好!我们到警察局去!

刘 母 对!我们到警察局去!

〔黄父、刘母相牵下。 老头儿 走呀!你也走呀!

王科长 (生气)你凶什么?我自然要走!我才是冤枉哩，踏

进你们这个是非之门! **老头儿** 走吧!(先下)

〔王科长整其衣冠，刚要迈步出门。

〔刘天野和黄瑛都伸出头来。 **刘天野** 喂!你不慌走!

**黄** **瑛** (同时)哎，王科长，请你等等! **王科长** (欲逃)好好，以后再谈吧!

刘天野 站住!我要教训教训你!

黄瑛小刘!你别再捣乱了!——王科长，请你听我解释。 **王科长** 不用解释，我都明白了。

**刘天野** 我还不明白，要请你解释解释。 黄 瑛 小刘!你当心!

〔老头儿突然上。

老头儿 活见鬼!活见鬼!怎么又都冒出来啦?姓刘的，退

你钱!

刘天野 (拉老头儿在一边)唉，我跟你说，你误会了! 黄 瑛 (同时对王科长)唉，我跟你说，你误会了!

老头儿 没误会，你们不是夫妻! 王科长 没误会，你们是夫妻!

老头儿 (对王科长)你瞎说!他们不是夫妻! 王科长 你瞎说!他们是夫妻!

老头儿 你帮他们撒谎! 王科长 你帮他们隐瞒!

刘天野 (对老头儿)你别跟他吵呀!

黄 瑛 (同时对王科长)你别跟他吵呀!

老头儿 他睁眼瞎说呀! 王科长 他当面扯谎呀!

老头儿 (对王科长)你才扯谎!

王科长 (对老头儿)你才瞎说!我抓你警察局去! 老头儿 上警察局我也不租!

王科长 我管你租不租!

老头儿 我不怕你警察局! 刘天野

(同时坐下)好!让你们吵! 黄 瑛

王科长 (对黄瑛)我没关系，我们局长很顽固：结了婚的不 用!(欲走)

老头儿 (对刘天野)我没关系，我们主人说一不二：没结婚的 不租!(欲走)

黄 瑛 (拖王科长)你别走呀! 刘天野 (拖老头儿)你别走呀! 王科长 没什么好说的!

**老头儿** **黄** **瑛** **刘天野** **王科长** **老头儿** **黄** **瑛** **刘天野** **王科长** **老头儿** **王科长** **老头儿** **黄** **瑛** **刘天野** **王科长** **老头儿** **黄** **瑛**

**刘天野** **王科长** **老头儿**

黄 瑛

刘天野

**黄** **瑛** **刘天野**

老头儿 王科长

有什么好说的?

(同时，无可奈何地)好!我告诉你真话! (同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时)我们今天刚刚订了婚! ……

怎么样?他们是夫妻!

怎么样?他们不是夫妻! 订了婚了，怎么不是夫妻?

订婚，算得了什么夫妻?

王科长，我们还没有结婚呀! 老头儿，我们马上就结婚呀!

你听，他说马上就结婚呀，不行!不行! 你听，她说还没有结婚呀，不行!不行!

(同时，低声)那是骗他的!

不行!你要跟他结婚，就别来上班了!

不行!一个单身女人，引了那么多男人进进出出的， 我晓得她是干吗的!

(同声)嗨!

(奔向老头儿)你刚才说什么混账话?滚出去! (奔向王科长)你管我们结不结婚?我揍你!

好，好，你替我搬家!

好，好，我找你的局长去!

黄 瑛

(同声)滚! 刘天野

王科长 (走到门口又回头对黄瑛)黄女士，再见，后会有期!

(下)

刘天野 滚你的!

老头儿 (走到门口又想起了，对刘天野)姓刘的，还你的肮脏

钱!(摔钱下) 黄 瑛 滚你的!

〔刘天野和黄瑛都愤然坐下，相视无语。沉默一阵之 后 。

刘天野 (自言自语)他妈的!(向空挥拳)我要! …… 黄 瑛 你骂谁!

刘天野 我骂这个世界!我要打烂这个世界! 黄 瑛 我先打烂你的脑袋!

刘天野 (站起来)你打我?

黄 瑛 你破坏了我的职业，这是干涉我的自由，妨碍我的独 立!

刘天野 你破坏了我租的房子! 黄 瑛 胡说!我跟你解除婚约! 刘天野 你马上跟我结婚!

黄 瑛 不要鼻子!马上跟你结婚?为什么? 刘天野 好租房子呀!

黄 瑛 你是为了房子结婚呀?你跟房子结婚好了!

刘天野 你是为了职业跟我解除婚约呀?你跟职业解除婚约

好了!

黄 瑛 你混蛋!

刘天野 你骂人?(无力地举拳)

|  |  |
| --- | --- |
| **黄** **瑛** | (也应付地拿起架子)你打架?  〔老头儿敲打着门叫：“搬啦!快搬!” |
| **刘天野** | 得，别吵了，房子租不成了! |
| **黄** **瑛** | 房子租不成怨我吗?本来没结婚嘛! |
| **刘天野** | 职业丢了又怨得我?我们是订了婚呀! |
| **黄** **瑛** | 你租你的房子，跟我嚷嚷什么结婚? |
| **刘天野** | 你找你的职业，跟我嚷嚷什么解除婚约? 〔 沉 默 。 |
| **刘天野** | 小姐!我没有干涉你的自由，也没有妨碍你的独立， 别找错了冤家! |
| **黄** **瑛** | 谁是冤家? |
| **刘天野** | (欲言又止) … … 嗨!他妈的，我真要打烂(以拳击 桌)它! |
| **黄** **瑛** | 打谁呀? |
| **刘天野** | (叹气)那先得打烂我的饭碗!  〔老头儿敲门叫：“快搬!快搬啦!” |
| **刘天野** | 嗨，还是去找房子吧，先解决住的问题。 |
| **黄** **瑛** | (收拾行李)走吧，我也还要去找职业。 |
| **刘天野** | 小梁子那儿还有一间房。可是小姐，那也是没家眷 的不租。 |
| **黄** **瑛** | 那家实业公司曾答应我去试试看，也是想看看我到 底结没结婚。 |
| **刘天野** | (同声)看来，咱们都还得撒谎呀! …… |
| **黄** **瑛** |  |

〔敲门声。

黄 瑛 (顽强地)东西先放在这儿!走! 刘天野 走 !

·42 ·

**黄** **瑛** 挺起胸来!昂起头来!我一定要取得胜利! **刘天野** 对 !

**黄** **瑛** 小刘!站好!一!二! …… **刘天野** (误会了)哦?(站在她的对面)

**黄** **瑛** (纠正他的地位，与她并肩而立，挎了他的膀子)一!

二!三!开步走!

〔二人昂然走了出去。

— — 幕 落

**第** **三** **幕**

几个月以后，近中午时分。

在某企业公司的经理室里。两张漂亮的大写字台对 放着，台上整洁而空旷，显示主人并不繁忙。中间有 一只极为引人注目的瓷花瓶，瓶中插着娇艳的花枝。 花瓶左边的写字台上有一团毛线和织了一半的毛背

心，一只女用手皮包，一本小说。 台上没有人。

杨主任轻悄悄地推开通大办公室的门，上。他是旧 商人出身，自己开的店铺早就倒闭了，现在担任这家 公司的总务主任。为人貌似谦逊，而颇聪明自负；面 上总带笑容，但胸中常存恶念。 一块折叠得方方正 正的手绢永不离手，说话时总爱用它半掩其口。他 看了看左边写字台上的毛线等等，在经理的写字台 上按了一下叫人铃。

老周自过道门匆忙奔上。他是经理室的茶房，为人 善良而热情，聪明而机智，但在此不被人们所重视， 也就并不真心尊重别人。

老 周 哦，是杨主任?——您可吓了我一跳!——当着胡 经理来了哩。

杨主任 来了电话啦，停会儿就来。 老 周 嘴!我马上沏茶。

杨主任 哎，(用嘴示意问另 一张写字台的主人)哪儿去了? 老 周 在打电话。

杨主任 这儿不是(指经理写字台)电话么?

老 周 人家黄小姐很自爱，总是用公用电话。 杨主任 花还没有换?

老 周 等经理来了再换。要不，他会说是昨天的。 杨主任 哎呀，你快换上!迟了又要挨骂!

老 周 好，我就换。其实迟换早换都要挨骂! 杨主任 没给她沏茶?

老 周 她喜欢喝白开水。

杨主任 嗨，你别管，给沏上!

老 周 是，主任。——其实，我早沏好了。(转身从门外捧

进一杯盖碗茶来，放在毛线团旁边) 杨主任 (取出瓶中的花)花!

老 周 是，主任。(又取出一束鲜花)我来换。(笑)杨主任，

我看呀，我们经理是白费心思了。 杨主任 你少说闲话!

老 周 (窃笑)我不会乱说。可是经理拜托您的事，我看您 还是少管为妙!

杨主任 嗨!祖上没有积德，让我当上这个总务主任! 老 周 啃，杨主任您这还怨什么呢?

杨主任 过去我也开过铺子，大小是一个老板，如今只落得替 人家管这号事儿了!——哦，来了!

〔黄瑛横冲直撞地进来。她不再是学生打扮了，多少 学会点都市的装束与派头，但脾气一如往昔。

黄 瑛 哦，杨主任，您好。

杨主任 (连忙为她挪开椅子)您坐。 黄 瑛 您别客气。

杨主任 请用茶。

黄 瑛 这儿有开水。

〔老周微笑而去。

杨主任 黄小姐，您看今儿的花好吧?

黄 瑛 哎呀!真香!真美!(取毛线编织)杨主任呀，您真 好!

杨主任 这是经理吩咐的。

黄，瑛 胡经理这个人真滑稽!像个老太太，我的事，他什么 都管。

杨主任 胡经理是个好人呀! … …

黄 瑛 真好!把我调到经理室来， 一点儿事情也不要我做! 杨主任 您是他的对外秘书嘛，用不着管那些事儿。

黄 瑛 可真闷人呀!没有大办公室里痛快。

杨主任 经理有电话来过，马上就来。要我告诉黄小姐，他今 儿中午请客，请您等他一起去吃饭。

黄 瑛 不不，今儿要接我爸爸。

杨主任 哦，老太爷今儿到重庆来?有何贵干啦?

黄 瑛 我告诉您，杨主任：我爸爸呀本来坏透了，我逃出家 庭不理他，他没办法，只好承认我这女儿，现在我胜 利了!我的婚姻自由了。

杨主任 哦哦，好极了，好极了，婚姻有了自由，那可是件好 事。——可是黄小姐，您一向为什么要欺骗我，说什 么一辈子也不结婚呀，要抱独身主义呀?

黄 瑛 (失口惊叫)哎呀!糟糕!(掩面)我说错了话了!

**杨主任** 不，您说了真心话了。

**黄** **瑛** 杨主任，您千万不要说出去!

**杨主任** 我 一 定为您保守秘密!可是过去您为什么要撒谎 呢?

黄 瑛 您听我说：过去呀，我以为你们这些机关里、公司里 的男人都是坏透了的，都是歧视我们妇女的，我不敢 讲一句真话。

**杨主任** 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黄 瑛 是呀，后来我看你们对我都很好，胡经理这个人也很 好……。

**杨主任** 是呀，我们胡经理这个人真是没有说的! **黄** **瑛** 所以我没有顾虑了，打算……

**杨主任** (惊喜)哦!您是打算? ……

**黄** **瑛** (难为情地)我不说了。 **杨主任** 打算结婚了，是不是?

**黄** **瑛** 对，我要公开宣布结婚了。可是杨主任，请您告诉 我：如果我结了婚以后……

**杨主任** 是呀，我早就劝过您：年纪轻轻的，应该早点结婚呀!

结婚以后什么问题都好解决! 黄 瑛 那不一定!

杨主任 那要看什么人了。比如我们胡经理，他为人正直



**黄** **瑛** 这个我知道。可是我还不放心。 **杨主任** 您不放心什么呢?

黄 瑛 我结婚以后的职业问题呀! 杨主任 哎呀!这算个什么问题呢?

黄 瑛 (痛心地)这是个大问题，杨主任!我已经吃过不少

**老** **黄** **老**

**周** **瑛** **周**

苦头了!

**杨主任** 请您相信我，黄小姐。我们经理对您可是……

**黄** **瑛** 可是我一结婚，他还会让我在这儿工作么?

**杨主任** 哦!您不放心的就是这一点?那有什么呢?我负责 跟胡经理说清楚，一定没有问题!

**黄** **瑛** ( 惊)不不不!杨主任!保守秘密!不许你跟胡经理 说这件事!

**杨主任** (奇怪)为什么?

**黄** **瑛** 第一，结婚这件事我还要考验一下对方；第二，职业 的问题我要找机会跟经理当面谈谈。

**杨主任** (又惊又喜)你们当面谈?那，那好极了!好极了! ……经理马上就来。

**黄** **瑛** 现在还没到时机，不忙谈。杨主任，您千万要保守秘

密哟!万万不能告诉胡经理!

**杨主任** 是，我绝对保守秘密!一定，一定!

〔老周上。 黄小姐，您有电话。

哪儿来的?

(微笑)不知道。(下)



**杨主任** 哦，是黄老太爷到了么?

**黄** **瑛** (得意地、机密地)索性告诉您一个秘密：我爸爸是为 了我结婚来的!(跑下)

杨主任 哦!……哼，保守秘密?还跟我装腔作势哩!得了 罢!(急忙打电话)喂，我找胡经理。 ……胡经理吗? ……我是，我是。我有极其重要的消息要报告! ……不，不，不是香港来的消息，也不是部里有什么 情报，这同我们的那批物资完全无关，是您的另一种

贵重物资呀!……对，对，有极其重大的发展，有出 乎意料的收获!我要当面详细报告。好，马上就来， 立刻就到!(奔出)

〔 老周上 。

老 周 怎么,经理又不来啦! **杨主任** 当然要来!

老 周 (善意地)杨主任，这事儿您还是少管为妙!…… 杨主任 哎，你少管!(下)

老 周 哨!马屁精!

〔黄瑛上，面有愠色。

老 周 怎么不高兴啦，黄小姐?

黄 瑛 这家伙气死人! 老 周 又吵架啦?

黄 瑛 哎，老周，请你帮个忙，好不好? 老 周 怎么?又是送信?

黄 瑛 不。他要再来电话，你就说我不在。 老 周 他要找你来呢?

黄 瑛 不见!——我也要气死他!

老 周 (笑)好吧。我找棍子把他打出去!(下)

黄 瑛 (打电话)喂，请问你：从长寿开来的轮船什么时候到 岸呀?……半小时以后?……或者一小时以后?怎 么没准信儿?……唔，怕有空襲警报。……好，谢

谢。(看表) 〔电话铃响。

黄 瑛 喂，谁?……哦，胡经理。有事吗?……吃饭?我不 来了，我马上要到朝天门码头去接我爸爸。……有 什么要紧事吗?……十分钟?不行呀!半小时船就

到了。 ……一定要来呀?(低声)真要命! ……又是 在冠生园?好吧。(挂上电话)有什么要紧事呢? ……哦，是不是杨主任跟他说了?……好，就乘这个 机会跟他谈!(收拾桌上的东西)

〔刘天野一头冲进来。老周在门外一现，他微笑着缩 回头，掩上门。

黄 瑛 ( 惊)你怎么闖进来了?

刘天野 怎么?这是皇宫禁苑，闯不得?

黄 瑛 要吵架到我家里去!这不是地方! 刘天野 等不及了!——这地方就好!

黄 瑛 那你要怎么样吧?

刘天野 我要结婚!马上结婚!今天就结婚!

黄 瑛 (笑)那你自己结呗! 刘天野 谁跟你开玩笑!

黄 瑛 那就得尊重我的意见呀!

刘天野 (压一压火气)那末，请问你的意见吧。 黄 瑛 不同意!

刘天野 为什么?

黄 瑛 不接受你的压迫!——你没有尊重我独立、平等的 地位!

**刘天野** 得了吧，你!什么独立、平等!

**黄** **瑛** (怒)你说什么?你侮辱我!

**刘天野** (跳起来)你先侮辱了我!好!我们解除婚约! **黄** **瑛** (惊)什么?

**刘天野** 你不肯结婚，那就解除婚约!

**黄** **瑛** (感到问题严重)那，那也得征求我的意见呀! **刘天野** 那末，你说罢!

黄 瑛 也，也不同意! **刘天野** 为什么?

黄 瑛 这样压迫我解除婚约，也不接受!

**刘天野** 别开玩笑!要么解除婚约；要么结婚! 黄 瑛 (气)我受不了了!有话你明白说罢! **刘天野** 我不能戴绿帽子!

**黄** **瑛** 什么叫戴绿帽子? **刘天野** 昨儿你哪儿去了? 黄 瑛 什么时候?

**刘天野** 从下午起到你那儿去了五趟，都不在家。 **黄** **瑛** 昨儿是余副经理结婚呀，我去吃喜酒啦!

**刘天野** 十点半钟还不回家?

黄 瑛 胡经理请我看电影去啦! 刘天野 哼!好嘛!

黄 瑛 自从我调到经理室，他们时常请我看电影、吃饭呀! 刘天野 安，你一会儿陪经理吃饭，一会儿陪经理看电影，跟

人家进进出出一路走…… 黄 瑛 这有什么呢? ……

刘天野 我不要戴绿帽子! 黄 瑛 你怀疑我?

刘天野 我嫉妒!

黄 瑛(急了)小刘!你不能冤枉人!

刘天野 这是我冤枉你么?你自己承认跟人家看电影……

黄 瑛 我如果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叫我马上死!死不掉让 丢炸弹炸死!坐轮渡淹死!进防空洞闷死!

**刘天野** (急掩其嘴)你胡说什么! 黄 瑛 你不相信我嘛!

刘天野 我不相信你们那些经理!这批发国难财的家伙，没 一个好东西!

黄 瑛 那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胡经理为人就很好。

刘天野 你太幼稚!你们这位经理呀跟我们局长是好朋友， 他跟重庆一批有名的坏蛋都是好朋友!……

黄 瑛 好好，我不跟你辩论这些。现在我问你：你还强迫我 马上结婚么?

刘天野 (笑了)……可是我还希望我们早点结婚。 黄 瑛 你希望什么时候?

刘天野 我尊重你的意见。

黄 瑛 (满意了)好!快点去，到朝天门码头去迎接你老丈 人罢!

刘天野 老丈人?

黄 瑛 我爸爸来了! 刘天野 他来干什么?

黄 瑛 (笑)他来参加我们婚礼。 刘天野 (惊喜)什么?什么?阿瑛?

黄 瑛 等我爸爸一来，我们马上结婚! 刘天野 你呀!——好，走!快走!

〔 电话铃响 。

黄 瑛 喂!……哦，胡经理，对不起，我来了客人搞忘了! ……好，我马上就来，就来。(对刘天野)糟糕，胡经 理还在冠生园等我哩!怎么办?你替我去接一下爸 爸，好不好?

刘天野 怎么?我替你去接爸爸，你自己去陪经理吃饭?

黄 瑛 (严肃地)你胡扯什么?我不是去吃饭!是为了职业 问题!

**刘天野** (一怔)什么职业问题?

**黄** **瑛** 几个月前的事还记得么?为了订婚把职业搞丢了!

**刘天野** 我自然记得。那个王科长还告了 一状，差点把饭碗 都打掉嘛!

黄 瑛 可不!那现在要结婚，不先把职业问题弄妥了，很危

险啦!

**刘天野** (屈服)可是你找他谈什么?那不是与虎谋皮?

**黄** **瑛** 不，我们胡经理很好，刚才杨主任也说不成问 题。——好，你就去吧，把我爸爸先接到这儿，我们 再陪他去吃饭。

**刘天野** (还有点迟疑)好吧。 ……你早点回来!

**黄** **瑛** (低声)嗳，小刘，我想起了，你在路上顺便再买一份 (用手比画)那个。

**刘天野** 什么东西?

**黄** **瑛** 结婚证书呀!

**刘天野** (猛省)哦!我们马上? ……

**黄** **瑛** 看形势。如果问题顺利解决，我们明天就结婚，不， 今天就结婚，好不好?

**刘天野** (笑)好!我去买!(跳起就跑)

**黄** **瑛** 喂!我还忘了一件事：见了我爸爸，你千万不要叫他

老丈人喽! **刘天野** 为什么?

**黄** **瑛** 我只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可没告诉他跟谁结

婚。——我怕他反对你。 **刘天野** 他要反对呢?

**黄** **瑛** 我就不承认他!——快去吧，你对他什么也别讲；就 说我有事，替我来接他的，他对你印象会好起来，回

头我再自己跟他谈。

**刘天野** 嗨!没话说，为了老婆拜丈人嘛!(奔下)

〔刘天野一拉门，老周躲避不及，撞个满怀。 **老** **周** 你怎么那样高兴?

**刘天野** 我们已经……已经……了! **老** **周** (笑，推他)快去吧!

〔刘天野下。 老周恭喜恭喜! 黄瑛你又 … …

老 周 对，对!马上结婚!我来替你们张罗!——嚷，你快

把这消息告诉他! 黄 瑛 谁?

老 周 (学杨主任姿势)那一位。 黄 瑛 他 ?

老 周 (咳嗽)当心，来了!(下)哦，杨主任回来了。 〔杨主任上。

**杨主任** 黄小姐，您怎么(四顾)还不去呀?经理在等着啦! **黄** **瑛** 我来了客人，对不起。这就去。

**扬主任** 是呀，客人呢，走了吗?有什么重要的事呀?

**黄** **瑛** 我要到冠生园来分不开身，请了一位同学替我接爸 爸去了。

**杨主任** 哦!原来如此。那您快去吧。

**黄** **瑛** 哦，杨主任，我请你保守的秘密，是不是给泄漏啦?

**杨主任** (连口否认)没没没没没有!不过刚才我从侧面向经 理探听了一下口气。……

**黄** **瑛** 您这个人呀!好，说就说了罢，我不在乎。胡经理的 口气怎么样?关于我的职业?

**杨主任** 没问题，没问题!您马上去吧，你们当面谈谈。 黄 瑛 好，谢谢您了，杨主任。再见。(下)

杨主任 (摇头)嗨，真是满不在乎!……哦!(急拨电话)冠 生园么?请三号房间里的胡经理讲话。 ……快点， 快点!(自语)唉，为他人作嫁衣裳哟!……喂，胡经 理吗?……怎么,胡经理回公司了?(自语)真是个

急色鬼!这一会儿功夫都等不及! 〔老周引黄瑛的父亲上。

**老** **周** 杨主任，黄小姐的老太爷来了。 **杨主任** 哦!黄老太爷!请坐请坐!

老 周 这是我们公司的杨主任。黄小姐一会儿就回来。 **黄** **父** 杨主任，您好。不是外人，您别客气。

**杨主任** 刚下船么?没有人去接你老人家吗? **老** **周** 跟那位刘先生没碰上。

**黄** **父** 我看见江边上挂了一个柁柁，怕有警报，就赶忙跑来 了 。

**老** **周** 一个柁柁是预行警报，不算回事。 杨主任 你去搞点茶水来。

〔 老 周 下 。

黄 父 主任多操心哪，黄瑛这孩子不懂事呀!

杨主任 哪里!您客气。黄小姐很能干哪!比我们这种人

强!——老太爷你好福气呀，是吃喜酒来啦? 黄父怎么,您也知道啦?

杨主任 我刚才才听说。您真是好福气呀!

黄父啊啊。杨主任呀，你也不是外人，就不瞒你说了：我 这个女儿呀过去生我的气，这回结婚呐，到现在还不 肯告诉我真话。您知道她到底看中了谁啦?

杨主任 哦!她还没告诉你老人家?——这也难怪，正在谈 着呐!

黄 父 什么,这门亲事还正在谈啦?

杨主任 您放心，这是十拿九稳—--不，十拿十稳的事!双方 都早有意了，就差当面这一谈了。

黄 父 唔，他们才认识不久哇? 杨主任 也有四五个月了。

黄 父 哦，不是外人，请问他是在哪儿发财呀? 杨主任 就在我们公司里。

黄 父 是位科长呀，还是位主任?

杨主任 (笑)比我这个主任还高呀!(实在忍不住了)我先告

诉你一个底吧。(附耳说)…… 黄 父 (惊喜)啊!啊! … …

杨主任 可现在还不能宣布啊!老太爷!

黄 父 我懂得，我懂得。谢谢您啦，杨主任。 杨主任 将来还要仰仗呀!

黄 父 哪里哪里!太客气!多承您照顾呀!(呵欠连天)

〔老周捧茶上。 杨主任 老人家累了吧?

老 周 您吃杯茶，到我们客房里去休息吧。 黄 父 对，对。(要起身)

杨主任 请坐嘛，黄小姐马上就回来。

老 周 (扯杨主任衣角，作呵欠状暗示他)老太爷上年纪了， 先去休息吧。

黄 父 对，对。(起立要走) 杨主任 也好也好。

〔刘天野上，手持一个纸包着的筒子。

**老** **周** 来了，来了。你快来照应吧，刘先生。(下)

**刘天野** 黄老伯!您到啦!我跑到朝天门码头接您去啦! 黄 父 哦哦，是你去接我的?

刘天野 是呀，黄瑛她有要紧的事，不能分身呀。

黄父很好!很好!你现在很懂事啦! — — 哦，杨主任你

不认识?他是黄瑛的同学，叫刘天野。 **杨主任** 少会少会，鄙姓杨，木易杨。……

**刘天野** 哦，杨主任。黄老伯您累了么?

黄 父 是呀，我先去歇会儿。(向外走)小刘呀，黄瑛要结婚 了，你也知道啦?

**刘天野** (微笑)是呀，我自然知道。

黄 父 你呀，现在很懂事啦，很好，很好! **刘天野** (不知所对)安，安。……

〔 老 周 上 。

**老** **周** **经理回来了!**

〔胡经理上。这是有着一副外国绅士派头的人物，漂 亮得有点庸俗，热情得近乎做作。他在外国留学时 可能学的是土木工程，但回国后却经营商业；他虽然 开了个企业公司，来往交接的却又是“党”“政”名流； 可以说是一位四不象的人物，但却是重庆的时髦脚 色。

**胡经理** (对老周)嚷嚷什么!

**杨主任** (急上前)经理，这是黄小姐的老太爷，刚从家乡来到 重庆。——这就是我们的胡经理。

**胡经理** 哦!很好很好，坐吧坐吧。(伸出手又缩回了) **黄** **父** (深情地注视)胡经理，您好呀!

**杨主任** 这位是黄小姐的贵同学，刘先生。

胡经理 唔 ，Mr.刘。(轻轻地碰一碰手)好，好。 刘天野 (冷冷地)久仰。

杨主任 老人家累了，要到客房里休息去了。 胡经理 很好很好。

黄 父 回头见，经理。(又不禁回头看了一眼) 老 周 老太爷，这边走。

〔黄父、刘天野、老周下。 胡经理 老杨，怎么回事?

杨主任 (低声)黄小姐到冠生园去了。马上就回来。 胡经理 (若无其事地)那个姓刘的是? ……

杨主任 刚才就是他在这儿。是黄小姐要去冠生园，请他去 接她爸爸的。没关系。

胡经理 唔。 ……可是这件事我总有点怀疑： 她能那么爽快? 杨主任 您真是多疑!刚才老头子也说，他是为了女儿结婚

来的，但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他女儿是跟谁结婚呐! 胡经理 为什么?

杨主任 这不是很显然的 事：她还没有跟您当面谈过呀，怎么

能告诉她父亲? 胡经理 嗯，嗯。… …

〔黄瑛声：“经理回来了么?”

杨主任 看，人家追回来了，积极的很呐!(下) 〔黄瑛气急地进来。

黄 瑛 哎呀!胡经理!你又回来了!累死我了!

胡经理 (很热情，但很知分寸地)哦!Miss黄，对不起。

(握手)我怕你太忙，所以就回来了。

黄 瑛 是呀，我爸爸又来了，分不开身。让您久等了。

胡经理 我们相互都用不着抱歉了。(笑，引向沙发)坐下来

休息一会儿罢。

黄 瑛 经理有什么事跟我谈呀?

胡经理 (故意轻松)您急什么呀?

黄 瑛 (有点恒怩)我不着急。是您着急找我呀!

胡经理 (观察对方)那我们都不用着急，先静静地坐一会儿。 黄 瑛 (不安)经理，我先问您：杨主任对您说了什么?

胡经理 哦，杨主任么?……他没说什么呀。 黄 瑛 您不老实!到底说没说?

胡经理 (涎着脸)说了又怎么样呢?

黄 瑛 坏透了!他答应我保守秘密的!

胡经理 把秘密放在自己心里当然很甜蜜，可是为什么不把 甜蜜分给别人尝一尝呢?(挨近一步)

黄 瑛 (娇羞地)经理!不谈这个了! 胡经理 为什么不谈呢?

黄 瑛 您既然知道我打算结婚了，干吗老是逗人家呢? 胡经理 那么您说，(挨近她)谈什么好呢?

〔老周捧茶上。

胡经理 下去，下去，我不吃茶! 老 周 是。(下)

黄 瑛 (站起)经理，我只有一个要求。 胡经理 什么要求?

黄 瑛 请求保障我结婚以后的职业。 胡经理 嗨，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黄 瑛 (认真地)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胡经理 为什么?

黄 瑛 你们男人——(自觉失言抱歉地笑)对不起，您除外。 我知道您是好人。

胡经理 既然相信我，还说什么呢?

黄 瑛 不!这是我的人格问题!我要保持自己的职业，否 则我宁愿不结婚!

胡经理 我绝对尊重您的人格!

黄 瑛 (感激地)好极了!经理，您真好!

胡经理 这很平常嘛，在美国，男女都是平等的呀!我一向也

就抱这个主张，所以我们公司里女职员最多! 黄 瑛 那么我结婚以后，可以照样在公司里工作了? 胡经理 当然，只要您自己愿意。

黄 瑛 (雀跃)经理，一言为定!您以后不能翻悔哟! 胡经理 绝不翻悔!可是您? ……

黄 瑛 (握他的手)谢谢!谢谢! 〔 老周上 。

老 周 黄小姐，您老太爷来了呀! 黄 瑛 (狂喜)来啦?在哪儿?

老 周 在客房里等您呀!

胡经理 去!去!别多管闲事! 老 周 是，是。(下)

黄 瑛 (转身就要走)我去看我爸爸。 胡经理 嗳嗳，……我们还没谈完呀。 黄 瑛 谈完啦!

胡经理 ……可是，结婚问题呢?

黄 瑛 职业问题解决了，结婚还有什么问题呢?经理，只要 我爸爸同意了，我们今天就结婚了。(转身奔出)爸 爸!爸爸!……(又回头)经理，您别走开呀，我马上 就来。(下)

胡经理 (惊疑不定)怎么?今天就结婚? ……

〔杨主任笑容满面上。

**杨主任** 如何?经理?她真是爽快呀!恭喜您了! **胡经理** 不对，不对，这有点奇怪。

**杨主任** 这还有什么怀疑呢?

〔黄瑛大嚷大叫地：“爸爸，您好吗?吃饭了吗? …… ” **胡经理** ( 拖杨主任向会客室走去)你来你来，我再问问

你。……

〔胡经理、杨主任下。

〔黄瑛扶黄父上，刘天野随上。

**黄** **瑛** 爸爸，您这边来坐坐。(对刘天野暗示回去，又指他

手中证书作书写状)快!今天! **刘天野** (点头，会意)好!(转身下)

**黄** **父** 阿瑛呀，你有出息了!这一回你做得对呀! **黄** **瑛** 您说什么呀?

**黄** **父** 说你的婚姻大事呀! **黄** **瑛** 我正要跟您谈呀。

黄 父 不要跟我谈了，你们当面谈妥了没有?

**黄** **瑛** 谈妥了。——爸爸，您知道我跟谁结婚呀?

**黄** **父** 你这个鬼丫头，到现在还不告诉我!可是有人告诉 我了!

黄 瑛 他告诉您啦?这个家伙!——爸爸，我怕您不同意 呀 。

黄 父 嗨，我不是上半年的旧脑筋啦!这样好的人材，我还 有不同意的?

黄 瑛 爸爸，您真同意啦?那么我们今天就结婚，好不好?

黄 父 今天就结婚?来得及么? 黄 瑛 来到及!

黄 父 (呵欠)好，好，只要你们两相情愿! 黄 瑛 爸爸!您真好!

〔 老周上 。

**老** **周** 小刘叫你哩，他忘了你的生日年月。 〔黄瑛狂奔而下。

黄 父 阿瑛，你怎么走啦?

老 周 老太爷，您先在这儿歇会儿吧。他们忙着写结婚证 书啦!

**黄** **父** 唉，未免太急促了。

**老** **周** (笑)您不着急，他们自己着急呀!——老太爷，我跟 您说老实话，让他们马上结婚吧，免得出别的事儿。

**黄** **父** (颇为不悦)出什么事儿?

**老** **周** 我是一片好心呀!您当心就是了。哦，来了。 (下)

〔胡经理与杨主任上。

**胡经理** (热情起来)哦，黄老伯，休息了么?坐，请坐! **杨主任** 老太爷，黄小姐跟您谈过了么?

**黄** **父** (眉开眼笑地)刚才跟我谈了，(看胡经理一眼)这还 有什么说的?小女真是高攀了!

**杨主任** (向胡经理示意)哪里哪里，您客气啦!

**胡经理** 老伯，您过谦啦!我真是配不上令嫒呀! **黄** **父** 可是阿瑛说，今天就结婚啦?来得及么?

**胡经理** 哦，是呀，她说今天就结婚，来不及准备吧? **杨主任** 我看没有什么,来得及!

**黄** **父** 自然自然，一切依胡经理的意思。 **胡经理** 我看 … …

〔黄瑛、刘天野同上，老周捧结婚证书随上。

**黄** **瑛** 小刘，你都认识了吗? **刘天野** 都见过了。

**胡经理** (热情地握手)哦，Mr.刘!刚才见过了。(看其徽章) 哦，您在这儿工作?好极了!我跟贵局长是老朋友 啦!

**刘天野** 是的是的。胡先生是我们前辈了，德高望重，所以今 天请求您……

**胡经理** (心不在焉)客气客气。哦，Miss黄，你说今天就举行 婚礼，不是太匆促了么?

**黄** **瑛**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在乎。 **胡经理** 还没有登报呀!

**黄** **瑛** 明天登也不迟嘛! **胡经理** 也得请些客人呀!

**黄** **瑛** 抗战期间，一切从簡嘛!

**杨主任** 对，一切从簡!请客、登报等等，都可以后补。

**刘天野** (对黄瑛低声)你对他说清楚嘛。 **黄** **瑛** 什么?

**刘天野** 请他证婚的事呀。

**黄** **瑛** 你刚才不是请了他么?——胡经理，您不是答应了 么?

**胡经理** (误会了)好，我同意!可是在哪儿结婚呢?

**黄** **瑛** 就在这儿不好么?胡经理您答应借用这地方么? **杨主任** 我想这儿也很好，一切从簡吧!

老 周 哎呀，快点儿吧，挂起两个柁柁——空襲警报了 (将证书放在桌子上)听!

〔隐闻空襲警报汽笛声。

胡经理 哦，结婚证书也预备好了?

黄 瑛 而且一切都填好了!

杨主任 黄小姐，您连八字都知道么?

黄 瑛 我怎么不知道呢?——杨主任，连您的名字都写上 了 。

杨主任 我的名字?

黄 瑛 男方家长没有在这儿，就请您做男方主婚人啦!

杨主任 应当效劳，应当效劳。不过我倒是名副其实的介绍

*人呀。*

黄 瑛 介绍人另外有人啦!就开始吧，老周。

老 周 好，请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统统就位。

胡经理 哎哎，慢点。把门关上，你出去吧! 老 周 我出去?谁当介绍人和司仪呀?

胡经理 什么?你是介绍人?谁请你当介绍人? 黄 瑛 对，是我请他当一位现成的介绍人。

胡经理 这 … …

杨主任 黄小姐讲究平等嘛，很好很好。 \_ 黄 父 (呵欠连天)哎呀，快点行礼吧!

老 周 请各位就位吧。(取花分给各人)请戴上花。(其余 的都纳入黄瑛手中)就位吧。

〔刘天野正拟挽黄瑛之臂就位，胡经理插入二人之 间 ；

刘天野走到黄瑛的另一边来，胡经理又插入到中间 来。

胡经理 我在这儿。 刘天野 我在这儿。

黄 瑛 (想一想，对刘天野)对，对，就这样。

老 周 (不禁搔头怀疑)唔?……就位毕。(自己点头，明白

了)

〔胡经理为中心，黄瑛、刘天野各在一边；黄父和杨主 任站在他们的身旁。

老 周 介绍人用印!——对不起，让我先盖上图章。(盖章

毕)男方主婚人用印!(对杨主任)请! 〔杨主任盖章。

老 周 女方主婚人用印!(对黄父)请! 〔黄父盖章。

**老** **周** 证婚人(目视胡经理)用印!- 请! **胡经理** (不动) … …

**老** **周** 请证婚人用印! **刘天野** (对胡经理)请! **胡经理** 请 !

**刘天野** 请呀! **胡经理** 请呀!

**老** **周** (窃笑)胡经理，请你呀! **胡经理** 什么?

**杨主任** 什么? **黄** **父** 什么?

**老** **周** 请证婚人胡经理用印! **胡经理** 哦!……证婚人用印啦? **老** **周** 怎么?您当着什么?

**胡经理** (急掩饰)我当着要主婚人用印哩! **老** **周** 您搞错啦!经理。

**杨主任** (茫然)错啦? … … **黄** **父** (惘然)错啦! … …

**胡经理** (故意大声地笑起来)对!对!我是证婚人!老杨才

是男方的主婚人哩!

杨主任 (只好随声附和)是呀，是呀!经理听错啦，哈哈!

黄 父 (有苦难诉)是呀，是呀!我也听错啦! **老** **周** 结婚人用印!

〔黄瑛与刘天野盖章，以眼色相互询问。

**老** **周** 新郎、新娘谢证婚人， 一鞠躬!谢主婚人， 一鞠躬! (低声对黄瑛、刘天野)快点!

〔胡经理、黄父、杨主任木然受礼。 **老** **周** 证婚人还致词吗?

**胡经理** 对，我应该说话。 ……我要致颂词。 …… 〔黄父和杨主任都要晕倒了，勉强支持着。

**胡经理** 咳安，这个，这个，两位是郎才女貌，咳安，佳偶天成， 咳咬，为了抗战，咳安，为了民族生存，咳胺，为了什 么 ……这个 … …

〔刘天野、黄瑛相顾而笑。

〔杨主任、黄父摇摇欲坠。

**老** **周**(捏鼻做紧急警报声)… … 哎呀!警报! …… **杨主任** (慌张)紧急警报!

**黄** **父** 哎呀!飞机来啦?

**胡经理** (借此下台)呀?警报?

老 周 快进防空洞吧!(继续作警报声)

〔胡经理、杨主任、黄父乱作一团，向外奔逃。

老 周 (捧腹大笑)我的天啦! … … 黄 瑛 警报是假的?

老 周(捏鼻做警报，大笑)我不发警报他们怎么下台呀?

刘天野 怪不得这小子 …… (大笑) 黄 瑛 ( 恍 然 大 笑) … …

老 周 (笑不可仰)他想的太美啦! ……哎呀，你们快走吧! 黄 瑛 怎 么 ?

老 周 1假警报，他们马上要回来的!当心他恼羞成怒。 刘天野 那我们走吧。(急取证书)

**黄** **瑛** **1你呢?**

**老** **周** **我有办法。**

黄 瑛 (向刘天野示意)谢介绍人，一鞠躬!

**刘** **天** **野** **：再鞠躬!**

黄 瑛 三鞠躬!

老 周 ((得意地大笑)……

**——幕急落**

**第** **四** **幕**

又过了半年光景，在刘天野和黄瑛的“理想”小家庭 里 。

自从结婚以来，他们即卜居于此。这间房子是半地 下室，后门外通山坡下的小路，而楼上的前门才通坡 上的正路。楼上住的是方太太，楼上的楼上住的是 谁，待考。

这个“理想”的小天地里，大概因为主人情绪不佳，秩 序异常混乱。花瓶里的是徒具形式的枯枝，床上堆 着没有整理的被褥，结婚像片和油画歪斜地悬在壁 间，鞋袜之类无礼地跳在桌上。

黄瑛从后门进来，一路叫着：“小刘”

黄 瑛 早该下班了，还没回家?又喝酒去啦!(疲乏地倒在 破藤椅上)哼，他倒做起老爷来了!(四顾之后，又跳 起来，向楼上叫)方太太!

〔方太太应声：“嗳，你回来啦?”

黄 瑛 (向楼上问)方太太，小刘回来过没有?

〔方太太一面说：“没有呀。”一面走下楼来。这是一 位四十开外年纪的妇人，过去也曾一度当过所谓“职 业妇女”,饱经过忧患，但如今儿女都已成人，多少有

点清福可享了，看上去不完全像个所谓“家庭妇女”。 方太太 今天有什么结果没有，刘太太?

黄 瑛 (鼓嘴)方太太!

方太太 (笑)好，小妹妹，我又叫你刘太太了，对不起。可是 你呀，不是口口声声叫我方太太吗?

黄 瑛 (笑)那我叫您什么呢?

方太太 从前啦，我也是这样，谁叫我方太太，我偏不答应。 一定要叫Miss丁，——我娘家姓丁嘛。后来我退一 步，让人家叫我方丁素华女士。现在人老了，就算 了。叫我什么都答应。

黄 瑛 那我就叫您Miss丁。

方太太 (大笑)儿女一大堆了!还Miss丁哩! 黄 瑛 那就叫方妈妈!

方太太 (高兴地)随你怎么叫。可是今儿跑了几个什么地

*方?*

黄 瑛 (脸上立时罩上阴影)上坡下坎，又是好几处。 方太太 有希望吗?

黄 瑛 (摇头)……还是那一套，问来问去，就问到老问题上

来了：“你结了婚没有?” 方太太 你还是说了老实话?

黄 瑛 现在我不愿意撒谎。我是靠本事挣钱，也不是靠脸 蛋子吃饭，管我结不结婚?

方太太 小妹妹，不是我浇你冷水，算了吧。你已经跑了五个 月，有什么结果呢?就是跑出一个职业来，当上一个 什么“花瓶”又怎么样呢?

黄 瑛 我不是为了去当花瓶呀，方太太!

方太太 我知道，你有抱负，有理想。可是人家管你那一套?

结了婚的就受排挤，机关要推你回家，丈夫也拖你回 家，你就能赖在机关里，又有什么意思?(不禁勾起 旧恨)唉!小妹妹，我也是过来人呀!你就是不要 钱，人家都不要你!

**黄** **瑛** 哦，方太太，您也做过工作?

方太太 (苦笑)没结婚的时候，也在一个学术机关里做过工 作，也打算在科学上作点研究。可是一跟我们方先 生结了婚，他们说我有家庭之累，不适宜于做研究工 作，就把我辞了。我求他们说，我是为了研究，让我 工作下去吧，不要薪水都可以。可是他们死也不答 应，不要薪水都不成!

**黄** **瑛** 为什么呢?——岂有此理!

**方太太** 这点还不明 白：粥少僧多，男的抢位置还抢不过来， 哪有我们妇女立足之地哟?

**黄** **瑛** 后来您就没有做事啦?

**方太太** 后来想做也没机会啦。结婚以后，不到半年，就跟你 一样，怀了孕了。(低声)几个月啦?

**黄** **瑛** (赧然)没有。

**方太太** 我早看出来啦!——唉，真难说，有了孩子是喜事 嘛，可是我呀，一个，两个，三个，年年不脱空，一连生 了五个!这还能做什么事呀?

黄 瑛 (倒抽一口冷气)哦!

**方太太** ……接着方先生得了肺病死了，我拖着五个孩子，真 拖得精疲力尽呀，更说不上什么工作了!

**黄** **瑛** 那您怎么生活的?

**方太太** 幸亏方先生家里有一点房产，就靠典呀，卖呀，糊弄 日子，把四个孩子——中间死了一个——都抚养成

人，是整整熬了二十年呀!

黄 瑛 (惊叫)哎呀，我的妈!二十年啦?

**方太太** (苦笑)此刻人家都说我福气呀，福气呀，什么福气 呀 ? … …

〔楼上妇人声：“方太太!快点呀!三缺一，就等你 啦!”

方太太 (对楼上)就来!就来!——就是这点福气：每天打 几圈卫生麻将!

黄 瑛 (自语)五个孩子，二十年，……

方太太 是呀，刘太太——哦，小妹妹，听说你婆婆要你搬回 去住，是么?

黄 瑛 嗯 。

方太太 唉，说老实话，搬回去也好。你到底还有一个婆婆帮 助你，等生了孩子再说。

黄 瑛 (惊叫起来)不!不!我不搬回去!我一定要找到职 业!我不能过那样的日子 ……。

方太太 (微笑)自然，时代不同了，你们这一辈总比我们好些 吧。……

黄 瑛 ( 翻出报纸)这儿有一处找家庭教师的，我已经应征 了，还没有回信。做家庭教师总不能说结了婚的不 用吧?

方太太 那也难说。有些男人啦，什么光明正大的题目都会 想得出。

〔楼上又叫道：“方太太!快点，定了东啦，你的庄 呀 ! ”

**方太太** 来啦!——催命鬼!(要走了，又回头)唉，话又说回 来了，小妹妹，要是真的找不到职业呀，就先搬回老

家去住吧。只要刘先生对你好，他有了办法，有了名 誉地位，你也就有了……。

黄 瑛 不!我绝不倚靠他的地位!我有独立的人格!

方太太 · (笑)对，你说的对。(故意向楼上)不要叫了，来 了。——小妹妹，我打牌去了。有了好消息马上告 诉我。说句真心话，你要找到了事呀，我比你自己 还要喜欢!(上楼去了)

黄 瑛 谢谢您，方太太。(翻看报纸，又找寻广告)“征求奶 妈”,“征求护士”,“征聘”!……(读报，叹息)又是 “限用男性”!……“征求女友”,做女朋友也算是一 种职业!嗨! … … 五个月啦!我就找不到一个职 业?我不信! ……

〔黄父像幽灵似的从后门掩了进来。 黄 父 阿瑛 … …。

黄 瑛 唔，爸爸，您又来啦?

黄 父 你看，我一进门就不高兴!“又”来啦，好像我今儿来 了多少回了!

黄 瑛 您不是每天都来?

黄 父 我单身一个人，家乡房子又给鬼子飞机炸了，不到自

己女儿家坐坐，你叫我到哪儿去? 黄 瑛 得啦，爸爸，是不是又没钱啦?

黄 父 (呵欠)你看，到底是亲生女儿，一猜就中!

黄 瑛 我再没有钱给您抽鸦片了!您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吗 ?

黄 父 我不抽了呀!(呵欠)这个年头儿谁还敢犯法呀?

(呵欠)再说，早就禁烟了，哪儿去抽呀?…… 黄 瑛 (冷笑)算了，别扯了。半年没做事，我没钱。

黄 父 你没做事，女婿也不是外人呀! 黄 瑛 你跟他去借!

黄 父 哼哼!我找他借钱?现在你跟他是生米煮成熟饭 了，我也不说了。……唉，你这辈子害了自己，也害

了你爸爸了! ……

黄 瑛 你说的是什么呀，爸爸!

黄 父 他有本事结婚，就该有本事养活老婆! 黄 瑛 我不要人养活!

黄父唉，你呀，傻闺女!“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干吗去 找什么职业呀?

黄 瑛 (愤怒)请住口吧!爸爸!(给钱)我身上只有这一块 钱了，你拿去好了。

〔老周从后门进来，身上背着送报的背袋。 黄 父 好，我不说了。

老 周 老太爷，瘾又过不去了? 黄 瑛 (欣然)老周，你来啦!

黄 父 哼!碰见你，我今儿又该倒霉了!

老 周 哎呀，老太爷，半年啦，您还没有消气?

黄 父 你是害人精!害得他们夫妻都丢了差事!

黄 瑛 你老人家还说什么呀?请吧!人家老周倒是为我们 丢了职业啦!——老周，这边坐。

老 周 (笑)说那个干吗!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嘛! (拍报袋)再说，我的新行当总比当茶房还强些

哩!——哎，那件事我打听过了。 黄 瑛 怎么样，是真的请家庭教师?

老 周 这家公馆正好是我送报的订户。今早送报去，顺便 打听了。他家听差的说，主人是下江人，太太刚从沦

陷区来，带着三个孩子，五岁、六岁、七岁，要请一位 家庭教师补习。

黄 瑛 请定了没有?

老 周 听说应征的有好几十位，他的主人家选来选去，还没 选定哩!

黄 瑛 哦，那还有希望了?

老 固 有希望。我拜托了那听差的，在他主人面前说两句

好话。他要我等会儿去听回信。 黄 瑛 又多谢你了，老周。

老 周 什么话!小刘还没回来?

黄 父 姑老爷又一个人自斟自酌，喝酒去了! 黄 瑛 (白了她父亲一眼)这个死鬼呀! ……

老 周 别怪他。他失业的那三个月里，日子也不好过。 黄 瑛 现在有了职业了，他为什么还喝酒?

老 周 他也苦闷呀，慢慢劝他。(想起)唔，他是不是在下面

小酒馆里?——找他去! 黄瑛这 … …

老 周 走，我帮你劝他!

黄 瑛 那么爸爸，你老人家坐一会儿，小刘回来，就说我找

他去了。

黄 父 好吧，你去。

老周(摸出几份报纸)这是今儿没卖出的报，留给你看。 (叮嘱她)收起来。

黄 瑛 谢谢。(放在抽屉里)走吧。

〔二人由楼上出去。

黄 父 (站起身)拿这一块钱就让我给看家?(呵欠，欲行又 止，四顾，看看那双女式破皮鞋，丢了)穷鬼!(走到

门口，又转身把破皮鞋塞到衣襟下，向后门走去) 〔刘母由后门上。

刘 母 噢，亲家，你在这儿呀?

黄父哦，亲家太太，你来的正好。我在这儿看家哩，你来 换班吧。我走了。

刘 母 (怀疑地四顾)你忙什么呀，亲家?坐坐，板凳也不要 钱。

黄 父 不坐了，我有事。

刘 母 哎呀，(注视他)为什么我一来你就走呀?

黄 父 你看，这是什么话?都是至亲嘛，客气什么。不是外 人。(向外走)

刘 母 (察言观色)不要走，亲家。 黄 父 (不肯回来)我有事呀!

刘 母 这个门户就不管啦?东西不偷光啦?

黄 父 (扭身就走)这是什么话!(被门槛一绊，皮鞋跌落在 地，人可一溜烟走了)

刘 母 什么东西?(急去拾起皮鞋)亲家!亲家!你回来!



〔刘天野从楼上下来。微醉了，一路叫唤。 刘天野 阿瑛! … … 阿瑛! … …

刘 母 (冷眼不语) ……

刘天野 哦!妈，您来了。……黄瑛呢?

刘 母 (把破皮鞋摔在桌子上)你的阿瑛在这儿哩! 刘天野 (哀告地)妈!

刘 母 只落得一双破鞋在家里了!……差点还给偷走啦! **刘天野** (摸不着头脑)妈，你说什么呀?

刘 母 这还不懂：这双鞋差点被她老子偷了去

刘天野 哦， 一双破鞋算得什么。(捧起茶壶大喝一阵)

刘 母 嘿!好大的口气!你有多少家私经得起他偷呀? 刘天野 根本就没有家私嘛，怕什么?

刘 母 没有家私?你的薪水呢?都到哪儿去了? 刘天野 每个月不是都 ……

刘 母 就给我那点钱啦?够什么? 刘天野 妈，我的薪水一共就……

刘 母 搬回去住，免得两边开销，不是省一点吗?

刘天野 这儿离机关近，多花一间房钱，可少花了车钱呀。

刘 母 不跟你算这笔账；我只问你：她老子抽鸦片的钱哪儿

来的? 刘天野 那 … …

刘 母 你这个傻瓜!哪个女人不贴娘家哟? 刘天野 我也没给阿瑛多少钱呀。

刘 母 那就怪啦。你没给她钱，是谁给她的钱啦? 刘天野 好了，好了，你老人家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刘 母 我不说，我不说。我说什么?你们夫妻呀，父女呀，

翁婿呀，团团圆圆的，(伤心起来)就我是个外人! **刘天野** 说来说去，知道您又是那句老话：搬回老家去住。 **刘** **母** 你知道就好呀!

刘天野 我不搬回去!(痛苦地)您饶了我吧，妈! 刘 母 你这是什么话?

刘天野 (满肚牢骚，无法遏止)在机关里，我的气已经受够

啦!再搬回去，整天儿吵架，我可没法儿活了! 刘 母 只要你们搬回去，我不吵，我不吵呀。

刘天野 不搬!我不搬!

刘 母 (沉默一阵)好吧，听你们。(又沉默一阵)天野呀，做

娘的没有坏心思，总是为你好。(稍停)你媳妇每天

在外边游魂，到底干些什么? **刘天野** 找职业。

刘 母 这几个月来，见天儿出去跑，都是找职业呀? 刘天野 她不死心嘛!

刘 母 你让她把心跑野了，绿帽子有你戴的! **刘天野** (反驳地)妈!

刘 母 哼，你说她找职业，怀孕有四个月了，还能腆着个肚 子出去做事呀?鬼话!

**刘天野** ……

刘 母 她肚子里那块肉是我刘家的!她就是真的找事做， 为了我的孙子，我也不答应。我刘家是三代单传呀!

**刘天野** ……

**刘** **母** 不管你冲着哪一桩说，孩子，还是搬回去的好! **刘天野** 您怎么老是这一句话!

**刘** **母** 我就是这句话嘛：只要你们搬回去……。 **刘天野** (烦躁地)不回去!不回去!

刘 母 你要不回去，先买口棺材把你妈埋了! **刘天野** 妈 !

〔黄瑛从楼上下来。

**黄** **瑛** (颇兴奋地)小刘! ……小刘!你 …… (冷了下来)

妈 。

刘 母 唔，少奶奶回来了。 **刘天野** 你哪儿去了?

黄 瑛 (正没好气)你哪儿去了? **刘天野** 我早回来啦!

**黄** **瑛** 我更早就回来过了!

刘天野 鬼话!

黄 瑛 不相信，活该! 刘天野 有什么证据?

黄 瑛 人有人证，物有物证。 刘天野 拿出来!

黄 瑛 不高兴!

刘 母 得了!别做戏给我看!(向后门去) 刘天野 妈，吃饭了，你哪儿去?

刘 母 眼不见为净，回我的老家去!(下) 〔小夫妻相对默然。

刘天野 饭呢?

黄 瑛 没有做。 刘天野 为什么?

黄 瑛 (想一想)等你! 刘天野 等我?

黄 瑛 饭是两个人吃的，凭什么我一个人做?

刘天野 (叹气)唉!(从衣袋里摸出小酒瓶，喝闷酒)

黄 瑛 (生气，但是善意地拿过酒瓶来)在外边还没有灌够?

刘天野 我痛苦!我要喝!(夺回酒瓶)

黄 瑛 (惊)谁给你痛苦?

刘天野 谁都给我痛苦。为了这几十块法币，我把整个儿时 间都出卖了，把我的理想、希望都出卖了!为了这碗 饭，对那些王八蛋点头、哈腰、陪笑脸子，还要帮助他 们做坏事!我不痛苦?

黄 瑛 (愣了一愣，但不服输)你苦，我连这份苦还找不到

哩!

刘天野 (喝酒)你就别找了!请帮我烧饭吧，太太!

**黄** **瑛** 什么?

**刘天野** 我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啦!

**黄** **瑛** 我不该去找职业?就该替你烧饭?

**刘天野** 等你有了职业再说，现在请你去烧饭，我的太太。 **黄** **瑛** (生气)我是你用的老妈子?

**刘天野** 不管什么名义，我肚子饿! **黄** **瑛** 你侮辱我!混蛋!

刘天野 (也生气，捏了拳头)你骂人? 黄 瑛 (怒目相向)你打架?

〔二人僵持了 一阵，没有过去真打架的勇气了。

黄 瑛 小刘，实对你说，我不能受你这种侮辱!你要这样对 待我，我们离婚好了。

刘天野 (被襲击似的)离婚? …… (缓和空气)好了好了，别

鬧了，就是离婚嘛，也先得把肚子填饱呀。 黄 瑛 谁跟你开玩笑?这样子，我生活不下去! **刘天野** 为什么?

**黄** **瑛** 你没把我当人! …… **刘天野** 那么严重?

**黄** **瑛** 我不是为了吃你的饭才结婚的!我为找寻职业，跑 得精疲力尽，碰得头破血流，可你从来不关心我的 事，只说风凉话。回家来还跟我摆老爷架子!

刘天野 (停止了喝酒)嗯，话也可以这么说，我对你的职业问 题是没有关心。但我即使关心了，又有什么用?作 为一个妇女，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地方，你根本就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关不关心都是一样! 黄 瑛 狡辩!

刘天野 不是狡辩。你也许会侥俸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但

那仅仅是吃一碗饭，绝不是什么工作，更没有什么理 想的工作!连我这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也不过是 混一碗饭吃吃……

黄 瑛 都是空话! 刘天野 这是现实!

黄 瑛 我不信你的鬼话!

刘天野 信不信由你。其实，不相信也是一种幸福。 黄 瑛 风凉话!都是风凉话!

刘天野 (叹息)我说的都是实话!阿瑛，打开天窗说亮话，我 早就想劝你了：算了，别再辛辛苦苦东跑西钻了，即 使找到一个饭碗，像我一样，又怎么样呢?不过又多

了一个出卖灵魂的人! 黄 瑛 依你说，我该怎么办?

刘天野 收拾起幻想，先把家庭生活安排好。……

黄 瑛 (明白了)那我们还可以搬回老家去，节省开支? 刘天野 住在哪儿并不是原则性问题。 

黄 瑛 那我就服服帖帖地做你家的媳妇儿，做你的烧饭老 妈子?

刘天野 你怎么这样说法?

黄 瑛 我懂得你的心事了!——你做梦! 刘天野 这是什么话?

黄 瑛 你忘了?订婚以前就跟你说过：你如果不尊重我的

平等、自由、独立的人格地位，我跟你解除婚约! 刘天野 (才想起来)哦!……别老说那些天真的傻话了! 黄 瑛 什么是傻话?你侮辱我的人格!我跟你离婚!

刘天野 (一惊)离婚?又是离婚!说话得有分寸! 黄 瑛 什么分寸?你侮辱我就离婚!

刘天野 (狐疑地)哟，谁给你撑了腰啦?

黄 瑛 我要谁撑腰?——你是什么意思?

刘天野 (无法正面回答，便用开玩笑的方式)没人撑腰就算

了吧。离了婚，今晚上到哪儿去住，到哪儿吃饭啦? 黄 瑛 (更加冒火)我是靠你吃饭的?你把我当做什么?

刘天野 (还想以嬉皮笑脸掩饰过去)当做我的太太呀。

黄 瑛 (暴怒地)混蛋! 刘天野 你又骂人?

黄 瑛 离婚!马上离婚! 刘天野 (惊)别开玩笑 ……

黄 瑛 谁跟你开玩笑!你有种就离婚! 刘天野 (僵住了)离婚就离婚!

黄 瑛 (也愣住了)那你写离婚书! 刘天野 你要离的，你写呀。

黄 瑛 我，好，我写!(打开抽屉，翻报纸)

刘天野 (缓和空气)你懂得格式么?不要搞错了。 黄 瑛 (指报纸)你放心，这儿现成的格式多得很!

(边写边念)“立离婚书人黄瑛、刘天野……”

刘天野 男的写在前边。 黄 瑛 你还欺负人?

刘天野 (笑)好，最后一次，让你在前边吧。

黄 瑛 (抄报纸)“今因双方意见不合，自愿离婚。特请亲友 证明，书立离婚字据。兹后男婚女嫁，各凭自由。此

据。立离婚书人黄瑛，刘天野；证明人… " 刘天野 (在她写字时，翻阅另外的报纸)谁呀?

黄 瑛 请方太太!——你先签字!

刘天野 (紧张地)阿瑛!(指手中的一份报纸)这报纸是你订

的?

**黄** **瑛** 怎么,不能看啦?(向楼上叫)方太太!方太太! **刘天野** 你干吗?

黄 瑛 请方太太做证明人呀!—你不敢签字? **刘天野** (抢离婚书)哎呀，好了，好了。还当真啦? **黄** **瑛** ( 不给，认真地)难道是闹着玩儿的?

**刘天野** 得了。——这报纸收起来，不要放在外边。 黄 瑛 (双关地)哟!瞧你吓得那样子!

〔方太太人随声至：“小妹妹，什么事呀?” 黄 瑛 方太太，请你一件事。

方太太 哎呀，这副牌才冤枉呀!张太太要不出这张二万，下 一张就是我的自摸!三十二番!

**刘天野** (搭讪)方太太，今儿打的是新麻将呀?

黄 瑛 (推开刘天野)方太太，今儿夜里我到你楼上打地铺， 行不?

方太太 (看看小夫妻俩，笑问)怎么,又斗嘴啦?

黄 瑛 (递给离婚书)方太太，请你帮忙做个证明人。 方太太 (不接)说吧，我看不见，证明什么?

刘天野 没什么,没什么,方太太。开玩笑的。

黄 瑛 死不要脸!你先签字，再请方太太证明。 --—我们 离婚了。

方太太 (打哈哈)哎呀，我有儿有女的，不干这缺德事 儿!——小妹妹，你真是!别开玩笑啦!看刘先生 吓得那样子。

**刘天野** (难为情地)好好，算我错，我去买饭吃!(从后门跑 出去)

**方太太** (大笑)真是一对小淘气儿!

〔楼上又叫："方太太! …… "

**方太太** 来啦!——小妹妹，玩笑开不得呀! **黄** **瑛** (痛苦地)方太太，这并不是玩笑啊! **方太太** 怎么!

**黄** **瑛** 他是想叫我搬回去，叫我不再找工作。 **方太太** 哦。……

黄 瑛 要是再找不到工作，我就完了!

**方太太** 唉，……别难过。吉人天相，说不定会有办法。你刚

才说找家庭教师的那一家怎样了?

黄 瑛 老周帮我说过了，不知道有希望没有哩。

〔老周在外边就接口说：“大有希望”!从后门上。

老 周 ……大有希望! 黄 瑛 怎么说?

老 周 他已经跟他主人家说过了，他主人点了头，马上要找

你当面谈谈。 **黄** **瑛** 什么时候?

**老** **周** 他没说定。他们会通知你的。 **方太太** 是什么样人家?

**老** **周** 是新开的新川实业公司经理，姓王。 **方太太** 又是个经理?

**老** **周** 不，听说他本来在哪儿当过处长。

**黄** **瑛** 管他是什么人，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方太太** 这可好了。但愿你马到成功!

〔楼上催叫：“方太太!”

**方太太** 哨，楼上还等着我哩。(转身上楼去了) 老 周 小刘还没回来?

黄 瑛 到坡上买吃的去了。

老 周 不等他了。我们送报的又出事儿了，要去开会。 黄 瑛 又出了什么事?

老 周 嗨，挨人家揍啦!(指桌上报)又是为了卖这份报! 黄 瑛 岂有此理!

〔楼上有人问：“请问这儿有位姓黄的么?” 〔方太太声音：“在楼下。”

老 周 有人找你。好，我走了。(由后门下) **黄** **瑛** 老周，谢谢你了!

〔老周声：“说这个干吗?进去吧。”

〔王经理-  即当日的王科长上。他如今西装革履， 满面春风， 一扫昔日寒酸之态。但还是先举起一张 名片。

**王经理** (扫视室内)黄女士，(立刻又改口)哦，蜜司黄，还认

识我吗?

黄 瑛 唔，唔，您是……?哦，您是王科长?

王经理 呀，好眼力!可我早不是王科长，也不是王处长了 如今弃官经商，是一品老百姓了!

黄 瑛 哦，哦，(不免有些戒备之意)您怎么找到我这儿来 了 ?

王经理 (哈哈大笑)真是巧遇呀，巧遇。近来搞了个小买卖， 叫新川实业公司，专做进出口生意，我现在担任经 理。大老板就是我的(低声)老上司。

**黄** **瑛** (恍然大悟)哦!您就是王经理?是您登报聘请家庭 教师?

**王经理** 是呀，你说这不是巧遇吗?

**黄** **瑛** 请坐，请坐，您请坐吧。(摸茶壶，冷的；摇水瓶，空 的；拿起一只空玻璃杯)您请坐，我去倒杯水来。(奔

上楼去)

王经理 不客气。(环顾，摇头)可惜!可惜!住在这么个破 瓦寒窑里!(见像片框)怎么?还是跟这个家伙搞在 一起呀?(打了 一 下镜框)嗨!又是 一 场空欢喜! …… (想走，又止步。看见桌上的某一份报纸)嘿! 还是个危险人物呀? …… (捡起那张离婚书一看，不 禁眉开眼笑，喜形于色)唔，我说跟这小子搞不长嘛!

(不住点头，沉思)嗯，……嗯，……好! 〔一阵楼梯响。

**王经理** (将纸、报都放在原处，扶住还在两边摆动的像片框，

坐还原位)哦呀，密司黄，不要客气呀。 〔黄瑛捧了一杯茶上。

**黄** **瑛** 王经理，对不起，让您久等了。请。

**王经理** 说哪里话。哦，也可以说，我是等了您很久，很久了。

**黄** **瑛** (不懂)大概有五分钟了吧?我等开水。

**王经理** (一笑)好吧，言归正传：我的内人从沦陷区来了，带 来三个孩子。

**黄** **瑛** (笑)我已经打听过了，五岁、六岁、七岁，是吧?

**王经理** (惊喜)哦!您真是细心!我的内人哩，是个乡下人， 而且多灾多病，常年躺在床上。所以我的家庭生活

异常痛苦。(做作愁苦状) …… **黄** **瑛** ( 茫然不知所对)哦 … …。

**王经理** 三个孩子缺少人教管，又都到了入学年龄，所以想请 一位家庭教师。 ……

**黄** **瑛** 王经理，您说吧，我到底合不合格呀?

**王经理** 哎呀，密司黄，您怎么这样说呢?我登报征求是另一 回事，您如果答应来教育我的三个犬子，那是我梦寐

以求之，而且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我是来专诚敦请 的呀!

黄 瑛 我无条件的同意。可是话得说明 了：王经理，我可没 教过书，行不行呢?

王经理 (笑)您何必那末认真呢?这三个孩子只要有人管束 管束，就成了。而我主要的意思，是希望经常有机会 向您请教。

黄 瑛 哎呀，您怎么又是什么“请教”、“请教”的?干脆说， 我现在没有饭吃了，非找个职业不可。您答应了，我 就有了希望了。

王经理 客气客气。我的希望是随时能和您谈谈，这也就是 我的最大幸福。

〔楼上有位太太大声叫：“方太太!你到底还打不打 牌啦?你跑到哪儿去啦?方太太你——”话突然被 打断了。

〔楼梯上有轻微的声响。 王经理 (警惕地)什么事?

黄 瑛 是楼上几位太太在打麻将。 **王经理** 密司黄喜欢打麻将么?

黄 瑛 我不会。

**王经理** 您爱跳舞么? **黄** **瑛** 没兴趣。

**王经理** 哦，您吃晚饭没有?我请 …… 黄 瑛 嗯，吃过了。

**王经理** 那末，密司黄，……(转念头)事情就这末决定了。

**黄** **瑛** 感谢您，王经理。我一定尽我的能力把孩子们教好。 **王经理** 那您什么时候搬到舍下去呢?

黄 瑛 (一惊)怎么?要搬去住?

王经理 (笑)您忘了么?我在报纸征求广告里写明了是供给 食宿。请教师嘛，吃饭、住房子都应该供给的呀。而 且……

黄 瑛 哦，这条件当然很好。可是王经理，我住在自已家里 不行吗?

王经理 (意味深长地)您今后还住在这个地方? **黄** **瑛** 脏一点，可是住惯了。

**王经理** 嗨，密司黄真是一往情深呀，何必再留恋这个地方呢? **黄** **瑛** (不懂)您是说我一定要搬过去么?

**王经理** (笑)为了教育孩子，为了随时领教，当然希望您住到 舍下呀。不瞒您说，我最近买的这所洋房还不错，特 地收拾了两间极为精致的书房让您下榻；那真是窗 明几净，别有洞天!

黄 瑛 (犹豫不决)那 ……

**王经理** 不必犹豫了，密司黄。这儿的房子也可以保留下来。 但您不妨先去看看我那边的房子，看了包您满意。

**黄** **瑛** 那也好。

**王经理** 那么就请。

**黄** **瑛** 马上就去呀?

**王经理**今天看一看地方，明天您就可以开始教书呀。

黄 瑛 对。我恨不能马上就开始工作。王经理，您不知道， 我这几个月的生活真苦呀。 一个人没有职业 …… (一边偷偷照了一下镜子)

王经理 (自作聪明)我完全明白您的心境。不过从今以后， 您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了。

黄 瑛 是呀，我很感激您。我又有了新的工作了。 ……王

经理，您请先走一步。……

**王经理** (很懂事)哦，我在门口等您。

**黄** **瑛** 您从后门走吧，下坡近一点儿。

**王经理** 哦，这前边看来是地下室，后边还有后门呀?(走去)

密司黄，快点呀。(下) **黄** **瑛** 好，半分钟。

〔黄瑛立刻梳拢一下头发，略施脂粉。

〔此时在楼梯上的方太太早轻轻掩了进来。

**方太太** (低声)小妹妹，你跟他出去?这个人不太正派呀!

**黄** **瑛** (略为一愣)方太太，您都听见了? **方太太** 我不放心呀。

**黄** **瑛** (感激地)谢谢您。我自己会当心，不要紧。 **方太太** (摇头)我看呀 … …

**黄** **瑛** 方太太，我再没有职业，真活不下去啦! **方太太** (无语)唉 ……

黄 瑛 对不起，请您照应一会儿；小刘回来，就说我马上回

家。(奔向后门)谢谢您啦!(下) 〔后门碰上的声音。

方太太 (四面看看，看见离婚书，又摇头)这两个孩子瞎胡 闹! …… (她想了想，走上楼去。忽然听到什么声 音，停了步)

〔黄瑛恐怖地逃了回来。 〔王经理紧追而上。

**王经理** (捂住嘴巴子厚颜地说)密司黄，我是真心爱你呀…… **黄** **瑛** (气急败坏地)滚开!你这个坏蛋!

**方太太** (挺身而出)你想干什么?

**王经理** (才发现有人)哦，哦，您是? ……

方太太 我早看出你是个坏蛋! 黄 瑛 滚出去!滚出去!

〔刘天野手里捧着烧饼、卤菜从后门回来。 刘天野 什么事?

方太太 把这个坏蛋打出去!

〔王经理见刘天野大惊失色。

〔刘天野认出他，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刘天野 好小子!又是你!(将烧饼对他打过去) 王经理 (欲逃无路)嗳，嗳，别误会，别误会……

黄 瑛 什么误会?无耻!

刘天野 (一把抓住他击了一拳)你来干什么?

王经理 (突然装出凶恶的样子)好，你打人!你们是什么人? 刘天野 (手下松了劲)你说我是什么人?

王经理 (指指桌上的一份报)我知道你们是干吗的!好，好， (找寻退路)好!咱们走着瞧!(向外逃)

刘天野 (追上去又是两拳)你瞧!你瞧!你瞧瞧我的拳头! (追打到后门口)

黄 瑛 (扑向方太太，大哭)方太太! ……

方太太 唉，小妹妹，别难过。这个世道，要当心啦! 黄 瑛 可我怎么办呀?我的职业? … …

方太太 唉!算了吧，我的小妹妹 ……

〔刘天野走回来。 刘天野 怎么回事?

方太太 怎么回事?你们开玩笑，闹(抖那张离婚书)离婚呐! 〔刘天野茫然拾起地上的烧饼，递给黄瑛。

— — 幕 落

**第** **五** **幕**

假定在三年以后，一个阴天的下午，人们刚吃过午饭 不 久 。

还是第一幕那三间厢房中间客堂，但它如今也面目 全非。原先的古老桌椅家具零落殆尽了，从小家庭 里搬回来的东西也并不多。祖宗神龛又搬了回来， 但也只据有一个阴暗的角落。小夫妻的结婚照片和 黄瑛所喜爱的油画镜框，现在是公然悬挂在壁间了， 但也都尘垢满身，显得没精打采。而今据有这间客 堂的统治地位的，却是两类新闯入的家具什物：一是 烧饭所必需的煤炉和锅碗瓢盆之类，它们占有了小 半间屋子；另一类则是属于三位小宝宝的小床、摇篮 等等，特别是几十块尿布，它们被晾在两根粗麻绳 上，纵横交叉地悬满了这间客堂。房子经过几年来 敌机轰炸的影响，到处现出斑剥，屋顶和墙壁上还有 不少被弹片洞穿的痕迹。

雾季还未过去，阴雨连绵，屋内这里那里都在漏雨， 大盆小罐罗列满室，滴滴答答之声，忽疾忽徐，若断 若 续 。

黄瑛躲在无雨地带，左手抱着最小的孩子，右手拍着 小床上最大的孩子， 一只脚还又踏着第二个孩子睡

的摇篮，眼看着阴暗的天，口哼着催眠曲，心却遥想 着什么远方。她如今脸色苍白，形容憔悴，与过去恍 若两人了。

孩子们渐渐入睡了，黄瑛放下孩子，透了一 口长气。

刘天野在内室发出梦呓：“水……开水!” 黄瑛宁神听，他又打起鼾声了。

黄 瑛 不管白天晚上，就是酒!(悠然地叹了一口气。从小

床的垫褥下面取出 一份报纸来，贪婪地读着) 〔三个孩子轮流地翻身，叫唤。

黄 瑛(眼不离报，嘴里哼哼着)睡吧，睡吧，好孩子乖，乖， 噢，噢。……

〔刘母从自己卧室里出来，悄悄地走到黄瑛的背后。

刘 母 又看报!又看报! 黄 瑛 妈 。

刘 母 都睡了? 黄 瑛 嗯 。

刘 母 (逐一视察三个孩子之后，又向刘天野室内看看)他

又喝酒了? 黄 瑛 嗯 。

刘 母 你呀，就是这个毛病改不了，报纸能当饭吃呀，还是 能当衣服穿?

黄 瑛 (如今学会了用沉默代替反抗。藏了报纸，又摸出一 本书来看) ……

刘 母 你看，不是看报，就是看书! 黄 瑛 (合上书本)都睡了。

刘 母 都睡了，就该洗锅刷碗去啦!吃完饭这半天了，等你

男人来洗呀?

黄 瑛 (放下书，默默去洗碗)……

刘 母 对呀，这才是处家过日子的样子。从前呢，天天闹着 出去做事呀，做事呀，闹了那么久，现在总算改邪归 正，成了正果了。一个妇道人家嘛，怎么能丢了家不 管呢?你自己生男育女了，该相信我的话了吧?告 诉你：现在孩子就是你的靠山，有精神多照应照应孩 子；那些报纸呀，书呀，将来不能养你的老!……(她 找出一把雨伞来，要出去了)快一点钟了吧?不要忘 记叫醒他去上班!

**黄** **瑛** 嗯。

〔刘母看她一眼，下。

黄 瑛 (见她一走，立刻放下碗，拭拭手，摸出书本；又跑到

客堂门口向外看看)你可走了。(看书)

〔刘天野又发梦呓：“再来二两!白乾二两!”

黄 瑛 起来!起来!洗碗啦!饭是大家吃的，就该我一个 人洗碗? ……

〔回答她的，又是他的鼾声。

黄瑛正要看书，黄父又溜了进来。 黄 父 阿瑛。 … …

黄 瑛 (不禁叹息)你老人家来了。

黄 父 我看见老的出去了，小的还没上班……。 黄 瑛 你老人家算得准。

黄 父 不是算的准，我是在大门外侍候着啦。 黄瑛 他灌醉了，我身边 一 个钱也没有。

黄 父 唉，还要侍候多久呀?

黄 瑛 您就委屈点吧。要钱，我也得向人家伸手呀!

黄 父 好，好，我就再熬一会儿。(打着呵欠出)停会再来。 ( 下 )

〔黄父声：“方太太，您好。”

〔方太太声：“哦，黄老太爷。黄瑛在家吗?” 〔黄父声：“在，在家。”

**黄** **瑛** (突然容光焕发，兴奋地跳起来，压着嗓子叫)方太

太! …… 〔方太太上。

**黄** **瑛** (像见了亲人似的抱住她)方太太!

**方太太** (上下打量她)可怜!瘦多了!我的小妹妹! **黄** **瑛** (泪随声下)您可来了!想死我了!

**方太太** 我也想你呀，就是穷忙忙不过来!(低声)你婆婆、小 刘都不在家?

**黄** **瑛** 婆婆出去了。他又(摇头)……睡了。信收到了? **方** **太** **太** 昨天收到你的信，我马上就替你找人。

**黄** **瑛** 奶妈找到了么?

**方太太** 找到了。可是你先告诉我：你找到了什么职业?

**黄** **瑛** (摆摆手，低声而兴奋地)还没告诉他。这回又是老 周替我找到的，到一个小学校里去教书。

**方太太** (不感兴趣)哦，小学校?

**黄** **瑛** 你放心吧，这回可不会再受人欺负了。 **方太太** 这可好啦!小妹妹，你真是有志气!

**黄** **瑛** 唉，真难啦!为了这个职业，我又吃了多少苦呀! **方太太** 又碰上坏蛋男人?

黄 瑛 有一次，被人骗去当了女招待，好容易逃了回来，可

倒赔了别人的损失。 **方太太** 那种事自然不能干!

**黄** **瑛** 有一回，人家要我去当大学生。 **方太太** 上大学?那可好哇!

**黄** **瑛** 更去不得! **方太太** 为什么?

**黄** **瑛** 老周告诉我说，那是(附耳)……。 **方太太** (摇头)哦，那更不是好人干的!

**黄** **瑛** 找到这个小学教员的位置，可真不容易呀!老周的

鞋子都跑破了! **方太太** 待遇怎么样?

**黄** **·瑛** 小学教员嘛，待遇自然不高。扣了伙食，还能落个二 百块钱左右。

**方太太** 二百块倒是好听的很，可抵不上三年前的二十块呀。

黄 瑛 这个小学教员的待遇算不错了，我一定要紧紧抓住 这个机会，再不能放过了!

**方太太** 自然了，好不容易找到的。……

黄 瑛 方太太，这三年我仿佛死去了一半；现在找到这个职 业呀，就像死人复活了!我真高兴呀，昨儿一夜都没 有睡着!

**方太太** 是呀，看到你快快活活的，不再那末愁眉苦脸，我也

*高兴呀!*

黄 瑛 以后我可以整天地跟那些天真的孩子们在一起了， 该是多么快活呀!方太太，我一想到未来的生活，就 像腾云驾雾一样，我想我会飞上天去了!……

〔刘天野声：“水!开水! …… ” **方太太** (低声)小刘会同意你出去么?

**黄** **瑛** 他不愿意我出去，不过就是为了没人替他管家嘛。 我把奶妈雇好了，孩子交给她管，工钱也归我付了，

然后告诉他跟我婆婆一声，站起就走。就是有刀子 搁在我脖子上，也拦不住我了!

**方太太** (按下兴奋的黄瑛)小妹妹，好志气。

**黄** **瑛** 可是方太太，您真帮我找到了奶妈么?

**方太太** (站起来看看最小的孩子)哎呀呀，这是小三儿吧?我 还是头一回见哩!长的真乖!还要半年才能断奶吧?

**黄** **瑛** 起码要半年吧，所以非请个奶妈不可呀，学校里每天 八九堂课!

**方太太** 小妹妹，奶妈呢，是找到一个，她跟我把什么条件都 谈了，我看呢，(叹口气)对你怕不合适。

黄 瑛 (惊)不合适?我什么条件都答应她!只要她肯来， 把我的薪水全部给她都可以!

**方太太** (微笑)薪水倒好说，她也只要一百八十块钱一个月。

**黄** **瑛** (惊)一百八?好，就是一百八。我只要够自己的伙 食就成。

**方太太** 嗨，小妹妹，你不懂，现在这些在阔人家当惯了奶妈

的，条件可多啦! **黄** **瑛** 还要什么条件?

**方太太** 唉，衣、食、住、行，样样都讲条件呀! **黄** **瑛** 您说说看，到底还有些什么条件?

**方太太** 不说也罢，真气人! **黄** **瑛** 我倒要听听。

**方太太** 她说，春夏秋冬，一年要四套衣裳，孩子过生日，还要

另送一件衣料。 **黄** **瑛** 嗯，衣。

**方太太** 吃的是，一个月炖两回鸡汤，烧两次鲫鱼。 黄 瑛 嗯，食。

**方太太** 说是为了下奶呀。住，要单独一间房，床帐被褥，还 都要新的!

黄 瑛 哦，这是住。

**方太太** 要是孩子断奶，不用她了，最后一个月是双薪，还要 外加一只金戒指送行!

黄 瑛 (无言地倒抽一口冷气) … …

方太太 而且，她说，当奶妈的除了奶孩子的以外，可不管烧 茶煮饭，也不管洗衣浆裳!再说，她只管奶一个孩 子，两个大的她不管! ……

黄 瑛 (愤激地)方太太，有人请得起这样奶妈么? **方太太** 自然有呀，重庆有的是有钱人 ……。

**黄** **瑛** 我去! **方太太** ( 一 愣 )

**黄** **瑛** 请您介绍，我去当奶妈!

**方太太** (笑)嗨，小妹妹，不说也罢，真是气死人啦! **黄** **瑛** (忽然放声大哭) ……

**方太太** (大惊)小妹妹!你怎么? ……

**黄** **瑛** 方太太，我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奶妈身上了呀! …… **方太太** ……唉，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黄 瑛 孩子没人带，我婆婆跟小刘都不会放我出去!(哭) 方太太，我这辈子可就完啦!

**方太太** 那里话!再熬 一 熬，等小三儿大 一 点——能断奶了， 再说。

**黄** **瑛** 这个学校的机会再丢了，到哪儿去找呀?我已经找 了三年啦!

〔黄瑛抱头而泣。

〔方太太坐立不安。

〔黄父又在门外探头张望。

〔方太太对他摆手示意，令去。

方太太 别难过呀，小妹妹。我知道你的苦处，(不由也抹了 抹眼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一辈子的女人， 大概只好做个“贤妻良母”了。(看看那最小的孩子， 从怀中掏出几张钞票来，找了张红纸包了，塞在孩子 的胸前)一切为孩子着想吧。过去，我只有想到孩子 的时候，才有勇气活下去。

**黄** **瑛** (抬头)不能!方太太，我也爱自己的孩子，可我不能 像你一样，单为孩子熬上二十年!

**方太太** (微笑)你自然不会呀!你还有一个小刘呀! **黄** **瑛** 他?(摇头不语) ……

**方太太** (猛省)哎呀，一点半啦!叫他起来上班啦!

〔刘天野呓语声：“我不上班!……”。 **方太太** 刘先生!天不早了!该上班啦!

**黄** **瑛** 您别管他!

〔刘天野声：“唔，唔，谁呀?” **方太太** 是我呀。

〔刘天野的鼾声又起。

方太太 好，我走了。你别出来了。(低声)别难过，小妹妹。 他既然还不知道这回事，就别再告诉他了，安。过一 天我再来看你。

**黄** **瑛** (突然用双手抓住她的双臂)您这就走了?(放不开 手)什么时候再看见您? ……

**方太太** 有什么事马上就来找我，我一定尽量帮你的忙。 **黄** **瑛** (点头)可我现在也想不起有什么事要麻烦您了。

**方太太** (低声)凡事都想开点。过两天带着小三到我家来玩

玩，散散心。高兴就在我家住几天。三儿真乖! **黄** **瑛** (摇头)没有那个福气了。

**方太太** 别那么说!哎呀，你看，我还是第一回看见小三儿 哩，(回顾)也没有带点东西来。(一边向外走)

**黄** **瑛** 您别客气了。谢谢您为我跑了腿。(要送她出去)



**方太太** 别送了。

〔老周奔上。左手吊着绷带。

老 周 (兴奋地)黄瑛，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方太太 哎呀，您这是怎么啦，老周?

老 周 (示左臂，笑)这个?“摩擦”的。 **方太太** 摩擦的?伤的那么重!

老 周 (笑)铁棍子跟肉“摩擦”嘛!还能不吃亏? **方太太** 怎么,跟人打架了?

老 周 您看我是打架的人?又挨狗咬了。 黄 瑛 (对方太太耳边说了一句) … …

**方太太** 噴，喷，啧，唉!这班东西!您就别卖这份报了吧!

老 周 不卖?除了打死我，断了气。(转对黄瑛)聘书，我给 带来了。

黄 瑛 (怕烫手似的)聘书?

老 周 这回我可打听清楚了，校长是位老太太，不会再上当了。 黄 瑛 (又一把抢过那份聘书，摩挲着，念着)“兹聘黄瑛先

生为本校 ……"(泪随声下) 老 周 怎么了，你?

黄 瑛 日日夜夜所盼望想念着的东西，(不断摩挲着那聘

书)终于到了我的手里了! …… 老 周 那你该快活呀!

**方太太** (扯他的衣袖，制止他)……

黄 瑛 (把聘书慎重地交还给老周)老周，你帮助我多少忙， 我感谢你。这一回可对不起你了!(掩面而泣)请谢 谢马校长 … … 。

**老** **周** (茫然) ……这是怎么回事? **方太太** 别说了，小妹妹。你休息吧。

〔刘天野在哼起京戏《秦琼卖马》了："店主东 …… " **方太太** (一把拉住老周，向外走)你来，我告诉你。……

〔黄父又出现在门外。

方太太连忙制止他进来。三人同下。

〔刘天野醉眼矇胧地哼着京戏走出房门。

**刘天野** 谁呀?……走啦? …… (走到门口，望天)倒霉的天! 永远是阴!阴!阴!人都上霉啦!(一抬头碰了尿 布，随手扯下一片，摔了)倒霉!倒霉!

〔黄瑛拭拭泪，检起尿布。 **刘天野** 水，……太太，开水!

**黄** **瑛** (平淡地)没有。

**刘天野** 饭后怎么不烧开水? **黄** **瑛** 没烧。

**刘天野** 为什么不烧? **黄** **瑛** 不知道。

**刘天野** 我要沏茶呀! **黄** **瑛** 你自己有手!

**刘天野** 什么?你说的什么?

**黄** **瑛** (忍不住了，大声叫)你自己去烧!

**刘天野** (不相信自己耳朵)我自己烧?(向她走过来，脚下被 绊于锅碗瓢盆之类)碗怎么也不洗?

黄 瑛 等你洗!

刘天野 (惊异地看着她)我洗? 黄 瑛 还有桶里的尿布…… 刘天野 也要我洗?

黄 瑛 为什么都该我洗?

刘天野 咦，今儿你是发疯了，还是怎么啦?真奇怪!

黄 瑛 我看也真奇怪!饭是大家吃的，饭菜就该我一个人 烧?碗也该我一个人洗?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尿 布就该我一个人洗?衣裳是全家人穿的，也该我 一 个人洗?你饭后要喝茶，开水也该我烧?什么都该 我做，这种道理才奇怪哩!

刘天野 唔，……你苦了?我很快活? 黄 瑛 每顿都是白干四两，还不快活?

刘天野 我喝的不是酒!我的灵魂够肮脏啦!我见不得人! 我要让自己麻木不仁!让自己变成僵尸!……我喝 的是迷魂汤!

黄 瑛 你这些牢骚我听够了!耳朵生茧啦!谁逼着你干这 个差事的!

刘天野 我要养家活口!我要养活老少三代!

黄 瑛 你别抱怨!我不用你养活!让我出去做事，你在家里

管孩子，你在家里烧茶煮饭，洗衣浆裳，我养活你们! 刘天野 这，这，这是什么话!天地间有女人去做事，男人管

孩子的?

黄 瑛 为什么不该有?

刘天野 我不会管孩子!不会烧饭!不会洗衣裳! 黄 瑛 为什么不会?

刘天野 那是女人做的事!

黄瑛胡说!女人做的事你们都不会?女人会烧饭，当厨 子的为什么都是男人!女人会做针线，当裁缝的、当 绣花匠的为什么都是男人?女人会的你们都会。把 它当做职业，你们就都抢去了!可是当着生活劳动， 你们就都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了!

**刘天野** (语塞)嗯，嗯，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可是你忘记了： 男人有一件事还是不会——不会生孩子!

**黄** **瑛** 男人为什么不会生孩子? **刘天野**那是你们女人的职业嘛! **黄** **瑛** (大怒)放屁!

**刘天野** (捏拳头)你又骂人? **黄** **瑛** 你要打架?

〔黄父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刘天野** 哦，你老人家倒是按时上班呀!

**黄** **父** (陪笑)姑少爷，我在门外侍候多时了。

**黄** **瑛** (痛苦地)你不给他钱就算了，讲什么废话?

**刘天野** 你凶什么?我也不欠谁的!(一边掏出几块钱)你老 人家……

〔黄父刚要伸手。

黄 瑛 (跳起来，打开她父亲的手)你老人家别给我丢人了! 刘天野 好!有志气!(拂袖而去)

黄 父 你看，这是何必呢?

黄 瑛 什么地方没志气?……我吃了你的闲饭了? 刘天野 (一楞)你爱怎么说，听便!(大步奔下)

〔老周迎面上。

老 周 小刘!回来!(追下)

〔孩子们都被吵醒了，一个个哭了起来。

黄瑛伏在孩子身上痛哭，拍打着他们。 黄 父 唉，阿瑛。 ……

黄瑛(痛苦地抬起头)求求你老人家，饶了你女儿吧! 黄 父 孩子，就这最后一次了。

黄 瑛 您就拿出点志气来!我一个钱也没有了 黄 父 (看见最小孩子胸前的红纸包)那是什么? 黄 瑛 (发现红纸包，打开，痛哭失声)哦 … …。

黄 父 (静静等候着。半响)是方太太给的?

黄 瑛 (抬头看着父亲)真是最后一次了，爸爸。

黄 父孩子，做爸爸的也不能再让你丢人了。… …

**黄** **瑛** (沉思有顷，把钱全给了他，坚决地)从明天起，您别 再进这个门了!——就当着你女儿死了!

**黄** **父** ( 惊)这什么话?……孩子，做爸爸的也不能来看看你?

**黄** **瑛** 别来了!来也找不到我了! **黄** **父** 孩子!你想些什么?

黄 瑛 放心!我不会寻死 ! 黄 父 你上哪儿去?

黄 瑛 别管了。 将来总会知道。 黄 父 唔。 …… (悄悄而去)

黄 瑛 (静静地思索着，脸色渐渐开朗，突然抱起最小的孩 子，嘴角上漾起笑意)三儿，跟我走。(找来一张包 袱，收拾孩子的衣物)

〔老周推刘天野上。 老 周 你在干吗?

黄 瑛 (惊喜地)哦!老周，你没有走?

老 周 (看看包袱)我走了，谁给你们劝架呀?包袱放下来。 (对刘天野使眼色，刘拎空水壶下)

黄 瑛 老周，我真待不下去了!

老 周 小刘混蛋!刚才我结结实实骂了他一顿!他哑口无 言，也后悔了。

黄 瑛 他后悔也没用。我走! 老 周 (惊)那你打算去干吗?

黄 瑛 我到方太太家去住几天，托她给我找事。 老 周 找什么事儿?

黄 瑛 我去当奶妈!

老 周 (大笑)别开玩笑了!

黄 瑛 (严肃地)老周，我说的真话，不是开玩笑。 老 周 (也认真地)那孩子怎么办?

黄 瑛 两个大的留给他们，我带三儿走!

老 周 你到别人家去当奶妈，还能带孩子去?

黄 瑛 (惊)怎么?

老 周 人家当奶妈的，是拿喂自己孩子的奶换饭吃呀!你 舍得丢下孩子?

黄 瑛 (抱紧了自己孩子)哦!哦! … …

老 周 你只知道奶妈挣的钱多，可是在有钱人家大公馆里， 有时也不免受侮辱，你想到么?

黄 瑛 (更恐怖地搂紧孩子坐下了，轻轻摇头) ……

老 周 (也找个矮凳坐下，劝慰地)黄瑛呀，暂时就甭出去乱 闯了。妇女的饭碗只有这小学教员还算干净的，别 的……

黄 瑛 (放下孩子，哀愁地)眼看聘书拿到手了，希望又幻灭了! 老 周 (不以为然)你们这些青年人，什么叫幻灭?

黄 瑛 老周呀，你说我还有希望吗?

老 周 嗨!人总有个希望!你跟小刘和和睦睦地再熬个一

年半载，等三儿大些了，我再跟马校长说说…… 黄 瑛 (又燃起一线希望)真的，老周!还有希望?

老 周 (笑)中国那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还能就没有你黄

瑛的工作?等等吧! **黄** **瑛** (点头)我等!

〔最小的孩子哭了，惊动了大孩子，也哭了。

黄 瑛 (连脚带手，哄着三个孩子)别哭了，三儿，妈妈有希 望了!(唱催眠歌)“三儿你别哭呀，妈妈有希望呀， 当了女教师呀，给你买糖糖呀”!(唱下去，自己也渐 渐入睡了)

老 周 (轻轻起身)黄瑛，……我走了，原谅小刘吧……

〔刘天野拎一壶开水上。老周制止他别出声。然后 向刘耳语，刘点头。周蹑足下。

刘天野 (蹑手蹑脚倒了一杯开水，送到黄瑛旁边，低声)阿 瑛，喝水吧。

〔黄瑛疲极入睡了。…… …-- -

黄 瑛 (呓语)我有行动的自由，我有独立的人格!我有…… **刘天野** (爱怜地)阿瑛，当心着凉! ……

**黄** **瑛** (继续)我要一个职业，我只要一个职业呀!……

**刘天野** (已取来毯子围在黄瑛身上)醒醒吧，别说梦话了! 我上班去了! ……

**—幕徐落** **·全剧完**

**雾** **重** **庆**

宋之的

人 物

林卷妤——女性，二十四岁，北平C 大学的学生，事 变后逃到南方来的。

沙大千——林卷妤的爱人，二十六岁，也是北平C 大学的 学 生 。

老艾——二十九岁， 一个没有名望的作家。

徐曼——即苔莉，二十三岁，老艾过去的爱人，林 卷妤大学一年级的同学。

万世修——二十七岁，沙大千的同乡，也是中学时代的 同 学 。

林家棣——十九岁，林卷妤的妹妹。 袁慕容——三十六岁，一个官吏。

赵肃——四十五岁，难民。

赵 氏——即二太太，四十一岁，赵肃妻。 顾客甲

顾客乙 医 生 看 护

**男** **仆** **送信人**

**第** **一** **幕**

**时** **间**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布** **景** 在重庆，有许多房子的构造，因为街道的坎坷，是颇 为别致的。特别是沿马路上，以为是三层的楼房，其 实三层楼底下，却还有两层。但又不是地下室，是由 于山势的高低建筑的。

现在在舞台上的，就是这么一间屋子。这屋子也算 是二层楼，其实是和上海弄堂房子的阁楼差不多的。 这二层楼和大街上的马路平行，因之，有一小块窗子 是开在马路边上，不时有煤灰，甚至行路人的痰吐进 来。透过那小窗，可以看见马路上急遽的行人的脚。 另外两扇窗开在屋子的左角，向着弄堂的台阶。人 们从那台阶上上下下，到马路上去，或者到底下来。 这台阶很狭，而且很暗。我们舞台上这屋子，几乎一 年到头都见不到阳光，倒是有时候，雾会从那儿辗转 地拥进来，使得本来巳经阴暗的屋子里，更显得潮 湿。——这屋子是阴暗而且潮湿的，甚至连墙上都 大胆地滴着水。

〔开幕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屋里很静，街上很杂。 夜的重庆正在活跃。屋子里没点灯，只借了路灯的

幽光显出一点儿轮廓。台阶的窗子外面，两个抬轿 子的刚刚走过，一面嘴里叨咕着他们的术语，像：“抬 头望”,“高山上”,“哦，滑的很哪”,“抬的稳吗”,“左 手，左手”,仿佛有一个人故意地走在右手，有了小小 的争执，而终于是在一句“先人啊!”的口头语里，各 自走散了。

〔一个人走进了这个黑暗而且孤寂的屋子，头发很 长，有点蓬乱，戴一副近视眼镜，穿的很坏，走路很迟 缓，但却并不萎缩，自然有一种神气。他显然是一位 熟客，看见屋子里没有人，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 上，擦了一根洋火，借了火柴的光，他周围看了一眼， 便急忙地走到电灯开关的地方，扭亮了电灯。

〔屋子里空空落落的。

〔没有床，铺盖就铺在地上。 一个皮箱躲在铺盖的后 面，开了盖，翻得乱七八糟的。惟一的点辍是一张竹 制的方桌，却只有一个矮脚的凳子，用麻绳绑了放在 一端；另一端，一只箱子竖在那里，上面且铺了点什 么,想来也是当凳子用的。

〔桌子上有几本破书，和碗、筷等堆在一起。 〔一个女人跟了进来。

**赵** **氏** (吃惊地)啊……你? **老** **艾** 我姓艾，常常来的!

赵 氏 我还以为林小姐回来了呢! 老艾我没有想到他们全不在家。

赵 氏 林小姐是下午才出门的。(仿佛讲着一件秘密似的) 一位坐汽车的小姐来看过她呢!

老 艾 坐汽车的?!(他略微想了一想)

赵 氏 顶体面的小姐! 老 艾 唔 !

赵 氏 (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这是林小姐的信。 老 艾 请你放在桌子上吧!

赵 氏 (殷勤地)您要是渴了，楼下茶炉上有开水。 老 艾 谢谢你。

〔赵氏把信放在桌子上，觉得无话可说，预备走了。 林卷妤回来了。

**林卷妤** (显然是跑了很多的路，兴奋，却不免有点儿疲乏)老

艾!

老 艾 回来了!

赵 氏 (急忙地)林小姐，您的信!

林卷妤 谢谢你，二太太。(把信拆开来读，但是读到中间，仿 佛很不高兴)真见他的鬼了……哦，二太太，坐吧! (依旧读信)

赵 氏 坐不住哇，里里外外，就有我一个人，哪儿还有坐的 工夫呢!林小姐，是家信吗?

林卷妤 现在哪儿还有家信呢!(对老艾)家棣的信。(递了

一页在老艾手里) 老 艾 唔 !

赵 氏 (搭讪着)这年头哇，真是作孽!像小少爷，活蹦乱跳

的，说声病，怎么就死咧! **林卷妤** (随口答应)死了倒好!

赵 氏 你可不能这么说，年轻轻的，心总要往开里想。死了

一个，就会生两个的!

**林卷妤** 再生吗?我倒也不想了!

**赵** **氏** 瞎，总是前生欠了他的债，这辈子来讨了!

**林卷妤** 倒是亏了你们赵先生，也跟着忙了这两天! ……

**赵** **氏** 快别这么说，林小姐，都在逃难，难得碰见同乡，又住

在一块儿，这也是缘分。要不是打仗，你们在北平念 大学念得好好的，怕一辈子也碰不到呢!

林卷妤 总以为带到四川，他这条小命可以保住了。谁晓得 又水土不服，空气也坏，住的地方又不干净——早晓 得这样，在退出南京的时候，也像别人似的，丢在大 江里倒干净。

赵 氏 真是末脚年，在数的难逃了。林小姐，您前几天说的

那个小饭馆，什么时候开张啊? 老 艾 (抬起头来)要开张了吗?

**林卷妤** 哪儿能这么快，房子还没有看妥呢!(把最后一页信

也递给老艾) 〔老艾读信。

**林卷妤** 你看大千这个人，可是该死!准又是他写了信，跟妹 妹发牢骚了!

**老** **艾** 她信上说要到四川来了呢! **林卷妤** 来受训的。

**老** **艾** 这个小妹妹，比我们老大哥强多了!

**赵** **氏** 您要是真开小饭馆，反正都得用人，我跟我那当家

的，去给您跑堂，掌灶，倒刚好合适。 **林卷妤** 哪里，你二太太这么好福气!

赵 氏 得了吧，林小姐，您东家子不知道西家的事，我这个 罪可受够了。说起来呢，我们先生是他亲哥哥，我还 算他的嫂子。可是您看我里里外外，忙的还像个人 啊!洗衣服，烧饭，连尿罐都得我去倒哇!

**林卷妤** 哪儿，到底是住在亲弟兄的家里!

**赵** **氏** 亲弟兄，自个儿要没本事，连亲爹都靠不住的! **林卷妤** 赵先生为什么不找个事做呢?

**赵** **氏** 他呀，在家乡办教育，已经做了科长了，倒也满走时 的。谁知道逃到这儿来，东碰一鼻子灰，西碰一鼻子 灰，今天推明天，明夫推后天，就这么捱下了。所以 我想，这种年月，有什么法子呢，跑堂、掌灶也是人干 的，总比吃碗闲饭强。人哪，到了什么地步，就得说 什么话!

〔楼下一个女人怪声怪气地叫：“二嫂，二嫂!”

赵 氏 (没好气地)来了!您看这不是又吼叫了!一时一刻

也离不开我。 〔赵肃急上。

赵 肃 (向赵氏)叫你咧! 赵 氏 耳朵倒尖!

赵 肃 怎么?

赵 氏 不管是猫叫，还是狗叫，你总听得见。耳朵那么尖， 有什么用啊!

〔楼下又怪声怪气地喊：“二嫂，快来呀!” 赵 氏 来咧!又不是催生，要这么急干嘛!(下) 赵 肃 (目送赵氏下，摇头)真是丢人现世!

〔赵氏突然上。

赵 氏 我怎么丢人现世?我怎么丢人现世了?你说!你 说!

赵 肃 (瞠目半晌)你看你这个样子吧!

赵 氏 你的样子好!你的样子好!自个儿没长本事，养不

活老婆、孩子，倒说我丢人现世了!(气嘟嘟地下。)

**赵** **肃** (叹了一口长气)瞎!(坐下)

**林卷妤** (马上警告)当心，那凳子腿是坏的!

**赵** **肃** (站起来，端详了一会)绑了麻绳，不要紧，不要紧!

(又坐下) **老** **艾** 大千呢?

**林卷妤** 他……(看看有赵肃在坐，又把话咽了下去)还不是

那一套!

**赵** **肃** 这 位 是…… 林卷妤 艾先生!

赵 肃 艾先生，久仰，久仰!

林卷妤 (介绍着)这是同院的赵先生!

赵 肃 (搭讪着)艾先生，看报没有?

老 艾 ：方才站在街角，看了一下大标题。 赵 肃 怎么说?

老 艾 也没什么,这些日子仿佛倒沉寂起来了。 赵 肃 就是这沉寂里头，才有文章呢!

林卷妤 啊?!

赵 肃 街上的谣言很多，听说是英大使就要来了! 老 艾 干什么?

赵 肃 (用着讲秘密的口气)调解，说是要和呢! 林卷妤 (嘲讽地)又是茶馆里听来的吗?

赵 肃 茶馆里的消息，比报纸灵通多了! 老艾(没好脸色地)那才怪呢!

赵 肃 条件据说已相当接近了。东三省租借三十年，敌人

无条件地退兵，双方都不赔款。 林卷妤 怕没这么方便吧!

赵 肃 真的!是日本人提的条件。现在只差着一点，说是

前方的军事将领不答应，他们是想把日本人赶到海 里去的!

老 艾 唔 !

赵 肃 艾先生，你以为怎么样?我看是和了也好。第一呢， 武汉、广州都失掉了，再打也没有趣味；第二，凭良心

讲，条件也不算苛刻；第三……第三…… 老 艾 据我看，这都是梦想!

赵 肃 怎么梦想?千真万确!鬼子也支持不了了。第 一 是 游击队就叫他受不了，我们家乡那小地方，也起了游 击队了。上个月，家乡的一个把兄弟写信来，说他做 了司令了。他希望我回去帮他的忙。那自然哪，我 早先在地方上办教育，很有点儿力量，我要是回去准 保有办法。可是第一，路途遥远，这笔旅费难筹；第 二，孩子、老婆丢在四川也不放心；第三……第三



**林卷妤** 第三又怕有危险，是不是?赵先生!

赵 肃 哪里，哪里，哈哈哈!所以我想还是在四川找点小事 将就将就算了。

〔楼下又是那女人怪声怪气地叫：“二伯，二伯!”

赵 肃 (急站起)真是钉屁虫，连一会儿都不放松的!来咧! 来咧!(走到门口碰见了万世修)

〔万世修上。万世修虽然也还年轻，可已经蓄了小 胡，穿长袍马褂，走起路来，像个小绅士似的。

赵 肃 你找谁?

万世修 我找姓沙的。

赵 肃 沙太太，朋友找!(下) 林卷妤 (迎了两步)啊，老万!

万世修 (满面春风)少见，少见!哈，老艾!(急忙跑上前握 手 )

老 艾 (冷冷地望着赵肃下场的地方)真是个宝贝! 万世修 宝贝?

林卷妤 他是讲那个姓赵的，其实人倒还好的!

老 艾 坏就坏在这“还好”上，不坏也不好；索性坏出个样儿 来，倒也容易甄别了!

万世修 (快活地笑)哈哈哈!老艾真行，不愧人家都管你叫

艾撅子!这两天看报没有? 〔老艾不语。

林卷妤 也在茶馆里听到了什么消息吗?

万世修 我现在住在重庆大饭店，好久不坐茶馆了。 林卷妤 重庆大饭店?

万世修 三○三号!(从袖中拿出一卷报来)这是我登的广 告。

林卷妤 干 嘛 ? \_

万世修 你看哪，这儿，这儿!

林卷妤 (读)“活神仙万世修批命论相!”(奇怪地望着万世 修)

万世修 活神仙是我的别号!

老 艾 你怎么会是活神仙?

万世修 马马虎虎，认真干嘛呢!

林卷妤 ( 读 )“预告：敌机今日不来!”

万世修 这是我的一点小噱头，显点本领给人家看的；就像唱 戏的似的，还没亮相，老来句倒板，吊吊观众的胃口!

林卷妤 (诚恳，却不免有点忧伤)你怎么想到了这一行呢? 万世修 一句话，要吃饭!

**林卷妤** 难道我们为了要吃饭才活着吗? **万世修** 可是不吃饭也活不了哇!小姐! **老** **艾** 吃饭并不是目的!

万世修 我也晓得这不是目的。可是我文不能执笔，武不能 端枪；抗日固然没份，救国也需要才学，心里一烦， 得，给人看看相，吃碗现成饭得了，好在是大家还需 要 。

老 艾 谁需要?

**万世修** 自然是你不需要，我也不需要。有人需要。比方想 升官的，想发财的，想恋爱的，想谋事的，丢了钱的， 丢了人的，想爹妈的，想子女的，想老婆的，想男人 的，就都需要。逃难到重庆，想碰运气的多得很呢! 比方卷好，不就计划着开小饭馆吗?

林卷妤 我是不想碰运气的。我想，既然逃到重庆来了，就不 能这么白瞪着两眼闲着，总要想法子活下去。要是 生活不成问题，就该做点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工 作。

**万世修** 这是你的理想。我呢，头脑简单，也没有什么希望。

既不像你似的，想做更有意义的工作；也比不得老 艾，可以到前方去搜集材料，写文章，我诚心诚意地 敬祝你们成功!也诚心诚意地请你们两位帮帮我的 忙 !

**林卷妤**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呢?

**万世修** 听我说呀，我的看相，有个规矩。起课一元，看相三 元，细批八字另议；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两 点至五点，五个钟头，只相二十号，多一个不相，过了 钟点不相。头三天，我想请老同学们都去给我捧场!

**林卷妤** 我是不要看命的，况且也没有钱!

**万世修** 又不要你看相，也不要你花钱，只要你给我捧捧场。

头三天，二十号有多没少，叫人家看看热闹。

**老** **艾** 这种骗人的事，我不干!

**万世修** 又来了，老艾，这种年头，何必认真呢!秦叔宝那么 英雄，困在济南城里，也不得不受店小二的欺负，何 况我们!比方说徐受吧 ……

**林卷妤** 徐曼?

**万世修** 对咧，我们的老同学徐曼，现在改了名字，叫做苔莉 小姐了。你想，她当初死了爹妈，要是像你这么认 真，这世界还有她的份?怕早就饿死了!

老艾算了吧，算了吧!

**万世修** 幸亏她想的开，摇身一变，马上就是上海的名舞女， 四川的交际花。现在跟袁主任打的火热，出入都是 汽车呢!(看看情形不对)哦，对不起，提起徐曼，伤 了你的心了。

**老** **艾** (冷笑)哼!

**万世修** 那么,一定捧场!我要走了，大千回来，替我约一下 吧。再见，不送，不送!

**林卷妤** (送了两步)再见! 〔 万世修下 。

**林卷妤** (温柔地)老艾，你 比方说，有时候也还想到徐曼 吗 ?

老艾不，早忘了!

林卷妤 (半晌)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老 艾 我 ? 唔 !

林卷妤 我想她就不会。她要看见你病成这个样子，不晓得

会怎么伤心呢! 老 艾 卷 妤 !

〔林卷好无语。

**老** **艾** 不提她吧，隔了这几年，大家都变了。怎么,大千还 不回来?

**林卷妤** 准又是去办磕头外交了!磕来磕去，结果是 一 个铜 板也磕不来。他近来牢骚多的很，考空军没考上，孩

子又死了，又没有钱，又没事情做…… 〔沙大千上。

**林卷妤** 嗬，外交家回来了，老万刚刚走!

**沙大千** 我在门口碰到了，这家伙，又在捣鬼! **林卷妤** 怎么样?外交家?

**沙大千** (从怀里掏出两毛钱另十个铜板)两毛钱另十个铜 板!(哗啷一声，抛在桌子上)

**林卷妤** (在沙大千一下子坐下去的时候，她警誡地喊)当心! 椅子腿!

〔沙大千摇了几摇，又站起来了。

**林卷妤** (埋怨地)你看，老是这么大手大脚的! **沙大千** (抓起桌子上的信)信?谁的?

**林卷妤** 你还问呢!

**沙大千** 哦，是家棣的!

**林卷妤** 是家棣的!——大千，你写信给她的时候，讲了些什 么鬼话?

**沙大千** (忙着在读信)没什么 ……没什么 ……

**林卷妤** 没什么?不见得!准是又发牢骚，说是快活不下去 了!

**沙大千** (随口答着)我不过是告诉她，逃到后方来，倒更气闷

了!

林卷妤 这已经够了。你准是告诉她，我们住的怎么坏，吃的 怎么坏，也没有适宜的工作做，除了逛马路，就在屋 子里叹气；老艾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了，他没有好的 营养 ……

沙大千 (抬起头来)老嘀咕，老嘀咕，倒像你看过似的，你又 犯了嘀咕的病了!

**林卷妤** (激动地)还有，在你写信的时候，孩子不是好好的

吗?你怎么倒咒他死了呢? **沙大千** 我，没有!

**林卷妤** 那家棣怎么就晓得孩子会死呢?

**沙大千** (想了半天)哦，那是她把我的牢骚当成真话了。我 写到我们这穷困的生活，就信口写了几句，我说：“我 的身体慢慢瘦下去了，卷好也病得很严重。”——那

时候你正伤风—— “小孩子怕快死了!” **林卷妤**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沙大千** 没有意思，不过文章做到那里，就不得不渲染一下，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谁叫她认真呢!

**林卷妤** 你什么不好说，怎么咒孩子死?现在孩子当真死了， 你总称心如愿了吧?

老 艾 算了吧!卷好，事情已经做了，说有什么用呢!

林卷妤 不，老艾，事是很小，可是影响很大。家棣那孩子不 晓得怎么想呢!看她来信的口气，仿佛很悲观。你 想，她在前方，工作得好好的，我们留在后方，不能鼓 励她，帮助她，反而去向她浇冷水，这应该的吗?

**沙大千** 要是能够，我很想给她浇盆热水。我很想告诉她，我 们生活的都很好，完全陶醉在抗战的激流里了，叫她

高兴高兴。可是不能够!事实不是那样子，事实是 我们在受苦!

**林卷妤** 在当初喊打的时候，你就该准备吃苦的。 **沙大千** 我可不像你，想的那么长远!

**林卷妤** 那你——你以为我们只要随随便便地一打，就能够 胜利了吗?当初喊打的时候，比谁都起劲，恨不得拿 性命拚了；现在才一交手，才尝到点苦头，其实是也 没冻着，也没饿着，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叫苦了!

沙大千 好了，好了，好在家棣快来了，她这就可以看见，我是 说了谎，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很快乐。我们住着五层 楼的洋房，夏天有电风扇，冬天有暖气管，连随便一 条小凳子，都安了弹簧，一坐下去，颤儿颤儿，连墙壁

上都开着自来水管，每天还可以洗冲水澡呢! 老 艾 哈哈哈!

林卷妤 (想讲什么,终于止住了)缺德!

老 艾 (显然是居于调解人地位)大千，告诉你一个消息，卷 妤现在已经不是四行孤军，有了帮手了!

沙大千 什么?

老 艾 她那小饭馆，居然有了同志了! 沙大千 啊!

老 艾 方才你们那位二太太说，她愿意掌灶，她的男人可以 跑堂呢!

**沙大千** 废话!

**林卷妤** 为什么是废话?我方才出去走了 一趟，相准了 一 间 门面，价钱很便宜。只要十五块钱，摆三张台面，还 很宽绰的。附近有两个机关，一个学校，将来主顾是 少不了的!

老 艾 (故意在鼓励她)要干就得快，要不，人家要抢先了! 林卷妤 是呀!我顺便又到旧货店里去走了走，问问动用家

私的价钱，可贵的了不得，比战前要高一倍。你们看 …… (从怀里掏出一张单子来)

老 艾 吓，这么一大堆! 沙大千 你像真的似的!

林卷妤 还会是假的?总要活下去呀。依你说，另外还有什 么法子?事情是很多，可没有你我的份。摆香烟摊 吧，没什么发展；街上去卖报呢，也养不活两张嘴；去 抬轿子吧，你又没力气，想来想去，只有开小饭馆，倒 还合适。我掌灶，你跑堂，老艾记账。你这个跑堂的 不晓得怎么样，我这个掌灶的，做点儿北方面食，倒

有把握的!

**沙大千** 得了吧，你……

**林卷妤** 怎么,是想着这跑堂的差使，侮辱了你那大学生的身 份吗?

**沙大千** 好了，老艾，人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是脱掉

长衫，马上发财了。恭喜，恭喜!发财，发财! **林卷妤** (不满地)无聊!

**老** **艾** 卷好，你算的可真周密!

**林卷妤** 想想看，还有什么要添制的?本来呢，桌椅最好是藤 制的，倒别致；木质的也好，还大方，可是都很贵。竹 子的虽然小气点，价钱便宜多了， 一张桌子，也只有 一块二毛钱，三张不过才三块六。碟、碗这些东西， 细花的顶好，金边的次一点，蓝边的更次一点，我选 了蓝边的。

沙大千 你忘了，还有四川本地货，顶便宜咧!

林卷妤 去你的吧!

沙大千 你这计划，样样都好，就只一样，还差着一点! 林卷妤 怎么?

沙大千 差着点钱，没钱，中什么用? 林卷妤 唔!

沙大千 多少伟大的计划，都为了这个钱，办不成功，只好拉 倒了!

林卷妤 你呀，专门给人家浇冷水!

沙大千 我不过是喜欢说老实话罢了! 林卷妤 可惜这次却浇错地方了!

沙大千 但愿浇错了地方。那么现在是两毛钱另十个铜板，

大计划搁在一边，先想法喂饱肚子再说吧。

林卷妤 老艾，这两毛钱给你! 老 艾 怎么?

林卷妤 你是病人，应该吃好的。对门那个小饭馆，牛肉面一

毛钱一碗，吃两碗，不给小账，两毛钱刚刚合适。 老 艾 可是你们呢?

沙大千大概要等着她那小饭馆开张了!

林卷妤 别瞎扯!我们十个铜板买几个烧饼，也将就了! 〔沙大千话冲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老 艾 不，卷好，还是大家一起吃吧。我这两天胃口不好， 也怕油腻。

林卷妤 客气什么呀!你这傻瓜，真以为他会饿着吗?我们 这位少爷呀，少吃一口，就要吵翻天的!

沙大千 问题倒不在少吃 一 口，或者两口，是在乎明天怎么

办!明天，大家研究研究吧! 林卷妤 明天自然有明天的法子!

沙大千 什么法子!我是已经山穷水尽了。方才到老沈那儿 去，以为总可以对付三块四块的，谁晓得他见面先哭 穷，也就堵住我的嘴了。上午碰到——碰到一个人， 看样子倒许有点油水，可是跟她那种人开口，我自己 先就害臊!

**林卷妤** 什么人?

**沙大千** 倒也是一个熟人，——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林卷妤** 大千! **沙大千** 唔!

**林卷妤** 到我们的铺上去，枕头底下，一个小花布包，包里面， 有我一件白小褂，在白小褂的口袋里……

**沙大千** (急忙地)什么?! **林卷妤** 你去看哪!

**沙大千** (急跑去，蹲下，半天，吃惊地)什么……什么…… **林卷妤** 怎么样?

**沙大千** 钱!五十块呀!(兴奋地)老艾，我们发财了! 〔 老艾不语 。

**林卷妤** (向老艾)现在你总放心了吧?

**沙大千** (兴奋以后，渐归平静，有不愉之色)哪儿来的? **林卷妤** 天上掉下来的!

**沙大千** 我们天天啃大饼，像《水浒传》上的李逵似的，嘴里很 快淡出鸟来了，你却偷偷地留下五十块!我晓都不 晓得，还没命地磕头，看脸子，心里打鼓，你……

林卷妤 得了吧!我又没比你多吃半颗米粒!要不是我 一 路 上积下来，由着你的性子花光，你心里的鼓，怕打的 更响了!我这个钱是留下开小饭馆的!

沙大千 开小饭馆，再说吧!老艾，先提出一块来，作为罚金，

我跟你喝酒去，怎么样?

**老** **艾** 我还有什么说的! **林卷妤** 又来了!

**沙大千** 老艾也贊成的!

**林卷妤** 别又拿着老艾做招牌，你说自己是个馋猫，倒干脆 点 !

沙大千 其实开小饭馆，你这点钱还是不够的!我看你方才 开的那个单子，就得二三十块；再加上房租，油、盐、 酱、醋、茶、米、菜、洋白面，总得个百儿八十的；况且 你那单子上，还漏掉很多，比方茶壶、茶碗，你就没打 在里面。客人来了，等莱就得先喝茶，没茶喝，我这 个堂馆——四川馆子叫做么师的，准得挨揍!别看 我不赞成你这个大事业，我可是到处留心。

**林卷妤** (没奈何地)死鬼!

**沙大千** 如何?这盆冷水浇的是地方?

**林卷妤** 看你有了钱，话也多起来了!什么事情要都已经舒 舒贴贴的，还用得着什么努力呀!我们要在困难里 面求生存，在没有办法里想办法!

沙大千 我的办法就是去喝酒!

林卷妤 不，大千，讲正经话，老这么坐吃山空，怎么得了呢! 不说是饿肚子吧，闲也要闲出毛病来了。我想你、 我、老艾，都不是没用的人，要是不愁生活，还怕没工 作做吗?既然不到前方去，在后方也要对抗战尽点 力量。像目前这个样子，不晓得你怎么样，我是觉得 害臊的。我早就想到儿童保育会或者伤兵医院去服 务。要是小饭馆开了张，只要够吃的，我们不是还有 许多时间，去替国家出力吗?

沙大千 话是不错，可是开小饭馆，也要内行啊。老艾没学过 会计，你也没学过烹饪，至于我，从小是人伺候我，我 就没伺候过人!当茶房，也要有训练的!

**林卷妤** 又没有了不得的排场，这点儿事我们都对付不了吗? 重庆的人，一天多一天，主顾是少不了的，我担保一 定会赚钱!

**沙大千** 那么,你的意思……

**林卷妤** 马上着手进行!

**老** **艾** 我想也不妨试试，赔是不会赔的，万一赚了钱……

**林卷妤** 起码老艾的身体可以保养保养!

**老** **艾** 哈哈哈!不过有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万一要赚了 钱，不要为了钱，忘了工作就好了!

**林卷妤** 这是你的过虑，难道我们毕生都要开小饭馆吗?

**沙大千** 好了，就这样办。为了预祝我们的成功，提一块钱去 买酒，先来一个庆功宴，如何?

**老** **艾** 我去!

**沙大千** 自然是我去!

**林卷妤** 我赞成老艾去，要是你去，又要被人家捉大头了!

**沙大千** 好了，两毛钱的酒，一毛钱的花生米，两毛钱的酱牛 肉，三碗面，剩下买大饼好了。

老 艾 好吧。(下)

〔两个人都很兴奋，林卷妤开始快活地哼着一个流行 的救亡歌曲，沙大千和着她。

沙大千 卷好，鞋子破了!

林卷妤 赚了钱，就可以买新的! 沙大千什么?

林卷妤 我说是赚了钱 ……

〔两人都不免相视着，大笑起来了。

林卷妤 呵，大千你方才讲了半句话，到底碰见谁了?

沙大千 碰见了鬼! 林卷妤 谁 ?

沙大千 徐曼，你说怪不怪? 林卷妤 倒巧得很。

沙大千 方才因为老艾在这儿，我没好意思讲。她神气得很， 打扮得妖形怪状的，问我住的地方，我告诉了她，现

在想想倒后悔了。 林卷妤 为什么?

沙大千 自从她悄悄地退了学以后，这几年，我倒常常想着 她。我一向不知道她做些什么,问老艾，老艾也不肯

讲。卷好，你猜怎么样? 林卷妤 怎么?

沙大千 她原来做了野鸡了! 林卷妤 老爱这么刻薄人!

沙大千 真的!方才在老沈那儿，我才知道的。这几年她生

活很堕落，想不到一个人，说变就变得这个样子! 林卷妤 其实徐曼也可怜得很!

沙大千 可怜?得了吧!一个人要不长进，是用不着可怜的!

林卷妤 大千! 沙大千 唔 !

林卷妤 你真以为是这样吗? 沙大千 我是嫉恶如仇的!

林卷妤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有个原因。徐曼要不是死了爹 妈，生活没办法，现在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在大学里 念书，摆架子，装小姐吗?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

在这种情形下，有什么法子呢?况且徐曼，弟弟、妹 妹们一大堆，都要她负担的!

**沙大千** 晓得了，你是她的好朋友，自然会为她辩护的。 **林卷妤** 你难道……

**沙大千** 我只觉得肉麻!

**林卷妤** 大千! **沙大千** 唔 !

**林卷妤** (半晌)没什么!

**沙大千** 老这么吞吞吐吐的!

〔门外一个清脆的声音：“卷妤姐姐!” **林卷妤** (惊惶地)谁呀?

〔徐曼——即苔莉，一个装扮入时的女性上。 **苔** **莉** 我 !

**林卷妤** 徐 —— 曼—

**苔** **莉** 卷好姐姐，我又来了，你不奇怪吗? **林卷妤** 我 … …

**沙大千** 你已经来过了?

**苔** **莉** 大千，你不晓得，碰见了你，我真高兴死了!和你分 手以后，我马上就跑来了，那时候你还没回来呢!

**沙大千** (责难地)怎么,你来过一趟了?卷妤 …… 〔林卷妤无语。

苔 莉 卷妤姐姐，我只能耽搁一会儿，我旁的地方还有应 酬，方才因为身上不方便，我很难过，我特别叫车子 弯了一弯，又给你带来……

林卷妤 (急忙地)大千，你看楼下有开水没有?

苔 莉 不，卷好，你倒跟我客气了，我现在又带来了五十块。 林卷妤 (无力地)徐曼 ……

**苔** **莉** 要是这还不够，我再去想法子。这两天我可巧也很 紧，等开了张，我一定……

**沙大千** (严肃地)苔莉小姐! **苔** **莉** 怎 么 ?

**沙大千** 你是不是说，你方才已经借了五十块钱给卷好了? **苔** **莉** 不，大千，不是借，怎么还要用这个“借”字呢?

**沙大千** 卷好!

〔林卷妤无语。

**沙大千** )原来你辛辛苦苦一路上积下的钱，倒存在苔莉小姐

的皮包里吗? **苔** **莉** 怎么?大千!

沙大千 这是你的五十块，拿去!我沙大千现在虽然落魄了， 可无论如何，也不要这不清不白的钱!

**林卷妤** 大千!

〔苔莉无语。

沙大千 我并且希望我们以后少见面。我方才正在说，把地

址告诉你，我非常后悔。 **林卷妤** 大千你难道忘了 … …

**沙大千** 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我心里是有数目的! **林卷妤** 大千，那已经少……

**苔** **莉** (低头无语，但无意中却发现了那叠钞票少了一块)

沙先生，你错了，这不是五十块，这是四十九块! **沙大千** 啊——这是 ……

苔 莉 准是我方才一时粗心，少放了一块，我现在补上这一 块，一共一百元放在这儿。我叫你知道，我这个不清 不白的人，有时候也还需要朋友的!卷妤姐姐，再 见!(下)

沙大千 (半晌)走了，她走了，就这么走了…… [林卷妤无语。

沙大千 卷好，你做的是什么事啊!

林卷妤 问你，我们是人，徐曼也是人。徐曼的钱上没有血， 她没有杀过人，你这种样子摆给谁看呢?

沙大千(坚决地)还她! 林卷妤 (反讥地)还她! 沙大千 (软弱地)还她!

〔老艾持酒、肉、面等物品上，看见两个人都吸着嘴， 不觉吃了一惊。

老 艾(半晌)方才我看见一个女人，从我们这儿出去了，看

样子像……那是谁?

沙大千 一 个不相干的女人 … …

**——幕落——**

**第** **二** **幕**

**时** **间** 第一幕后五个月，初春。

**布** **景** 七七小饭馆的一个角落，虽然是个角落，可是灶披间 和饭座都可以看见。舞台被隔成两部。右后部是灶 披间，可见锅灶，生着旺盛的煤火，有蔬菜、肉类挂在 锅灶的顶空。有门通饭座，中间隔了一层板墙，墙上 挂了一副对联：是“吃饭不忘救国”,“饮酒常思杀 敌!”上款：“七七小饭馆开幕志禧”,下款：“同学弟万 世修敬贺”。墙下是账桌，上有算盘、笔、墨、账簿之 类。台上只看得到一张饭桌，其余的饭桌都隐在台 后。左侧，有楼梯，从那儿上楼，是雅座。

〔开幕的时候正是一点钟左右，小饭店里非常拥挤。 林卷妤青布包头，白布围裙，亲自当炉。赵氏在一旁 做她的助手。老艾在账桌上忙着写账。沙大千、赵 肃跑上跑下忙成一团。人语嘈杂，锅勺乱响，顾客 甲、乙以筷子敲碗，在哼着什么歌曲。

〔沙大千端着一盘菜登楼。

赵 肃 (直着脖子喊)榨菜炒肉丝，菠菜豆腐汤，吃快呀! 〔老艾打着算盘珠。

〔林卷妤正把锅里的菜盛入盘里。 〔台后的声音：“堂馆，算账!”

**赵** **肃** (急忙地)来咧，来咧!(端起那盘菜下)

**顾客甲** (在赵肃的背后)菜快点!现在的重庆，真是不得了，

就以这个小饭馆来说吧，天天挤得水泄不通! **顾客乙** 听说这几个月，也很赚了几个钱呢!

**顾客甲** 赚钱，当然，困难期间，只要肯卖力气，昧良心，发财

还不容易吗?你瞧那女的——(指林卷好) **林卷妤** (又一个菜下锅了)二太太，醋!

**赵** **氏** 哎呀，醋杀锅了，放点糖吧! 〔林卷妤无语。

赵 肃 (直奔账桌)一块二毛四，小账三毛哇! 赵 氏 谢 谢 !

〔老艾记账。

〔沙大千自楼上下。

**顾客乙** (呆了一会)倒还体面!

**顾客甲** 听说还是个大学生呢!———

〔顾客乙摇头。

**顾客甲** 茶房，报纸拿来!

**沙大千** (至灶披间)家常饼快点! **林卷妤** 去买醋吧!

**沙大千** 饭座谁招呼?

**顾客乙** (生气地)茶房，报纸!报纸! **赵** **肃** (急忙地)来咧，来咧!

〔顾客甲、乙看报纸。

**沙大千** (回到账桌上来)老艾，账结清了没有? 老 艾 差不多了， 一共是四千七百左右。

沙大千 有这么多!

老 艾 你看怪不怪!

沙大千 (翻账簿)才五个月，真不得了，怪不得人人都想改行

做生意了!

〔赵肃端菜过。

**顾客甲** (拍桌子)他妈的汪精卫居然到东京去了——喂， 菜!——真不要脸!

赵 肃 (回过头来)先生，要菜可以，别骂人哪! **顾客乙** (没好气地)菜快点，等了快一个钟头了! **赵** **肃** 那也用不着骂呀!大家都是文明人!

**顾客甲** (把报纸一摔)你是他妈的汪精卫吗?

赵 肃 你才是呢!

**顾客甲** (吵起来)什么,你说!

**赵** **肃** 第一，你骂人不应带脏字；第二，大家都是知识分子， 都在逃难，就有个照应不到，也用不着骂；第三，……

**顾客乙** 什么第三?

**沙大千** (赶过来)什么,老赵?

赵 肃 (理直气壮地)他骂我是汪精卫，我又没到汽油库去 放火，也没替日本人打信号枪，我怎么是汪精卫了?

顾客甲 (不服软地)骂你?又怎么样?

沙大千 得咧，得咧，先生!何必跟下人治气呢! 赵 肃 (火咧)我是下人?

顾客乙 再讲话—-- 顾客甲 揍你!

赵 肃 你揍个样看看，你揍个样看看!

〔顾客甲伸过手来，但却被沙大千按下了。 沙大千 你想干嘛?

·131·



**顾客甲** 你想干嘛? 〔 两人瞪眼 。

**林卷妤** (急跑出)怎么咧?王先生，有话好讲，怎么动起手来 咧!

顾客乙 (显然是一个喜欢讲理的人)我们已经等了这半天 了，到现在饭还没影子。大家都是有公事的，要是误 了公事，谁负责任?

**沙大千**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真要认真办公，也不会到

饭馆来放赖了! **林卷妤** 大千!

**顾客甲** 你讲话，还是放屁! **沙大千** 我要打人!

**顾客乙** 揍 !

**老** **艾** (不便劝阻，也并未助威)这何必呢，这何必呢! 〔两人方欲交手，苔莉和袁慕容上。

〔袁慕容，仪表堂堂，有绅士的风度，惯常有一种微

笑，但是自然的，有着一种傲凌一切的气概。 苔 莉 怎么着，交起手咧!

**袁慕容** (点点头，微笑着)那不是俊卿吗? **顾客乙** (恭敬地)袁主任!

〔战局自然而然地松懈了。

**袁慕容** (用着和解的口吻)怎么,吃饭倒打起仗来了!真是 “饮酒不忘杀敌”了!

**林卷妤** 袁先生给劝劝吧，总是我们没招呼到!

**袁慕容** 用不着劝，都是熟人，真要打到警察局去，三头对案，

都不好看! **顾客乙** 是，主任!

**袁慕容** 那么,大家握握手，交个朋友吧! **沙大千** (生气地)我不握手!(走开几步)

**林卷妤** 老是这种鬼相!

**袁慕容** (细声地 一 笑)哈哈!

**顾客乙** 用不着了，主任，坐坐吧!(和顾客甲相率下)

〔战事结束，又趋平静。 **林卷妤** 叫袁先生看着笑话!

**袁慕容** 没什么,人都是勇于私愤的。坐车子，吃饭，住旅馆，

总爱找岔吵架，恨不得拚了性命；轮到和外国人打， 就都躲的不见面了!

**林卷妤** 苔莉，陪袁先生楼上坐吧，等一会清静了 … …

**袁慕容** (用一种亲切的开玩笑的口吻)没关系，您请公忙吧!

〔林卷妤笑着跑入灶披间。 一切恢复常态。 [赵肃和沙大千又忙着跑上跑下。

**苔** **莉** **老艾!**

〔老艾有意地不理。

苔 莉 老艾!你瞧一个苍蝇!

〔老艾抬起头来。

**苔** **莉** 飞啦——(跑入灶间)卷妤姐姐!

**袁慕容** (和老艾攀谈)艾先生，最近有什么大作没有? **老** **艾** (苦笑)还作呢，头都快要炸开了!

**袁慕容** 哦!我倒忘了，前几天我介绍的那位医生，来过没 有?

**老** **艾** 来是来过了。

**袁慕容** 怎么说?这医生倒是全重庆有名的。

**老** **艾** 说要到院里去照爱克斯光，我还没有去。

〔有客人下楼。

〔赵肃至账桌前算账。 苔 莉 怎么就吵起来了?

**林卷妤** (一面工作着)这还不是家常便饭吗?

苔 莉 卷妤姐姐，我告诉你一件事。 **林卷妤** 哦 !

**苔** **莉** 我偶然和老袁谈到你们的情形，他非常同情。他说 他在交通界有朋友，大成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他

的老表，要是你们愿意作运输生意，他可以无条件地 帮 忙 。

**林卷妤** (冷冷地)再说吧。

**苔** **莉** (性急地)怎么再说!货从香港运到重庆，起码一倍 以上的利息 … …

**林卷妤** 苔莉，我原来并没有意思作生意的。这小饭馆，过两

天，我都想停掉了! **苔** **莉** 怎么?

**林卷妤** 吃苦受气倒没什么,这样下去，我人都要变成僵尸 了。原来本打算借此维持生活，不错，生活是维持住 了，可是一点时间也没有，连书都没工夫读了，并且

——你看，菜炒焦了!

赵 肃 (直着脖子喊)小账一毛!

苔 莉 (正在出神，不免吃了一惊)死人! 袁慕容 卷妤可真是个奇怪的人!

老 艾 唔!

袁慕容 你们都是老同学吧? 老 艾 从小就同学。

袁慕容 难得。我很讨厌现在这些青年，在大学里念了几天 书，就像世界上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了，一点能力也

没有，却什么都瞧不起，仿佛国民政府的主席，都得 请他去做似的!

**老** **艾** 其实这样的青年，也很少了!

**袁慕容** 不，很多!理想太高，不务实际，像卷好这样子，袖子 一挽，说干就干，实在是很难得的!

**老** **艾** (摇头)也总要干的有点道理 …… 〔沙大千从楼上下来，至账桌交账。

**苔** **莉** 卷好姐姐，家棣从到重庆以后，怎么老不见面哪? **林卷妤** 她在受训呢!

**苔** **莉** 受什么训啦?

**林卷妤** 关于妇女工作的——啊呀，小姐，你先陪袁先生楼上 坐吧，我马上就来。(专心一意地工作)

〔苔莉无聊地走出来。 **沙大千** 你们说什么道理?

**袁慕容** 我们说老兄这种苦干的精神很有道理!

**苔** **莉** 别的不说，看老艾吧，往账桌上那么一坐，像尊菩萨

似的，劲大啦!可惜瘦了点!

〔袁慕容和沙大千笑，老艾不响。

**苔** **莉** 老艾，怎么老是皺着眉毛绷着脸，倒像谁得罪了你似

的!(向袁慕容)走，跟我楼上坐，人家忙着呢! 〔苔莉登楼，袁慕容随后。

**沙大千** (目送苔莉登楼后)老艾，你这个人真固执! 老 艾 怎 么 ?

沙大千 仿佛现在你和苔莉，心上还有什么放不下似的! 老 艾 倒也没什么,不过总是看着不顺眼!

沙大千 何必呢!苔莉跟我才见面的时候，也吵过的。后来 大家谈谈，我觉得她还痛快，人也很热心。老艾，这

几个月我可学了不少的乖呢!

**老** **艾** **怎** **么** **?**

**沙大千** 一个人不能够尽由着自己的性子干，有时候， 一般的 社会习惯，是得服从的。要是我们老走大路，你准能 保证通过吗?抄小路，就近多了!

老 艾 怪不得卷妤…… 沙大千 卷妤怎么说?

老 艾 她……没什么!

沙大千 老艾! 老 艾 唔 !

沙大千 我很羡慕我们那些啃大饼的日子! 老 艾 怎么?

**沙大千** 那时候大家在一起，心直口快，有话就说；现在才有 了点办法，大家就猜忌起来了。心里有话，嘴上不 说，朋友们反倒生疏了!

老 艾 ( 诚 恳 地 ) 大 千 ! -

〔沙大千无语。

老 艾 在这个小饭馆还没开张的时候，我就说过，大家不要

为了生活，忘了工作! 沙大千 你的意思……

老 艾 现在工作在哪儿呢?坏就坏在这个抄小路，我为这 个很苦恼，卷好也为这个很苦恼，你倒一点也不觉 得。苔莉是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她不过是在生活上 帮了一点小忙，你居然就感激了!

沙大千 (不痛快地)笑话，我感激!哼! 〔老艾不语。

沙大千 北方有句土话，叫做骑毛驴看唱本，我们走着瞧吧。

〔林卷好炒完了最后一盘菜，赵肃端走，林卷好洗手， 出来了。

**林卷妤** 苔莉呢? 老 艾 楼 上 。

〔林卷好登楼。

赵 肃 (至账桌算账)两块二毛四，五块找!

沙大千 (在找钱的时候)老赵，你这几天犯了什么病了，怎么 老跟人吵嘴?

赵 肃 怎么我吵嘴，人家逼上门来，我有什么法子!

沙大千 你就不能少说一句，你要知道你是七七小饭馆的跑 堂 ……

赵 肃 我跑堂也不比谁低一头哇! 〔台后顾客声：“快点，快点!”

赵 肃 来咧!(送钱下，又上)你方才什么态度，说我下人? 沙大千 你倒问我的态度?先想想你自己是什么态度?

赵 肃 第一……

**沙大千** 用不着什么第一，我花钱雇人，是为了跑堂，不是为 了吵架!

**赵** **肃** 第一，我不是下人；第二，我到你这儿来，是先讲好

的，大家帮忙；第三 … … 沙大千 滚你的第三吧!

赵 氏 (也洗了手，赶出来)怎么了?

赵 肃 我有我的身份，大家都是逃难来的，没法子!要是在 我的家乡，八抬大轿都抬不动我!

**林卷妤** (在楼梯边上侧着半身)大千，你来!(隐去)

**沙大千** 就来!赵先生，我得关照你，这儿不是你的家，这儿 是重庆，心里放明白点!(登楼)

**赵** **氏** (惊慌地)到底为什么呀?

赵 肃 (气青了脸)艾先生，你给我算账吧! 老 艾 怎 么 ?

赵 肃 这气我受不了，不干咧!

老 艾 ：老赵，要是你有好地界去，我也不拦你；不然还是干 下去吧。沙先生嘴是臭点，心里满好的。

赵 氏 不看先生，也得看太太呀。人家林小姐，总没错待了 我们，老那么客人似的，一点也不摆小姐架子!

赵 肃 林小姐待我好，我姓赵的心里明白。这位先生的脾 气，我一天也受不了!吃酒使气不说，居然拿我当下 人待了!我姓赵的旁的不说，也是个干教育

的!——我干不了!

赵 氏 你不干，去喝西北风啊?

赵 肃 前几天碰到两个同乡，他在内江县里做小学校长，我 可以找他去教小学。

赵 氏 得了吧，他那个校长，一个月才二十六块钱，还吃自 己的，七折八扣地算起来，连这儿的小账还不如呢! 教员，更不用说了!

赵 肃 不管怎么样，也是先生，总比当下人，给人家当下菜 碟子强!

赵 氏 你要去，你去!我不走!

〔林家棣穿军装上。 林家棣 喂，老艾!

老艾哈哈，家棣，今天怎么出来了? 林家棣 今天礼拜，训练班放半天假。

老 艾 难得，难得! 林家棣 姐姐呢?

老 艾 在楼上陪客人谈话呢! 林家棣 谁 ?

老 艾 苔莉和一位袁主任。 〔林家棣伸舌头。

赵 肃 那么,艾先生，你另外找人吧!(下)

赵 氏 死人，你到哪儿去?——家棣小姐，您请坐!我真是 打心眼儿里往外喜欢你，恨不得把你吞了——你哪 儿去呀?(追下)

林家棣 怎么啦?

老 艾 要辞职呢! 林家棣 倒好听!

老 艾 楼上坐吧!

林家棣 我讨厌那个鬼! 老 艾 怎么?

林家棣 苔莉倒没什么,那个什么袁主任，有点装模做样!

(至楼梯边)姐姐!

林卷妤 (在楼上)妹妹，上来!

林家棣 不，你不来!老艾，我看你们真是无聊! 老 艾 说到底，还是为了生活。

林家棣 要是我呀，一天也受不了!我不懂，你们怎么会不腻 呢?到了后方，真看不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难

怪你们的小饭馆要发大财了! 老 艾 后方的抗战空气，是差了点!

林家棣 岂止一点!我才来的时候，穿了军装在街上走，人们

都奇怪呢! 老 艾 唔 !

〔林卷好下楼，已经换了衣服，去了围裙，但是——很

朴 素 。 林家棣 姐姐!

林卷妤 方才苔莉还问你呢! 林家棣 谁要她问!

林卷妤 惦记你不好吗? 林家棣 我不要她惦记!

林卷妤 在前方呆久了，把人都呆野了! 林家棣 苔莉倒温柔，寄生虫!

林卷妤 这孩子!

林家棣 姐姐，你一天到晚忙些什么?

林卷妤 我也不晓得忙些什么。自从开了这个倒霉的饭馆， 把我磨的一点时间也没有，我自己觉着，都快变成傻 瓜 了 。

林家棣 我今天是特别来约你的。两点半钟妇女界有一个 会，请一个刚从华北游击区来的人，报告那边的妇女

运动 ……

林卷好 两点半钟?

林家棣 他还到过北平边上呢，顺便也可以打听家乡的情形， 我们一起去吧?

林卷妤 (犹疑地)现在? 林家棣 自然是现在咧! 林卷妤 我 … …

林家棣 (瞪大了眼晴)怎么?

林卷妤 你把开会的结果告诉我，也是一样的。 林家棣 你自己不去?

林卷妤 你想我怎么能去呢?早上才完，马上就是晚上了! 林家棣 (责备地)姐姐!

**林卷妤** (温柔地)眼睛瞪那么大，也没有用，我现在是关在厨 房里了。

林家棣 (噘嘴)厨房，哼!

**林卷妤** 而且是自己下的锁!

**林家棣** (不满地)你看你吧，东也没时间，西也没时间，倒像 了不起似的!其实呢，不过是在厨房里兜圈子。早 晓得这样，呆在北平做大小姐不是好，何必跑到重庆 来开倒霉饭馆呢!

林卷妤 家棣，用不着你教训我，我心里全明白的，谁还想开 小饭馆养老呢!这几个月，我就像过了几十年似的， 把心都过老了，眼看着自己的计划都不能实现，整天 是素炒菠菜、榨菜肉丝，你想烦不烦呢?老艾，我想， 这小饭馆索性停掉吧!

**老** **艾** 停掉?

**林卷妤** 停掉以后，再想法子。像目前这个样子，把自己都赔 在里面，实在合不来!

老 艾 我倒没什么,就怕大千……

林卷妤 你怕他不肯吗?他正计划着飞香港呢! **老** **艾** 他要飞香港?

**林卷妤** 是苔莉出的主意!

**老** **艾** 她还有什么好主意?

**林卷妤** 别这么说，老艾，苔莉也是有泪往肚子里流，怪可怜 的!

老 艾 (冷笑)哼!

**林家棣** 又是什么花头啊!

**林卷妤** 因为有一个交通上的关系，大千想要到香港去做运 输生意。

林家棣 又是生意，害了做生意的病了!

老 艾 这就叫吃一行，务一行，既然开了小饭馆，就不能不 在生意经上打算盘了!

林家棣 记得我在前方的时候，大千写信给我发牢骚，埋怨没

有工作，说了很多伤心的话。现在倒好，用不着伤 ·心，也有了很好的工作了!

林卷妤 家棣，我始终没有把做生意当做工作的!

林家棣 有什么用呢?再说得好听点，不去做，还不是废话! 林卷妤 我是要做的，我正想去学习一点必要的知识……

林家棣 那就学救护好不好?现在正有一个救护训练班，把 战地知识，跟救护技术配合起来教，教授们都是顶有 经验的!

林卷妤 不晓得什么时间上课?

林家棣 每天下午七点到九点，学校离这儿很近，你要去，倒

方便的。

林卷妤 每天七点 … …

老 艾 正是上座的时候! 林卷妤 (犹疑地)怎么好呢?

林家棣 人家一个学校，也不能为你一个人，就开一班哪! 林卷妤 可是我的时间 ……

林家棣 又是时间，在后方，倒像时间是特别宝贵似的! 林卷妤 家棣，你真以为我甘心堕落吗?

林家棣 那是你自己心里有病，我并没有这么讲!

林卷妤 我不过是想，要是我们的事业基础稳固了，就会更有

力量了! 林家棣 我不懂!

林卷妤 据苔莉和袁主任他们说，货从香港运到重庆，起码 一

本一利，要是有眼光，还不止的。假如能够赚个三万

五万的—— 老 艾 好大的胃口!

**林卷妤** 其实也不难。要是有了钱，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有了

保障，工作更有力量，连苔莉都可以重新做人了! **林家棣** 你真这样相信吗?

林卷妤 怎么?自然!这样好的机会，我们再不去利用，那不 是傻瓜吗?反正我们不做，别人也还是要做的。别 人赚了钱，是为了私人享受，我们却为了自己的工 作。要是成了功，我马上去开一个伤兵医院，你跟苔

莉，也许还能够结婚呢! 老 艾 瞎 扯 !

林家棣 大千怎么样?恐怕就不会考空军了。

林卷妤 那……随他去吧。反正他对于空军，也没有兴趣了。 〔苔莉、沙大千、袁慕容上。

苔 莉 卷妤姐姐，怎么正谈到劲头儿上，你倒躲起来了!呵 哟，家棣，原来是你呀!

林家棣 好久不见了!

苔 莉 可不是吗?卷妤姐姐，原来那个大成运输公司的总 经理，这两天正在重庆，你瞧够多巧哇!老艾，要是 发了财，你的忧郁病也就要好了!

老 艾 我根本不想发财，也没有忧郁病! 苔 莉 干嘛呀!谁又没得罪你!

林卷妤 (调解地)又是老套子，你们二位先生，真像结下了什 么冤似的。

苔 莉 你瞧他那眼睛，骨碌骨碌的，都像要吃人了! 老 艾 笑 话 !

沙大千 家棣，我今天请你去看电影。 林家棣 谁要你请!

沙大千 怎么?现在已经不比从前，看看电影，我倒不在乎 了。

林家棣 我不要看!

沙大千 顶好的片子，弗力特尼玛主演，你最喜欢的。 林家棣 什么喜欢，滚他的蛋吧!

林卷妤 真是死冤家碰见了活对头，今天怎么着，都喝多了酱

油，把胃口倒了吗? 袁慕容 哈哈哈!

林卷妤 袁先生，你不晓得，老艾、苔莉、大千跟我，四个在北 平念书的时候，在一块儿用功，在一起玩，有时候大 家吵了架，吵过了就算了，大不了是背地里哭上一 场。哭过以后，反而更快活了，更亲密了——那些日 子，想想心还会跳呢!

沙大千 (不愉快地)这些过去的日子，还说它干嘛?

袁慕容 (突然想起了什么)哦，大千兄…… 沙大千 怎么?

袁慕容 还有一点小节目，我们再谈谈吧。 沙大千 好!(与袁慕容步出台后)

林卷妤 既然是在逃难的时候，大家又碰见了，老艾，我们难 道不能重新再作朋友吗?

老 艾 算了吧，卷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是不会再来 的了。我们大家都已经变了，心境不那么单纯，人也 不那么简单了!

苔 莉 不，老艾，你错了，就在当时，心又何尝单纯，人又何 尝简单呢!

**老** **艾** 当时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苔** **莉** (尖酸地)而且是场恶梦，很恶很恶的恶梦! 林卷妤((吃惊地)苔莉!

苔 莉 卷妤，不是我夸嘴，我们大家，只有我一个人，是努力 地想把过去的日子忘掉的!这些年，我没有向一个 人谈过我的过去，也没有怀忆过一个朋友。我不愿 意为了我自己，责备朋友，我自己有泪往我自己的肚 子里流。要不是很偶然地碰见你们，我的这种努力，

差不多已经快成功了。 〔林卷妤无语。

苔 莉 卷妤姐姐，要是大千，一个你所爱的人，当时处在我 的环境，从温暖的家庭里， 一下子变成孤苦无依了， 他没有能力，没有亲戚，他找到你了，要是你，你怎么 办呢?

林卷妤 我，去给人家洗衣服，做娘姨!

苔 莉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肯帮助我。我找过老艾，老艾，谢 谢你，你为我流了很多的泪，你用了很多的话安慰 我，可是你的怜悯对我有什么用呢!你要继续求学， 你的前程远大。你没有钱，你一再地说，你要留下 我，你就要被迫放弃那张大学文凭了。你顾虑的很 周到，我的心碎了!

林家棣 (出神地)老艾——他——

苔 莉 (嘶哑地)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我不能死，我 的弟弟妹妹们不准我死，我离开了!我堕落了!我 也许是该被轻视的，可是那不应该是你老艾，不应该 是你-——当时的那一场戏，你现在居然醌着脸子，说 是忘了!(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滚下来，但却是无声

的)

〔沙大千陪袁慕容上。 **沙大千** 苔莉，袁先生要走了!

**袁慕容** 林小姐，一切我都跟大千谈好了，要是你们决定干， 我一定帮忙。大千兄什么时候去香港，三天前通知 我，飞机票也可以由我去订。香港跟海防，我都有可 靠的朋友。怎么,苔莉，你怎么了?!

苔 莉 没有什么!

**袁慕容** 眼睛还红着呢!

**苔** **莉** 那是——方才卷妤封火，煤灰迷的! **林卷妤** (困窘地)是的。

苔 莉 一迷眼，就爱淌眼泪，真是讨厌，——我跟你一起走 吧!

**袁慕容** 也好。(偕苔莉下)

**林家棣** 我不懂，姐姐，为什么她一定要依赖别人，才能活着 呢? — — — ---

老 艾 (振振有辞地)因为这是最容易活的方法!

**林家棣** 连小孩子失掉了爹妈，都可以擦皮鞋自力更生的，她 为什么不可以!

老 艾 那不是要吃苦吗?吃苦她受不了的，她要走捷径! 林家棣 你也是个宝贝!

老 艾 啊 !

林家棣 自私自利!

林卷妤 (有所悟地)家棣，那救护训练班，我决定去!你给我

报名吧! 林家棣真的?

林卷妤 自然是真的!

**林家棣** (高兴地)姐姐!

**林卷妤** 苔莉的话不错，这些日子，我被煤灰迷了眼了! 〔赵氏扯赵肃上。

赵 肃 不行，我不干!艾先生，我的账结清了没有? 赵 氏 死人，真是痰迷了心了!

**赵** **肃** 我不干，我不干! **林卷妤** 怎么?

赵 氏 问他呀，死人，想不干了!

**沙大千** 那正好，小饭馆明天就关门了! 赵 氏 啊 ?

**沙大千** 明天关门!

〔大家望着沙大千，赵氏失望地坐在椅子上。

**——幕落——**

**第** **三** **幕**

**时** **间** 第二幕后六个月，秋天。

**布** **景** 重庆郊外一所别墅式的楼房。楼房的外院，临嘉陵 江，江水蜿蜒，峰峦起伏。楼房只见一角，灯光闪烁。 舞台大部是在别墅的花圃里。花圃依山势而成，花 木繁茂。

虽然时间只有六个月，但我们的主人翁们却已经有 了一点儿变动。变动得最厉害的是沙大千，他刚刚 从香港回到了重庆，生意的得手，使得他的生活也奢 豪起来了。六个月的香港生活，给了他一种新的资 养，他懂了很多事情，很多礼貌，很多处世的方法。 对待太太们已经晓得了殷勤，走起路来也比较稳重。 嘴下蓄了一种绅士型的小须，讲话自然而然地浮着 一种谦虚的微笑。约莫八点钟左右，月光荡漾着嘉 陵江的碧波。树影婆娑，江水激湍。远处有凿防空 洞的击石声，忽强忽弱，是一个人间天上的点缀。

〔赵氏和一个男仆抬了一张茶几出来，铺上了白色布 单，收拾着茶具，摆着水果。

**赵** **氏** **快散席了!**

男 仆 嗳，再喝下去，把卖酒的都喝下肚去了! 赵 氏 免不了要有一场吵闹呢!

男 仆 什 么 ?

赵 氏 免不了要有一场吵闹，免不了的!沙先生刚刚从香 港回来，又是头一次请客……你想想看，沙先生是要 面子的人!

男 仆 林小姐不是说要赶回来吗?

赵 氏 谁晓得!准是什么事耽误下了。 男 仆 嘿!

赵 氏 大家都等得不耐烦，沙先生脸都青了，到末了，只好 用鼻子哼了一声说“摆吧”,场面真是僵透了。我有

经验的，男人们要用鼻子讲话，那就快了! 男 仆 你说沙先生会跟林小姐吵吗?

赵 氏 我打包票。前两天，已经拌了几句嘴了，我还看见林 小姐掉眼泪呢!那么刚强的一个人，会掉了泪，你想 想看吧，今天这个岔怎么也捱不过去了!

男 仆 (叹了口气)嘻，人一辈子都不会满足的，年轻轻的 就发了这么大的财，还吵什么呢!

[楼内有热烈的猜拳声及醉笑声。

〔苔莉从楼内逃席跑出，万世修拿着酒杯跟在后面。 〔江水的急流伴了击石声在太空浮漾。

苔 莉 (渴得喉内出火，而忽然意外地得到了一瓶冷开水似 的，舒展着四肢，惊异而幸福地)啊!

万世修 (大叫)苔莉，苔莉，你怎么躲起来了?难得今天老同 学聚会，大千又刚从香港回来，来吧，再干一杯——

(他自己先喝了) 苔 莉 我要醉了!

**万世修** 还远的很呢!我晓得你的酒量!

**苔** **莉** 在坐的有酒量比我好的，你为什么…… **万世修** 你是说大千?

**苔** **莉** 他只喝了几杯白开水! **万世修** 他有胃病。

苔 莉 (有深意地)怕是这几个月，在香港把胃口吃坏了! 万世修 哈哈哈!你真是 ……

〔楼内有人喊：“老万，活神仙，你哪儿去了!” 万世修 来了，来了，记住，一杯酒。(急下)

〔男仆随下。

赵 氏 小姐，喝点什么呀?汽水呢，还是…… 苔 莉 有 汽 水 吗 ?

赵 氏 怎么少的了呢!大热的天，是要喝汽水，才解渴的! (她为苔莉斟满了一杯)

〔楼内传出万世修猜拳的声音。 苔 莉 你们先生近来有信吗?

赵 氏 (从衣襟底下掏出一封信来)他这个死人啊，信倒满 勤的，您看——这不是——赚的钱还不够写信的呢，

好在是公家的信纸信封。还问候艾先生跟您呢! 苔莉(把信还给赵氏)他要接你去呢!

赵 氏 我才不去呢，叫他死了心吧!什么妻呀妻呀的，真是 够封建的!

苔 莉 艾先生近来来过没有?

赵 氏 从害了病住了医院，这有些日子不来了，其实呢，不

来也好! 苔 莉 怎 么 ?

赵 氏 叫化子似的，连我都看不上眼!

苔 莉 你去告诉袁先生，说我在这儿。 赵 氏 要他来吗?

苔 莉 你只要告诉他，他就会晓得的。

赵 氏 袁先生这个人，可真体面，怪不得人家做大官!(下)

〔 林 家 棣 上 。

**苔** **莉** 家棣，你哪儿去? **林家棣** 原来是你?

**苔** **莉** (上下端详了几眼)你脸上抹了些什么,东一块西一 块的!

**林家棣** 红药水。白天太阳晒，夜里蚊子咬，脸上难过的很! **苔** **莉** 就这样满街跑吗?

**林家棣** 怕什么!

**苔** **莉** 还穿了草鞋呢! **林家棣** 舒服极了!

**苔** **莉** 不，家棣，这不像样子，有身份的人，会笑话你的。 **林家棣** 汪精卫倒有身份，可做了汉奸了!

**苔** **莉** (半晌)卷妤怎么还不回来?

**林家棣** 她忙得很。妇女慰劳总会里的许多事，都要她动手

干。

**苔** **莉** 倒好兴致!

**林家棣** 什么兴致，这是责任! 苔 莉 大千仿佛很生气呢!

林家棣 不要鼻子!在香港呆了半年，倒学会装模做样了! 〔 赵 氏 上 。

赵 氏 (向苔莉)我跟袁先生讲过了。

苔 莉 他怎么说? 赵 氏 他没作声。

林家棣 这位袁先生，也是个没事忙。大千到香港去，都是他 教坏的。人家的事，要他这么热心干嘛!倒像有了 几十年的交情似的。老实说，他这么热心，我真有点 怀疑!

赵 氏 还不是苔莉小姐的面子大吗!要是我们，人家正眼 还不瞧呢!

苔 莉 (触动心思)这话也难说，当初倒许是的；现在……

赵 氏 现在可更火热咧，苔莉小姐，什么时候吃您的喜酒

啊?

〔苔莉摇头不语。

**林家棣** 苔莉，你别理他得咧!我听说，他坏得很，仗着自己

的势力，拚命做买卖，人家还说他在香港买外汇呢! **苔** **莉** 你听谁说的?

**林家棣** 我们军部里有一个人，是他的学生。

**苔** **莉** 哦!听说你就要回前线了? **林家棣** 我在等我们军长的电报。

**苔** **莉** 家棣，我跟你一道到前方去好不好? **林家棣** 好哇!我们的工作团正物色人呢! **苔** **莉** 听说前方很苦的，是吗?

**林家棣** 其实也没什么,慢慢地就会习惯的。大家要都看着

旗袍不顺眼，高跟鞋还有什么用呢! **苔** **莉** 你们都穿什么?

**林家棣** 我们都穿短衣服，军装。 **苔** **莉** 倒神气。

**林家棣** (热心地)怎么样?我替你介绍! **苔** **莉** 你看我有资格吗?

**林家棣** 我们只求能力，不问资格的。

苔 莉 怕我不配!

林家棣 什么?只要肯吃苦，肯离开那个袁什么东西，肯死心 塌地地工作，没有不配的话。依你说，谁配呢?要是

人人都不配，中国早亡了! 〔 苔 莉 无 语 。

〔 袁 慕 容 上 。

**袁慕容** 苔莉，你找我吗?

**林家棣** (向苔莉)你要是决定了，只要一句话好了。(转入花 园小径)

**袁慕容** 怎么看见我来了，她就走了?

〔 苔 莉 无 语 。

赵 氏 没什么吩咐吧，小姐? **苔** **莉** 没什么。

〔 赵 氏 下 。

**袁慕容** 家棣要你决定什么? **苔** **莉** 你猜!

**袁慕容** 我猜——小姐们的决定，我只有遵守，怎么还敢乱猜

呢!

**苔** **莉** 你的俏皮话，总是笨透了的! **袁慕容** 可是这心，却是赤诚的!

**苔** **莉** 她劝我加入她们的工作团呢! **袁慕容** 那不是要到前方去吗?

**苔** **莉**是的!

**袁慕容** (郑重地)你觉得怎么样? **苔** **莉** (郑重地)你觉得怎么样?

**袁慕容** 我方才已经讲过了，你的决定，我只有遵守。 **苔** **莉** 我现在请你……

袁慕容 要是你允许——我是很希望你离开重庆的! 苔 莉 哦?

袁慕容 短时期的离开重庆!

苔 莉 (愤怒得近于轻蔑)我迟早料定你会讲这句话的，想 不到却在今天!

袁慕容 你又扯到什么地方去了! 苔 莉 呵!

袁慕容 一个战地工作者，是到处受人欢迎的。你将来要以

这种资格，出现在重庆，对我们，是方便多了! 苔 莉 我根本不在乎!

袁慕容 1什么意思? 苔 莉 问你呀! 袁幕容我不懂!

苔 莉 要离开，还不是一句话吗? 袁慕容 你又把我的意思误会了!

苔 莉 我怎么敢误会你!你又——我不过是一个没地位、 没资格的女人罢了。你放心吧，我还知道自爱，请不

必绕这么大弯子吧! 袁慕容 苔莉!

〔 苔莉无语 。

袁慕容 外面近来很有些闲话，说我的行为不检。 苔 莉 得了吧!

袁慕容 我的政敌只怕社会上不晓得我跟你的关系，他们以

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就可以把我打倒了!

苔 莉 哼!

袁慕容 自然我是不怕的，我敢做敢当!

〔 苔 莉 无 语 。

**袁慕容** 你想，我们现在既然不能够结婚…… **苔** **莉** 算了吧，慕容，我并没向你要求这个!

**袁慕容** 那么暂时离开一下，又有什么要紧呢?一个像我这

样的人，名誉是很要紧的。既然还有法子挽救，为什 么要留给人家一个污点呢!你要是爱我，也一定会 像我一样的爱我的名誉 ……

**苔** **莉** 你的名誉倒在我身上吗?你未免找错地方了!

**袁慕容** 苔莉，你要为我们——请特别注意我们未来的幸福! **苔** **莉** 够了，慕容，够了!我没有名誉，也不要幸福，一个像

我这样的女人，还会有幸福吗?哈哈哈! **袁慕容** 你看你——你看你——哦，大千来了!

〔沙大千上。

**沙大千** (站在楼梯上，用一种较有威仪的声音)把烟拿来，沏 茶!

(下楼)请坐，请坐! 〔男仆沏茶。

**沙大千** 我要白开水，关照过已经不止一次咧，这些用人，不 是白痴，就是小脑里短一根筋!

〔男仆慌惑地换水。

沙大千 怎么,苔莉，生气了吗?

〔苔莉苦笑。

沙大千 菜太坏了，我都受不了，别说客人了。重庆雇不着好 厨子，也没有材料，勉强地用飞机从香港运一点米，

也都被人抢光了。 **苔** **莉** 哪里，你太多心了! **袁慕容** 卷妤还没回来吗?

**沙大千** 方才来了电话，说是在开什么慰劳会，我也没问清

楚。倒要客人等主人，真太不像话了!

袁慕容 大概又是为了捐款。前个月给了我一小本，说是请 我帮忙。请问我这个忙怎么帮法，真要一张一张地 向朋友化缘，岂不成了马路上的小学生了吗?没法 子，只好装大爷，咬咬牙，舍了一千块。这个月要再 来一次，我的牙可不能再咬，再咬就要掉了!

沙大千 请吃烟!这牌子还地道，烟味也还好。 **袁慕容** 香港货?

沙大千 像这样的烟，本来是极普通的，到重庆可就成了稀罕 宝贝了!苔莉 … …

苔 莉 谢谢，我不吸。

**沙大千** 这几个月，我在香港，卷妤仿佛变了。我听说五三、 五四大轰炸的时候，她在死人堆里钻来钻去的，大卖 力气。自然，这是国民应尽的责任，我们应该鼓励 的。可是像我们这种人，何必自己下手呢?花几个 钱 ，还怕没人抬死尸吗?要得了传染病，那才糟呢!

**袁慕容** 卷好很有勇气，许多朋友，都很佩服她。

沙大千 什么勇气，追时髦罢了!就像许多人似的，明明是腰 缠百万，偏要做出寒酸样子，这全是害的时髦病。我 倒宁肯落伍一点，讲究实际。

**袁慕容** 卷好做事，是很认真的。

**沙大千** 匹夫之勇，有什么用呢!把精力浪费在那些细微末 节上，却只有把自己埋没了。对于我们的事业，我是 有着野心的。我将来很想在民族工业上尽点力，她 看不到这个，害了眼光如豆的病了。

苔 莉 人家却说你惟利是图呢! 沙 大 千 谁 ?

**袁慕容** 卷好也讲过这话，我敢保证——是没有恶意的! **沙大千** 哼 !

袁慕容 卷好为了抗战，你为了建国，大家都有面子。将来你 们的结晶品，现成的名字，就是“抗建”,哈哈哈!(却

只有他一个人欣赏着自己的笑话) 〔万世修上。

万世修 (恭敬地)袁主任，你的电话!

袁慕容 哦，大概是……大千，也许是那件生意有了成功的希 望了。(下)

**苔** **莉** 什么生意?

**沙** **大** **千** 我跟慕容合资经营的。

**万世修** (把一个高脚玻璃杯放在苔莉面前)小姐，这杯酒怎 么样?

〔苔莉望了一眼，不理。 ,万世修 (不免有点窘)怎么样?

苔 莉 我不会喝酒! 万世修 只会恋爱!

苔 莉 (竖目)老万!

沙大千 老万，别闹吧，苔莉心里不舒服! 万世修 心里有病，要不要请医生?

苔 莉 谢谢你!

万世修 要是心病，你瞒不了我!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什么 人?

苔 莉 一个著名的骗子!

万世修 (解嘲地)专骗女人的心! 〔苔莉撇嘴。

万世修 能骗就能医。医心病，我是一等一的老手，要不要我

给你起一课?

**沙大千** 老万的神课，倒是有名的。

**万世修** 怎么样?有人主持公道了。大千去香港，我算定了 他要发财，卷妤不信，大千也不信，得，我的话到底应 验了!

**苔** **莉** (无可无不可地)那就试试看吧!

万世修 好，我的老爷子，试试看吧，倒容易。有病，你不能瞒 医生；打官司，你不能骗律师；要算命我就是你的心 腹!

**苔** **莉** 我一句话也不说! **万世修** 我一切都晓得了! **苔** **莉** 你 ……

**万世修** 心里有数。你随手取一件东西!

**苔** **莉** (随手在石缝里掐了一枝花)就是这枝花，好不好? (又随手插在花瓶里)

**万世修** 这是一枝野菊花，算数吗? 〔 苔莉点头 。

**万世修** 花就是你，你就是花!这花虽然小，志气却大! **沙大干** 何以见得?

万世修 因为她生在石头上。可惜是生在秋天，秋主杀，一落 草，就已见肃杀之相；加以这花又四无依靠，孤零寂 寞!

**沙大千** 倒像真的似的! **万世修** 苔莉，怎么样呢? **苔** **莉** 你说怎么样呢?

**万世修** 这花，你取之于土，却插之于瓶，那么,目的已经很简 单，不过是为了有心人的欣赏。苔莉，你大概是想结

婚吧?

沙大千 哈哈哈，真有你的! 〔 苔 莉 无 语 。

万世修 可是，花离本土，究竟不是好现象。苔莉，记住我的 话，人的欣赏有限度，花的寿命有期限，你要提防着 水枯花谢……

**沙大千** 老万! 苔 莉 啊 !

**万世修** 那就是你的大限到了! **沙大千** 别讲了!

**万世修** 况且这花虽名之为菊，其实是耐不得风霜! **苔** **莉** 怎么?

**万世修** 因为它是野种，假的!

〔苔莉忿然地向万世修一掌。

〔万世修因为没有防备，不免一怔。

〔苔莉一口气把面前的酒喝干，把杯子摔在岩石上。 **沙大千** 老万，你一定是喝醉了!

**万世修** (愤恨地)我喝醉了!得，算我喝醉了!哼!(下)

**沙大千** 苔莉，我希望你不必介意!明天酒醒了，他会后悔 的 。

〔 苔 莉 无 语 。

沙大千 要是他明天再敢——苔莉，用不着你动手，我是晓得 怎样教训他的!

苔 莉 大千 ……

**沙大千** 我晓得，我晓得!这其实算不得侮辱，这只是酒后的 戏言罢了!

苔 莉 你以为他侮辱了我吗?

沙大千 怎么?

苔 莉 你错了，大千，他实在讲的是老实话啊! 沙大千 你的意思是……

苔 莉 我想你可以想到的。 沙大千 苔莉!

苔 莉 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万一要是水枯花谢…… 沙大千 万一要是——这不过是你的过虑罢了!

苔 莉 我是有根据的。

沙大千 要是真有那一天，苔莉，我希望你信赖我的友谊。我 想我现在讲这句话，是有点斤两的!

**苔** **莉** (感动地)谢谢你，大千!

**沙大千** 其实人总不会十全十美的。我们大家都免不了有点 痛苦，你看看卷妤吧!

**苔** **莉** 卷好怎么样?

**沙大千** 这个家像不是她的，常常深夜不归，要是我嫉妒的话



苔 莉 你嫉妒她爱国吗?

沙大千 鬼晓得她干什么去了! 苔 莉 别这么昧良心讲话吧!

沙大千 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是越离越远了

〔苔莉忧郁地望着沙大千。

〔林卷妤偕袁幕容上。

**林卷妤** 对不起，苔莉，我来迟了!

**袁慕容** 你看，多轻便，“我来迟了!”不行，我们要处罚你的。 **林卷妤** (微笑着)怎么?

**袁慕容** 大家公决，看看应受什么处分?

*〔无人答应。*

袁慕容 对于我的提议，二位的意思怎么样? 〔还是没人答腔。

袁慕容 (不觉有点窘)倒是我做了傻瓜了，一个是好朋友，一 个是——算我没说。

沙大千 (冷冷地)你到哪儿去了? 林卷妤 真问的怪!

沙大千 客人都走完了

林卷妤 你没替我道歉吗? 沙大千 哼 !

林卷妤 不过，大千，我今天虽然慢怠了朋友，可还是很开心。 袁慕容 有什么新闻吗?

林卷妤 你们听了一定都会高兴的! 苔 莉 是不是要和平了?

林卷妤 别瞎说，苔莉!

袁慕容 准是米跟莱油都涨价了，大千，这次你囤了多少? 沙大千 有限的很。

〔林卷妤无语。

〔半天，大家都望着林卷好。 林卷妤 家棣走了吗?

袁慕容 怎么扯起家棣来了，不是在谈好消息吗?

林卷妤 你们不是谈和平，就是做生意，我的兴致早就烟消云 散了!

沙大千 倒像你有多清高似的!

袁慕容 其实这也是人情之常。比方说你们的生意-  对不 起，我又谈起生意来了——你们的生意，所以有现在 的发展，还不亏你拿的稳，看的准吗?要不是你左一 个电报，右一个电报，从重庆打到香港，告诉大千重

庆什么货缺，什么货的利息顶大，你们就有今天吗? 林卷妤 可是我们总要做点更有意义的事的!

袁慕容 这恐怕是很难两全的。

林卷妤 为什么!你要晓得我们寒衣捐的成绩，你怕不再这 么讲了!

袁慕容 多 少 ? 林卷妤 十万块! 袁慕容 嘿 !

林卷妤 本来只有八万几，我兴奋极了，我当场就对大家说， 我的力量，诸位是晓得的，我现在愿意再捐五千，凑 个整数，诸位以为怎样?你猜怎么着，一会儿工夫， 就凑成十万了!

沙大千 开始的时候，你不是已经捐了五千吗? 林卷妤 一共不过才一万!

沙大千“才”一万!嘿。妙在这个“才”字! 林卷妤 你不开心吗?

沙大千 我怎么敢!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冤枉! 林卷妤 冤枉?!

沙大千 要等到你们这寒衣捐，找好裁缝，制成衣服，打了包 裹，送到前线，兵大爷早就冻死了!况且能不能送到 前线，还是问题呢!

林卷妤 这一着我们也想到了，我要自己亲自送去呢! 沙大千 更妙了!

林卷妤 我准备亲自跑一趟!

沙大千 金圣叹的批语：“妙绝!”

袁幕容 据我的经验，这未免太理想了。你们能够捐款，却不 能自由处置，这是不合法定手续的。况且前方军队

这么多，也应该有个公平的分配，要不然你送给哪 一 个部队好呢?

林卷妤 就送给老打胜仗的第二集团军! 袁慕容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林卷妤 (坚决地)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 〔林家棣上。

沙大千 好了，有了对儿了!

林家棣 (发觉大家看着自己，不免有点惊异)怎么回事，姐 姐?

林卷妤 我要到前方去!

林家棣 (立刻兴高采烈地)好哇，姐姐，我们可以一块走! 沙大千 (嘲笑地)你看是不是?

林卷妤 我的手续还没办好呢。 林家棣 我也正等司令部的电报。

林卷妤 要能够一块儿走，自然是好的!

林家棣 真巧啦，姐姐，你想不到吧，苔莉也要去呢! 林卷妤 苔莉?!

〔沙大千呆呆地看着苔莉。

袁慕容 苔莉要去，倒是真的。她因为后方太寂寞了，想到前

方呼吸点新鲜空气! 林卷妤 真的?

林家棣 怎么不真!方才我们已经讲好了。

袁慕容 讲好了吗?好极了，好极了! 沙大千 好极了?

袁慕容 这在苔莉是绝对必要的! 苔 莉 (冷冷地)我倒没有感到。 袁慕容 苔莉!

林家棣 (差不多同时地)怎么,苔莉! 苔 莉 我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管!

袁慕容 我的意思 …… 苔 莉 我已经晓得了! 袁慕容 那你还……

苔 莉 不去，对咧!就是死，我也要死在重庆! 袁慕容 我想不到 … …

苔 莉 那只怪你自己!重庆就是我的家，我已经过惯了。 袁慕容 岂有此理!

林家棣 苔莉，你怎么又变卦了?

〔苔莉无语。

沙大千 (语义双关地)要是我们用脑子，不是用脚底皮去思 想的话，那就难怪的。

林卷妤 你是说我没有思想过吗?你错了，我想的实在太多 了!

沙大千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指的苔莉…… 林卷妤 大千!

沙大千 我是讲究实际的。追时髦，我永远反对! 林卷妤 你以为我是追时髦吗?

沙大千 我并没有说你 ……

林卷妤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不懂!

沙大千 请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态度吧!

林卷妤 我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

沙大千 我?——反正我的存在，是早就不关痛痒了! 林卷妤 也许我没有事前征求你的意见，这是错的! 沙大千 岂敢，岂敢!

林卷妤 但是你很可以用另一种态度讲话!

沙大千 那我就不准你去!

林卷妤 (反讥地)你不准吗? 沙大千 这就是我的意见!

林卷妤 什么道理?

沙大千 没有道理!

林卷妤 那我就一定去! 沙大千 你 一 定 ? —

林卷妤 我已经说过了!

沙大千 (恨恨地)好了，我们看吧! 林卷妤 什么意思?

沙大千 没有意思!(怒下)

苔 莉 (着急地)大千，大千，你干嘛?你……(追下)

林家棣 我不懂!这儿的一切，我都不懂! 林卷妤 (伤心地)你还是不要懂的好!

林家棣 姐姐，我要走了，我怕的很!我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了!

林卷妤 好，再见吧!

〔林家棣犹疑地望了林卷妤一眼，下。

袁慕容 (温柔得声音有点变态了)也许我不该拣这个时候来

插嘴，但是，卷妤，我非常同情你。 〔林卷妤垂首无语。

袁慕容 方才大千的态度是有点儿岂有此理!简直是放肆，

应该受严厉的教训的! 林卷妤 太迟了!

袁慕容 不，还不算迟!

林卷妤 我想不到他会这样，我真后悔!我后悔我不该开那 个小饭馆，不该怂恿他到香港去，更不该赚了这么多

的钱!生活一安定，特别是有了钱，人就慢慢地变坏 了，变傻了!

**袁慕容** 这倒也不见得。

林卷妤 其实自从他到了香港以后，我就怕有这种变化的。 这几个月，我老是在两个极端里摸索，心里一阵儿 风，一阵儿雨，不晓得怎么样才好。我鄙夷我这种生 活，却无力自救；我为我自己掘了一个坑，这坑到底 把我埋起来了!我自己看得很明白，痛苦得很，这痛 苦不能不求安慰，找寄托。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时 候，我冒了大火去救人，牺牲了许多精力为着难民和 伤兵服务，我为了前线的弟兄募集了点钱，可是结果 怎样，我又骗了我自己。我的过失是没法补偿的，我 怕我快被生活的压力压碎了!

**袁慕容** 卷妤，我非常为你难过，要是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 我是万死不辞的!

[ 林卷好无语。

袁慕容 我希望你不要因此就挫折了锐气。做忠臣的往往不 能做孝子，做孝子的常常就不能做忠臣，这是难以两 全的。其实人生在世，不免都有些痛苦。我自问我 自己，对朋友还算得上热心的，可是我却没有一个知 心的朋友!就像大海里的一根朽木一样，左右都是

大风浪，一点儿安慰也没有。 **林卷妤** 你到底还有一个苔莉 ……

**袁慕容** 你以为苔莉 …… **林卷妤** 怎么?

**袁慕容** 卷妤，社交界的情形，你还不大熟悉。苔莉不过是我 一个极普通的朋友罢了，这颗心是没有主的!

**林卷妤** (吃惊地怔望着袁慕容)啊?

**袁慕容** 要是你曾听说过什么话，那完全是谣言。自然，我并 不是说苔莉 … …

〔苔莉同沙大千上。

〔袁慕容急忙住口，不再讲了。 **沙大千** (静默了一两秒钟以后)卷妤!

〔林卷妤无语。

**沙大千** 我们方才发生了一点争执，大家都动了感情! 〔林卷好沉默不语。

沙大千 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成了功，却不免常常要生气。在 我们流亡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生活也很 快乐。

〔林卷妤还是不语。

沙大千 为什么现在我们倒吵闹起来了，为什么?! 〔林卷好仍然不语。

**沙大千** 我方才想了一下，我很难过…… 〔林卷妤无言而泣。

**沙大千** 我现在愿意当苔莉、慕容的面，向你道歉，方才是我 错了!

**林卷妤** 大千!(痛定思痛，不免悲从中来) **沙大千** 我不该惹你生气，我求你原谅我!

**苔** **莉** 别讲了，大千，卷好已经原谅你了! **袁慕容** (冷冷地)苔莉，我想我们可以走了!

**沙大千** 我的意思，方才没说清楚，这也许是惹你生气的原 因。因为我想，我们的事业既然已经有了一点基础， 为什么要放弃呢!固然，你很有勇气，很可佩服，但 有人为了抗战努力，也就应该有人为了建国工作，建

国倒是更重要的。我们假如再发展下去，将来很可 能在民族工业方面尽点力的。

**袁慕容** 对啦，大千，我还忘了告诉你，我们的生意已经成功 了!

**沙大千** 成功了?

**袁慕容** 货已经从香港运出了! **林卷妤** 大千，我想我要病了! **沙大千** 怎么?

**林卷妤** 我烧得很!(失声而泣)

**——幕落——**

**第** **四** **幕**

**时** **间** 距第三幕后五日。

**布** **景** 一间比较华丽的会客厅，一门通卧室，一门通外院。

〔赵氏收拾着桌上的残花。 〔赵肃悄悄地上。

赵 肃 (有点畏缩地)喂! **赵** **氏** (不高兴地)你?

赵 肃 你到底走不走?

赵 氏 轻点!林小姐病着呢! 赵 肃 跟我走!

赵 氏 不 !

赵 肃 放着太太不做，倒情愿做娘姨，真是贱胚子! 赵 氏 太太?太太几个大钱一斤?

赵 肃 老婆给人家做娘姨，同事们看着笑话!

赵 氏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怕他笑话! 赵 肃 我老远地跑来，接你……

赵 氏 谁要你这么操心，我还没有死，用不着你来上坟烧 纸!

赵 肃 你他妈的肉皮子贱哪!

169·

**赵** **氏** 随你说出金子来，我也不去! 赵 肃 (咬牙切齿地)给我路费!

赵 氏 什么?

**赵** **肃**给我路费，我一个人走! **赵** **氏** 你跟我要路费?

**赵** **肃** 自然哪，我学校里欠了三个月的薪，把裤子都当了! 这次来接你，好容易凑了十块钱 … …

赵 氏 你是来接我去给你还账啊!(斩钉截铁地)没钱! 赵 肃 你给不给?

赵 氏 没钱，没钱，没钱!

赵 肃 你把钱交给老三放账，以为我不晓得吗? 赵 氏 死不要脸!

赵 肃 拿钱来! 赵 氏 不给! 赵 肃 拿来!

**赵** **氏** 自己没本事，来逼老婆的钱，真是丢人现世!离婚! **赵** **肃** 什么?

**赵** **氏** 离婚，离掉算了!

赵 肃 你哪儿学来的这一套?! 赵 氏 离婚，离婚，离婚!

〔沙大千上。

**沙大千** (完全像一个有身份的人对待下人那样地)吵什么,

吵什么?

〔赵氏不语。

沙大千 林小姐病着，你们还吵! 赵 氏 是 !

沙大千 一点规矩也没有!

**赵** **氏** **是!**

赵 肃 (赌气地)你今天跟我讲起规矩来了! **沙大千** 还吵!

**赵** **肃** 你忘了我们一桌上喝酒，一桌上叉一二五的小麻将 了!

**沙大千** 岂有此理，来人哪!

〔 男 仆 上 。 男 仆 是!

**沙大千** 把这个人给我撵出去! 男 仆 (向赵肃)先生，请吧! 赵 肃撵我，撵我，你敢撵我?

男 仆 先生，请吧!何必呢，大家都是同事，面子上不好看! 赵 肃 谁跟你同事?

男 仆 我跟你老婆同事! 赵 肃 啊?

赵 氏 你这个死人哪，给我丢同事的人哪!(一路哭着下) **男** **仆** (连推带讲地)请吧，请吧，请吧!

〔赵肃虽仍然唔唔着，但到底被迫地离开了。 沙大千 (仿佛拂去了什么积垢似的)太不像话了!

〔林卷好上，她较第三幕瘦了点，精神也颇不振。 **林卷妤** 怎么啦?

**沙大千** 没什么,没什么,你又跑出来干嘛? **林卷妤** 看过老艾吗?

**沙大千** 看过了。 **林卷妤** 怎么样?

**沙大千** 热度很高，咳嗽的更厉害了。他听说你病了，要来看

你 。

林卷妤 为什么?倒怪了!又没什么大不了的病，况且他的 身体也不好。

沙大千 我也是这么说，可是他不肯听。人一生病，就固执得 很。我劝了半天，他倒发起脾气来了，他说，他还有

口气，怕什么,死不了的!我倒不好说什么了。 林卷妤 嘻 !

沙大千 今天怎么样? 林卷妤 倒古怪的很!

沙大千 这两天可巧我很忙，分不开身，等着闲了，还是陪你

到医院里看看吧! 林卷妤 你忙些什么?

沙大千 就是我跟慕容合股的那个生意，已经从香港运到海

防了，谁知道在海防又发生了问题。 林卷妤 一向不都很顺利吗?

沙大千 这一次不同，汽油是军需品，所以是秘密运输的。 林卷妤 哦 !

沙大千 因为关系很大，慕容不便出面。幕容不便照面，很多 地方要我一个人跑，好在这两天已经有了眉目了。

林卷妤 但是大千-  这是违法的呀!

沙大千 我们是当做医药品运的。这有点近于赌博，要是赌 赢了，我们的场面就很可观了!

林卷妤 (忧郁地)就是这种侥幸心理，把我们毁了! 沙大千 你近来更学究气了!

林卷妤 我吗?

〔 老艾上 。

林卷妤 嘿呀，老艾!

沙大千 老艾，你怎么真来了?!

老 艾 没什么,也要出来走走。(不免有点气喘)爬你们门 外头的这个坡，可真不容易!

林卷妤 快歇歇吧。赵妈，赵妈! 〔 没人答应 。

沙大千 这些用人，一个个都害了半身不遂了。

老 艾 别张罗了，卷好，你的病怎么样? 林卷妤 你看吧!

老 艾 瘦了点，面色也不大好，看过医生吗?

林卷妤 还没有。慕容替我请了个医生，还没来过呢! 沙大千 慕容替你请了医生吗?

林卷妤 总是他瞎操心，其实也用不着的。 沙大千 医生的话，有时候是靠不住的。 老 艾 到底是看一看好。

沙大千 与其相信医生，不如相信自己。

林卷妤 这样的病，我倒有经验，小时候也害过的。 沙大千 小时候也害过?真的?

林卷妤 可不是，和这一次很相像。 沙大千 完全一样吗?

林卷妤 开始的时候，也是发烧，头痛，没有精神。 老 艾 有没有请过医生?

林卷妤 请过。

沙大千 (性急地)怎么说? 林卷妤 看你急的这样子! 沙大千 我 … …

林卷妤 那医生很混蛋! 沙大千 也许有点道理的。

林卷妤 你不是说与其相信医生，不如相信自己吗?

〔沙大千无语。

林卷妤 他说这个病要折磨我一辈子，好不了的! 沙大千 奇怪!

林卷妤 他说，他说是遗传病。 沙大千 遗传病，什么?

林卷妤 这不是瞎扯吗?我的祖父是生过肺病，可是我的父 亲身体很好。

老 艾 有时候也可以隔代遗传的! 林卷妤 我的肺也很健康。

沙大千 也不一定是肺病，或者——我们总是小心一点的好。 林卷妤 不久我就好了。

沙大千 说不定是上次种了根，现在又发作了!

林卷妤 在北平的时候，我到协和去检查过一次，也验过了 血，医生在各部分都签了字，说是0 ·K!

沙大千 0·K?

林卷妤 顶标准的! 老 艾 那就怪了!

林卷妤 香港有没有好医生?

沙大千 香港好的医生是有的，可惜…… 老 艾 你没有病过吗?

沙大千 (困窘地)我?没有!让我想想看，没有!我的身体 满好的。你忘了，我考空军的时候，各部分都及格， 就是眼力差了点。

老 艾 到底是身体才算本钱……家棣走了吗? 林卷妤 昨天走的。

老 艾 想起来真有点奇怪! 林卷妤 怎么?

老 艾 在北平的时候，家棣还是孩子，许多事情都要我们教

的。现在倒是她，跑到我们前面了。 沙大千 你以为是这样吗?

老 艾 别人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一钱不值的，我是一个地 道的废物，不是懒，就是病。整天是自己骗自己。社 会是不需要我这种人的，新的社会要有新的人格，我

一点勇气也没有。

林卷妤 那是因为你生病……

老 艾 我是说身体，比方说去拖黄包车……

沙大千 你以为有好身体就可以拖黄包车吗?你错了。吃这 一行，也要有门路的，重庆的候补车夫，还多的很呢!

老 艾 所以我说我是个废物!

沙大千 不，老艾，你安心地养病吧，病人是需要忘掉一切的。 只要有沙大千，世界上不会没你的份的!

老 艾 (苦笑)倒干脆! 林卷妤 他开心得很呢!

沙大千 你以为我开心得很吗? 林卷妤 看起来很像。

沙大千 那你错了，我其实痛苦得很。 林卷妤 可怪了!

沙大千 我的痛苦比谁都要深，特别是—— 林卷妤 怎么?

沙大千 不过我不在乎。一个有作为的人，痛苦是压不碎的。

我们青年，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 林卷妤 那就要看往什么地方发展了。

沙大千 往什么地方发展都一样，水总要往大海里流的。 林卷妤 有时候也未必。

沙大千 一年以来，你总是和我反对的。好了，好了，你把那

什么慰劳会的地址，告诉我吧，我去替你跑一趟。 林卷妤 我自己会去。

沙大千 那怎么行，你是需要休息的。 林卷妤 已经休息几天了。

沙大千 老艾，你看，她是不是有意地反对我? 老 艾 哈哈哈!

林卷妤 在民生路中段，自己找去! 沙大千 医生什么时候来?

林卷妤 还没定呢，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现在，谁晓得， 并没有定准时候。

沙大千 那我顺便去看看，老艾，先坐一会，我出去一下就来。 (下)

〔静默了一会儿。

林卷妤 (不安地)老艾，我痛苦得很! 老 艾 为了你的病吗?

林卷妤 不，不是病，比病厉害多了!

老 艾 大千也告诉过我，说你们有了一点小小的争执。 林卷妤 要只是争执，倒也没什么了。

老 艾 卷好，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你能够往宽里想。这 些年，我们一块儿流汗，一块儿流泪，一块儿流血，总

不是容易的!

林卷妤 你是什么意思?

老 艾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是圣人，都难免有点过错。 林卷妤 老艾，你以为大千是什么人?

老 艾 怎么?

林卷妤 他居然不顾一切，做起违法生意来了!

**老** **艾** 总还不至于这样吧?

**林卷妤** 我是有很多事实做根据的。将来的日子很长，谁晓 得还要闹什么花样呢!

**老** **艾** 卷好，有些事情，你是想不到的!

**林卷妤** 不，我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不仅不是民族

战士，简直是民族的罪人了。 **老** **艾** 也许 … …

**林卷妤** 自然，他是有许多道理的，而且都讲的很好听。他用 许多虚伪的道理掩饰着自己，做了民族的罪人而并

不自觉，这就是我痛苦的真正原因! 老 艾 我想这许是一种幼稚病，容易克服的!

林卷妤 太难了，老艾，你讲的话很对，我们活着，为了什么

呢?

〔苔莉、袁慕容、医生及看护上。 苔 莉 卷妤姐姐，啊哟，老艾!

**袁慕容** 卷好，医生来了。这是成大夫，这就是林小姐。怎

么,艾先生，病好了吗? 老 艾 谢谢你，没什么。

袁慕容 正好，也可以请成大夫检查一下，这成大夫的内科是 全国知名的。

**林卷妤** 请坐吧!

**看** **护** (把医药箱放在桌子上)就开始吗?

**医** **生** 最好有一张床。 **苔** **莉** 请到里屋吧!

〔苔莉先导，医生、看护、林卷妤、袁慕容等随之。

〔剩下老艾一个人，低头沉思，非常烦恼。 〔赵氏悄悄地上。

**赵** **氏** **艾先生!**

**老** **艾** **啊，二太太，坐吧!**

赵 氏 这儿没我坐的份，我们当下人的，倒也站惯咧! 〔老艾奇怪地望着赵氏。

赵 氏 医生来了吧? 老 艾 在里面看病。

赵 氏 其实林小姐这个病，依我看，也许是胎气。 老 艾 胎气?

赵 氏 要是胎气的话，可不能吃药，药吃多了，小孩子会吃

亏的 。 老 艾 难 说 。

赵 氏 艾先生!(稍停)我那个死鬼，不是在小学校教书吗， 他又回来了。

老 艾 回来了，在什么地方?

赵 氏 刚刚走!

老 艾 他怎么样?

赵 氏 坏透了，还是那种倔脾气，真是青山好改，秉性难移， 一辈子都上不了台盘!

老 艾 这倒也不见得。

赵 氏 艾先生，我想求求你!

老 艾 怎么?

**赵** **氏** 他那个小学也没大教头，要回来呢，又怕沙先生不 收。要是你艾先生肯讲一句话，还怕沙先生不肯吗? 那我们可沾了大光了!

老艾怎么?教书不比当差好多了吗?

**赵** **氏** 就是说起来好听点罢了!其实呢，连饭都吃不饱，紧 紧裤带上讲堂，有气没力的，倒贻误人的子弟，还不

如老老实实地给人当差呢!

**老** **艾** 要是他想回来，倒方便的，好在沙先生也需要人。 **赵** **氏** 谢谢你!

〔苔莉、袁慕容、看护等上。

**看** **护** 对不起，袁先生，请稍等一刻，成大夫要问病人几句 话 —

**袁慕容** 没什么,没什么,你请忙吧! 〔看护及赵氏下。

苔 莉 (不满地)医生们惯爱捣鬼，又玩什么花头啊! **袁慕容** 他总有他的道理。

**苔** **莉** 碰鬼!老艾，好久不见了! 老 艾 唔 !

苔 莉 近来好吗?

老 艾 不大好，肺已烂掉一半了!

苔 莉 人家说，少一个肺，也还可以活的。 老 艾 对不起，我还没经验。

苔 莉 又没吃黄连，干嘛老这么愁眉苦脸的! 老 艾 惯了!

苔 莉 老艾，那天很对不起你，因为心里难过，就信口说了 几句。过后想起来，非常后悔。过去的事，早就死 了，我们都用不着记在心里。事实上也没有谁再记

在心里，不是吗，老艾? 老 艾 唔 !

苔 莉 要是大家能够重新做朋友，我是非常欢迎的! 老 艾 谢谢你!

〔医生上。 **袁慕容** 怎么样?

**医** **生** (看了众人一眼以后，慢慢地)袁先生，我想在坐诸

位，都是病人的朋友吧? **袁慕容** 请放心，大家都是熟人。

**医** **生** 我看病人像是有意地欺骗我，所以我不能不和诸位

打听几件事情。 〔袁慕荣未语。

医 生 任性对于病是没有好处的。林小姐在回答我的时 候，任性的很!

**苔** **莉** 我们自然愿意把所知道的告诉你……

医 生 我很想知道一点她的家庭环境。 苔 莉 这个 …… (目视老艾)

医 生 比方说她的父亲，平日的行为怎么样呢? 老 艾 你的意思是……

医 生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父母不谨慎造下孽，儿女常 常会跟着受罪的。

老 艾 我敢保证，老人家的行为是很严紧的。

医 生 她有没有生过孩子? 苔 莉 生过。

医 生 孩子健康吗? 苔 莉 死了!

医 生 什么病?

苔 莉 恐怕是…… 老 艾 伤寒!

医 生 唔!丈夫怎么样? 袁慕容 什么意思?

医 生 比方说，在行为方面…… **袁慕容** 没什么,我想是没什么!

医 生 病人自己呢?交际很广吗? 袁慕容 她根本不喜欢交际。

医 生 那么,平常也很规矩了?

袁慕容 (严厉地)医生，你是什么意思?

医 生 (也严重地)袁先生，我能不能和你密谈两句?

袁慕容 我想——(目视苔莉、老艾) 苔 莉 老艾，来!(和老艾于左角下)

袁慕容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了。医生，我一定要劝告 你，对于你的诊断，你应该谨慎!

医 生 因为病人拒绝检查，又不肯回答我，所以我不能肯定 地答复你。我只难说，这怕是一种梅毒!

袁慕容 轻点，你不能轻点吗? 〔林卷妤突然上。

林卷妤 用不着，慕容，用不着了! 袁慕容 卷好，你—-

林卷妤 一切我都晓得了，医生，谢谢你!

袁慕容 医生，关于今天的事情—— 〔看护提药箱上。

医 生 自然，我们是代守秘密的。林女士请放心，你的病很 轻，很轻，我想是容易好的。再见!我的诊所的地址 是——袁先生晓得的(下)

〔看护随下。 袁慕容 卷好!

〔林卷妤不语。

袁慕容 方才成大夫的话，我很吃惊! 〔林卷妤不语。

袁慕容 我想不到大千是这样的人!对于这一件事情，你是

没有责任的。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他难过! 〔林卷妤不语。

**袁慕容** 你也不必为这个病担心，这算不了什么。要是大大

方方地去医，用不上几天工夫，就会好的! **林卷妤** 谢谢你的好意，慕容!

**袁慕容** 你打算怎么办? **林卷妤** 什么?

**袁慕容** 对于那个罪犯! 〔林卷妤不语。

**袁慕容** 我的话也许讲重了，也许在你，大千的负心是还可以

原谅的! **林卷妤** 慕容!

〔袁慕容不语。

**林卷妤** 我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了!

**袁慕容** 我为你难过，是因为他狠心地欺骗了你，背叛了你



**林卷妤** 我只担心一件事情 ……

**袁慕容** 你什么也不必担心，因为……

**林卷妤** 我常常在马路旁边，看见有些女人，塌了鼻子，瞎了 眼睛，向过路人行乞。要是我有一天变成那样子，还 不如早点死了好!

**袁慕容** 不，卷妤，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是永远也不会有 的!即使真有那一天，你放心吧，总还有一个人爱着 你……

**林卷妤** 你以为大千会吗?

**袁慕容** 假使他不，那我— 卷好，我请你信赖我对你的友

谊!

**林卷妤** 慕容!

**袁慕容** 我愿意和你共同负担这种痛苦!

**林卷妤** (半天)想不到林卷妤害了花柳病了! **袁慕容** 你放心，社会上不会知道这件事的!

**林卷妤** 这难道是我的错吗?这种惩罚不是太残酷了吗?现 在是一切都完了!一年以来，我就像苍蝇撞玻璃窗 似的，看见哪儿有点儿亮，撞上去，却通不过，只好退 回来了，环境太可怕了!

**袁慕容** 要是你想离开这个环境，正好有个机会，几天内我要

到香港去，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一齐走! 林卷妤 不，慕容，谢谢你!

袁慕容 要是你不肯留在香港，那就到国外去吧。你还年轻，

还可以继续求学，况且外国的医生也比较高明。 林卷妤 不，慕容，请不必讲了。我求你不必讲了!

〔苔莉及老艾上。 老 艾 卷妤，我听说…… 苔 莉 是真的吗?

袁慕容 什么真的假的，现在我们应该使卷妤好好地休息。 现在是——三点一刻，我先走了，再见，艾先生! (下)

苔 莉 卷好，你听我说，用人们都在背后捣鬼，喊喊嚓嚓，倒

像天要坍了似的。这些东西都该开除! 老 艾 要是真的，也就难怪!

苔 莉 大千哪儿去了?他倒装没事人吗? 老 艾 其实这也怪不得大千!

苔 莉 什么!

老 艾 我想卷好是明白人，用不着我多说的!

〔 苔莉无语 。

老 艾 这一年多，我们大家都害了病，而且很严重。要是说 我没有勇气，那么,卷好就是投机取巧。大家在这抗 战时期，都拣了轻便的路子!现在的结果是当然的， 我们能够单单地怪大千吗?

苔 莉 我不懂这许多大道理，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一样，要是

有燕窝、鱼翅吃，总不会去吃草根、树皮的!

老 艾 (逐渐兴奋地)但是抗战需要我们吃草根、树皮!假 使人人都像你，都因循苟且，投机取巧，去吃燕窝、鱼 翅，我们的仗是没法打的。自然，社会上这样的人很 多，但不该是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青年，要是像 卷好、大千这样的青年，也——(大咳)

**林卷妤** 老艾，你太兴奋了! **苔** **莉** 又害着肺病!

**老** **艾** 没关系，没关系。(又咳，吐一口血痰在地下) **林卷妤** 怎么样?

老 艾 头晕! 

苔 莉 去躺躺吧，谁叫你光火呢!

老 艾 (勉强挣扎着)不，我的精神很好! **苔** **莉** 卷妤姐姐，你怎么样?

**林卷妤** 心里空的很!

苔 莉等一会大千回来，你得好好地管教他一顿。要是这

一次再轻轻地放了他，以后还不晓得怎么混账呢? **林卷妤** 也用不着了!

**苔** **莉** 怎么用不着，用得着的，吃惯了甜的，就忘了酸的了! **林卷妤** 要是他爱吃甜的，也随他去吧!

**苔** **莉** 好容易!你太老实了，我可不这么好欺负，等他回来



〔沙大千上。

〔苔莉突然绒口不言。

沙大千 怎么我一回来，大家倒装起哑巴来了!(向老艾、苔 莉)你们二位，大概长远不见了吧?今天居然能够坐 在一起谈天，而且是和和气气地谈天，难得难得!你 们的冲突，是什么时候和平解决的?方才进门的时 候，我仿佛听见苔莉说什么酸的、甜的，怎么,今天苔 莉小姐好兴致，想亲自下厨房做两样甜菜，请老艾尝 尝味道吗?

苔 莉 我可没有你这么好兴致!

沙大千 卷好，我替你请了一个医生，叫做达克特汪，是很有 名的，他答应在明天来，——要是你明天还不退热的 话。我顺便也去看看慕容，他正好出去了，我给他留

了一个字条，关于医生，我请他不必费心了。 〔林卷好不语。

沙大千 其次，我又到了慰劳会，给你请了假。她们听说你病 了，都很关心。并且告诉我，那个捐款的公事，还没

有批下来呢! 〔林卷妤不语。

沙大千 还有，卷妤，你猜怎么样?(稍微等待一下以后)就是 海防的那批货已经疏通好了，我方才接到电报，说要 装车了。

林卷妤 一切都很顺利! 沙大千 可不是 … …

林卷妤 你计算的也很周到! 沙大千 那倒不敢当!

**林卷妤** 可惜是那个医生已经来过了! **沙大千** 什么,你说他 ……

**林卷妤** (冷冷地)是的，他刚刚来过了!(下)

**沙大千** (呆若木鸡)医——生——来-———过——了! 苔 莉 大千，你好!

**老** **艾** 也太不谨慎了!

**苔** **莉** 怪不得你左一杯白开水，右一杯白开水的，果然白出 道理来了!

**沙大千** 我并不愿意这样，这并不怪我! **苔** **莉** 那么,怪谁?你说怪谁?

**沙大千** 在香港的时候，为了一些混蛋，我不得不应酬，不能 不巴结，不能不装得像个绅士。我虽然非常讨厌那 些坏蛋，却不能不跟他们打在一起。——我对于民 族工业有野心的!

**苔** **莉** 算了吧，民族工业倒害着花柳病吗?

**沙大千** 有人比我坏一百倍，坏一千倍，交了歹运的却只我一 个人。在香港的时候，医生说我已经好了，谁晓得

苔 莉 现在怎么办?请问!

沙大千 病，没什么!讨厌的是人们的嘴。要是有法子堵住 人们的嘴，使这件事不至于传播在社会上，那么,病 还不容易医吗?

老 艾 不，我以为最讨厌的，倒是卷好的心 — 沙大千 怎么?

老 艾 据我看，她的心并不这样简单，她恐怕是把你这种行

为，看做一种负心的…… 沙大千 你是说 ……

老 艾 她本来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沙大千 真是倒霉，一切都不能随心如意，仿佛有恶魔跟着似 的!

〔万世修上。 **万世修** 大家都好哇!

**苔** **莉** (不满地)真会赶时候! **万世修** 特别是碰见了你!

**苔** **莉** 讨厌!

老 艾 先不忙斗嘴，大千，我看你还是——(向内努嘴)

〔沙大千有点犹疑不动。 老 艾 我陪你去!(两人下。)

万世修 空气不对呀!

苔 莉 算你的嗅觉灵!

**万世修** 我并且还嗅出了这空气，对于一个朋友很不利! 苔 莉 哼 !

**万世修** 居于不利的地位，她自己也许还不晓得吧! **苔** **莉** 总比你清楚!

**万世修** 不见得，苔莉，我给你起的那个课，灵不灵? 苔 莉 滚你的吧!

万世修 假如我滚了，这儿的人，就只剩下傻子了! 〔内有争吵声。

苔 莉 你听! 万世修 什么?

〔内传出沙大千的声音：“我错了，你难道不能想一想 吗?”

苔 莉 吵起来了!(急下)

〔万世修燃起了一根烟，紧张地等待事态的发展。

〔林卷妤上。

〔内传出老艾的声音：“卷妤，卷妤 …… ” **林卷妤** 不，老艾，一切已经完了。

**万世修** 卷妤!

〔林卷妤不语。 **万世修** 我来看你!

**林卷妤** 谢谢!

**万世修** 并且受了一个人的委托，给你送两件东西。 **林卷妤** 哦!

**万世修** 一个是银行存折，一个是到香港的飞机票! **林卷妤** 谁的?

**万世修** 袁慕容袁先生再三地托我致意，这是他的全部财产! **林卷妤** 什么?

**万世修** (低声地)港币三十五万! **林卷妤** 啊 !

万世修 港币三十五万!

〔沙大千、老艾、苔莉随上。 沙大千 (脸上痛苦地)卷妤，卷好!

**—** **—** **幕落** **—** **—**

**第** **五** **幕**

时 间 第四幕后五日。 布 景 同第四幕。

〔开幕的时候，电话铃响，赵氏接电话。

赵 氏 喂!我沙公馆。你是——哦——哦——晓得了。

〔沙大千自外上。 沙大千 什么地方的电话?

赵 氏 医院，就是艾先生住的那个医院。 沙大千嗯!

赵 氏 医院里说，要请你去一趟! 沙大千 嗯!

赵 氏 怕是艾先生不大好呢!

沙大千 林小姐呢?

赵 氏 在里面收拾东西。

沙大千 (奇怪地)收拾东西?

赵 氏就是呀!也不要人帮忙，也不和人讲话，我问了几 次，倒把她问烦了，“不关你的事，二太太!”你看，她 又叫我二太太了，这不是奇怪吗?

沙大千 我不在家的时候，有人来看过她吗?

**赵** **氏** 没有，一个也没有。(想了一想)今天一大早，你刚刚 出去 ……

**沙大千** (急问)有人来过了?

**赵** **氏** 没人来，不过林小姐打过一次电话。 **沙大千** 打给谁?

**赵** **氏** 不晓得，放下电话，就去收拾东西了! **沙大千** (沉重地)嗯!

〔林卷好提了两个箱子从内上。

**林卷妤** (冷冷地)大千，你回来的恰好!二太太，请把这两个

箱子提到门口去! 〔赵氏不语，未动。

**林卷妤** 二太太，请你—— 〔赵氏提箱子下。

**沙大千** (不免有点恐惧地)卷好，你这是干嘛?

**林卷妤** 我本来已经给你写好了一封信，现在用不着了。(她 把信撕掉)我们可以当面谈谈。

**沙大千** 卷妤!

**林卷妤** 方才那两只箱子，只是我的一些零星衣服。你的东 西，连换洗小褂裤，我都替你放在那黄皮箱里-  就 是你逃难的时候，你从家里带出来的那一只。我经 手的账目，已经存了银行的，存折放在写字台的第三 个抽屉里。钥匙，你是有的。

**沙大千** 你——你到哪儿去? **林卷妤** 香 港 !

**沙大千** 香港?今天? 一 个人吗?

**林卷妤** 有一个朋友去香港，你是晓得的! **沙大千** 你跟他一路吗?你是说他 ……

**林卷妤** 他替我订了飞机票。也许我现在才告诉你，已经迟 了点，可是连我自己，也是今天早上才决定的。

沙大千 什么时候回来?

林卷妤 大千，我想你是聪明人，用不着我来多说。何必在这

分离的时候，还找烦恼呢! 沙大千 你想永久地跟他 … …

林卷妤 不，大千，我将来怎么样，你很可以不管。至于现在， 我们不过是同路罢了!

沙大千 卷妤 … …

〔林卷妤不语。

沙大千 (痛苦地)你把一切都带走了，还留下我干嘛呢!

**林卷妤** 大千，你错了!你最担心的，不过是社会地位跟金 钱，这个，我怎么会带着走呢!

**沙大千** 那口黄皮箱，是我们从家里带出来的，逃难的时候， 它一路跟着我们，现在你怎么就忍心把它抛掉呢?

**林卷妤** 那是你的!

**沙大千** 也曾经是你的!

**林卷妤** (伤感地)大千，别傻吧!大千!

**沙大千** 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有爱，有笑，有幸福，有快 乐。这十几年，难道没有一点值得你回忆吗?没有 一点值得你留恋吗?

**林卷妤** 太多了，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不忍……

**沙大千** 要是我们的孩子活着，你也许不会离开我的，现在一 切都完了!

**林卷妤** 一切都完了!

沙大千 记得在北平的时候，每一次的示威，我们总是膀子勾

着膀子，向着警察的水龙头、刺刀、警棍冲锋，那时 候，我们的心靠的多紧啊!

**林卷妤** (难过地)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

**沙大千** 当初要开小饭馆的是你，主张到香港做买卖的也是 你!现在忍心丢掉我的还是你!就是我错了，难道 你就没有责任吗?

林卷妤 我们大家都没责任，谈到责任，只好怪社会。社会自 然而然地使我们结合了，因为那时我们的思想相同， 感情相同；社会又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分离了，因为现 在我们的思想不同，感情不同。

**沙大千** 有什么不同?请问，有什么不同?

**林卷妤** 有什么相同呢?你做违法生意，是为了赚钱自饱；跟 坏女人胡调，为了适合你的环境；拿了民族工业作借 口，不过是想掩饰自己的罪恶，你的行为，究竟哪一 点与抗战有益呢?

**沙大千** 卷妤!….-

**林卷妤** 与其勉强地在一起受痛苦，倒不如干脆地分开好了!

**沙大千** 可是袁幕容是什么,一个臭官僚罢了!

**林卷妤** 我早知道的!

**沙大千** 那你为什么跟他一路走?

**林卷妤** 这是我的事!

**沙大千** 你难道是想 … …

**林卷妤** 我什么也不想!大千，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再增 加新的痛苦!我想，这已经够了!

〔苔莉匆忙地上。 苔 莉 卷好!

林卷妤 呵，苔莉!

**苔** **莉** ( (慌乱地)我要死了! **沙大千** 什么!

苔 莉 慕容骗了我，他骗了我!

〔林卷好无语。

**苔** **莉** 已经讲好了，我跟他到香港去结婚。现在他却躲起

来了，不见我的面，连电话都打不通了! **沙大千** 你要跟他到香港去结婚吗?

**苔** **莉** 现在他一个人走了，秘密地走的。 沙大千 我敢保证，他还没有走!

**苔** **莉** 没有走?那为什么躲着我呢!对咧，他怕我到飞机

场去捉他，丢他的脸，他准是跟别的女人勾搭上了! **林卷妤** 苔莉!

苔 莉 一定是的!哼，闹翻了，大家活不成，苔莉也不是好 欺的。他要想自由自在地带个坏女人到香港去享 福，那他错了。就是他飞到天上去，我也能把他捉下

来! 沙大千 苔莉!

苔 莉 什么臭女人，我倒要赏识赏识。我要不把她的脸撕 碎，也就不是苔莉了!

沙大千 你要知道那坏女人是谁吗? 苔 莉 你知道?

**沙大千** 你问卷好好了，她比我清楚多了!(下) **苔** **莉** (半天)卷好!

**林卷妤** 苔莉，坐到这儿来! **苔** **莉** 怎么?

**林卷妤** 坐到这儿来，听我说! 〔苔莉坐近林卷妤。

林卷妤 近来我踉大千发生了什么,你是知道的! 苔 莉 嗯 !

林卷妤 大家的感情破裂得很厉害，已经没法子 一块儿生活

下去了。要是再勉强地在一起，就只有痛苦! 〔苔莉不语。

林卷妤 我只好离开他，听他去走他的路! 苔 莉 离开?怎么?

林卷妤 可是我到哪儿去呢?我受了很大的刺激，又生了病，

不能不好好休养一下…… 苔 莉 哦 !

林卷妤 你跟慕容的事，我是不晓得的。他并且告诉我说，他 跟你只是一种普遍的友谊。他骗了你，又骗了我，所 以当他提议一起去香港的时候……

苔 莉 卷好，怎么,你…… 林卷妤 我答应和他一起走!

苔 莉 是你!原来是你!是你把他夺走了!

林卷妤 不，我并没有夺他。我跟他，只是同路罢了!他怎么 样想，我不晓得。至于我，不过想利用这偶然的机 会，离开重庆罢了!现在既然是这样子，我不能不再 做决定了!

苔 莉 事情已经发生了，是没法子挽救的!

林卷妤 也许还能够挽救! 苔 莉 你打算怎么办?

林卷妤 天下之大，还会没我容身的地方吗? 苔 莉 哪儿去呢?

林卷妤 随便哪里!

苔 莉 卷妤，你要是爱他，就随他去吧!

**林卷妤** 我谁都不爱，爱已经把我毁了!

**苔** **莉** 我是无所谓的，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袁慕容在等 着我呢!

**林卷妤** 苔莉，想不到我们那样地碰到，这样地分开! 苔 莉 怎么?

**林卷妤** 要是我还活着，这会使我永远不安的。我不愿意对

不住朋友，可是事实偏偏…… 〔苔莉无语。

林卷妤 我很想为祖国尽点力量，又偏偏是这样的结果。老 艾说的很对，投机取巧，把我害了。苔莉，慕容有点 东西存在我手里，请代转达吧，这或许对你有点帮 助!(把存折交给苔莉)

苔 莉 什么?

**林卷妤** 一个存折!

苔 莉 你怎么 …… **林卷妤** 我该走了! **苔** **莉** 你 … …

**林卷妤** 再见!(下) **苔** **莉** 卷好，卷好!

〔万世修上。 **万世修** 她刚刚出门!

〔苔莉呆了一会，追下。 〔万世修默然。

〔稍停，苔莉上。

苔 莉 (伤心地)卷妤走了!

万世修 我遇到的!

苔 莉 她不回来了!

万世修 瞎 !

苔 莉 倒像你一点不关心似的!

万世修 关心又怎么样呢?人生在世，马马虎虎!她太认真

了，难免就吃亏，当初我也劝过她的! 苔 莉 见鬼!

万世修 活神仙的话，她都不听，有什么办法呢!苔莉，你怎 么样?

苔 莉 我难过的很! 万世修 近来好吗?

苔 莉 没什么!

万世修 没什么,不见得吧?我的课，一向都很灵验，你也不 会例外的。我要你提防着水枯花谢，怎么着，有点苗

头吗?我看准了袁慕容这个人，是靠不住的! 苔 莉 我没有心肠跟你瞎扯!

万世修到你有心肠的时候，怕就晚了! 苔 莉 就是真有那一天，我也不怕!

万世修 不怕?

苔 莉 大不了，也不过是死! 万世修 我想死总不会好过吧?

苔 莉 别人不好过，你还不开心吗?

万世修 我开心，才不呢!我已经走头无路了! 苔 莉 什么?你?

万世修 卫戍总司令部今天通知我，限我即刻出境! 苔 莉 啊 !

万世修 因为我没有正当职业，已被驱逐出境了! 苔 莉 真的?

万世修 把我驱逐出境，你说糟不糟呢?离开重庆，你想我能

到哪儿去?

苔 莉 你可以上天! **万世修** 干嘛?

**苔** **莉** 要老在地上，也不配做神仙了!

万世修 笑话——好在我近来帮了一个朋友的忙，得了点外 水，一时还不要紧。驱逐出境就驱逐出境吧，风声一 松，我还可以卷土重来。至于你呢，容颜一老，青春

怕就难再了!

〔苔莉默然不语。 〔沙大千上。

**苔** **莉** 大千，卷妤走了! **沙大千** 走了?!

**苔** **莉** 她劝你保重，一个人走了!

**沙大千** 走了?!你会放她走了?!你这个傻瓜，你这个乏货， 你会放她走了?!

苔 莉 不关我的事!

**沙大千** 不关你的事，你晓得她哪儿去了?

**苔** **莉** 不晓得，也许是前方，也许是香港，也许竟是一个人 迹军到的乡村——

**沙大千** 胡说!除了你的靠山袁慕容，她不会跟别人走的! **万世修** 卷好的走，是有点古怪!

**沙大千** 你以为她能到哪儿去?前方吗?鬼话!她还不够

格；乡村更是瞎扯，她就受不了乡村的寂寞!

**苔** **莉** 那只有你这么想!她什么都讲了，也答应了我，我相 信她!

**沙大千** 你最好去相信鬼吧!凭良心讲，你答应了人家的话， 就都靠的住吗?

**〔苔莉无语。**

沙大千 这是什么时候，你也不想想，你没有脑筋!是个白痴 吗?在我们恋爱得火热的时候，她也答应过我，说永 不离开我的。现在怎么样?天下的人都晓得，枕头 边上的话，是最靠不住的!

苔 莉 可是我有把握的! 沙大千 什么?!

苔 莉 这是袁慕容的存折!

万世修 (惊怪地)怎么到你手里了? 苔 莉 卷好交给了我!

沙大千 见鬼!要是姓袁的向银行里声明 一 句，这就是 一 张

废纸! 苔 莉 啊 !

沙大千 (跑到电话旁边)喂，喂，接飞机场……珊瑚坝飞机场

……啊 … … 苔 莉 怎么样?

沙大千 电话不通，完了! 〔苔莉沉默。

沙大千 (发狠地)好吧!走了也好!她走了，我的耳朵旁边 倒清静，我可以干我的!沙大千是不怕艰难的!

万世修 老沙，你很有勇气!

沙大千 最近这批生意成了功，我还可以做第二批，做第三 批。等到我的理想实现了，我们倒要看看谁在这个 社会上站的住!

苔 莉 (伤心地)可是——我呢! 沙大千 你 … …

〔电话铃响。

苔 莉 (紧张地)电话!

〔万世修急去接电话。

万世修 哦，哦，我沙公馆……什么……哦……是喽……是

喽!

苔 莉 怎么说?

万世修1医院里催大千赶快去，说是老艾——消息不好! 苔 莉 啊 !

沙大千 已经催过一次了!

〔袁慕容上。

苔 莉 什么,慕容，你! **沙大千** 你今天没有走?

**袁慕容** 我改了行期，今天飞机已经飞了!

苔 莉 (怨恨地)是不是因为你的意中人没有去呀! **袁慕容** 我因为有点要紧事耽搁了!

**沙大千** 先生，你未免太过分了，打死了人，倒来吊丧吗? 袁慕容 大千，你什么意思!

**沙大千** 要是你想要侦探消息的话，我们这儿是一点也不知 道。我只能告诉你，她已经走了!

**袁慕容** 谁走了? 苔 莉 倒装的像!

袁慕容 老实说，你们今天的态度，有点古怪! 苔 莉 真的吗?

袁幕容 我不懂!

苔 莉 我也不懂!怎么袁慕容袁先生的三十五万港币存

折，倒在我的手里呢? 袁慕容 什么?

苔 莉 这不是有点古怪吗?

袁慕容 活神仙，这是怎么回事? 万世修 我也是不懂!

袁慕容 拿着我开心，还是——你想要骗我的钱，也用不着这 种卑劣的手段!

万世修 (大窘)我是非常忠心的!

袁慕容 那为什么落在苔莉手里呢?存折是没有翅膀的。我 把存折交给你转的，你要不是存心，它难道还会飞 吗?

万世修 这……这是卷妤 ……

袁慕容 你们这些骗子! 万世修 我——我 — — 沙大千 老万!

〔万世修不语。 沙大千 这是怎么说!

〔万世修仍沉默不语。

沙大千 沙大千并没有对不起你…… 万世修 天晓得!这只有天晓得!(欲遁)

苔 莉 (拦住他)你哪儿去?

万世修 我被驱逐出境了，得赶紧去打铺盖!(急下)

袁慕容 大千，我想应该向你解释…… 沙大千 用不着!

袁慕容 我必须表白一下我的责任 ……

沙大千 事实已经很清楚，请不必多讲了! 袁慕容 那么,你是说，卷好—

沙大千 也不必再关心卷妤，她到哪儿去了，我也不晓得!

袁慕容 骗子，全是骗子! 苔 莉 真不要脸!

袁慕容 什么?

苔 莉 问你?就想这么轻轻地完了吗?这个东西怎么说?

袁慕容 还给我! 苔 莉 倒容易!

袁慕容 那就请你保存得好好的，准备着陪了你进棺材! 苔 莉 什么!

袁慕容 我钱要花在地阶上，人要做在台面上；不三不四的钱 我是不花的，偷偷摸摸的人情，我是不做的。我姓袁 的不是冤大头，跟我来这一套，我是不吃的!

苔 莉 你要怎么办? 袁幕容 我没有办法!

苔 莉：我们的事还没了呢! 袁慕容 那随便你!

苔 莉 慕容，别打错了主意，苔莉要没办法，也不敢在社会

:上混了!闹翻了我就登报，看你还做人不做人! **袁慕容** (冷笑)哼!

**苔** **莉** 你要想耍花枪，也得睁开眼睛瞧瞧! **袁幕容** 我倒要看看你这花枪是怎么耍法! **苔** **莉** 我去告你!

**袁慕容** 很好!不过我现在应该通知你，你弟弟、妹妹的学 费，从今天起，我不想再负责任。你的日用，也请另 外设法吧!

苔 莉 你这个贪官污吏、刽子手；混蛋! 沙大千 算了吧，苔莉，这有什么用呢!

袁慕容 大千!

〔沙大千不语。

**袁慕容** 我今天没有走，我想你很觉得奇怪，并且有了许多的

猜想…… **沙大千** 哼 !

**袁慕容** 事实上是我在快上飞机之前，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 消息!

**沙大千** (紧张地)怎么?

**袁慕容** 昆明方面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是我们运到昆明的 货，在昨天下午三点半钟，被敌机炸毁了!

**沙大千** 什么,你说!

**袁慕容** 我们这批货有没有军事保险，我不知道。我想你可

以和大成公司去交涉。(下) **沙大千** (有顷)这个混蛋!

苔 莉 怎么?

**沙大千** 他毁了你，又来毁我!

〔苔莉不语。

**沙大千** 什么炸坏了，什么交涉，一切都是他跟大成公司安排 好了的圈套!

苔 莉 大成公司的总经理是他的老表! 沙大千 我的心血，本钱，利息，就这样完了! 苔 莉 你难道就甘心吗?

沙大千 不甘心又怎么样?这批货是秘密运输的，闹大了，自

己先站不住，沙大千到底做了傻瓜了! 苔 莉 这种坏蛋，怎么不死呢!

沙大千完了，一切都完了——你干嘛? 苔 莉 我要走了!

沙大千 哪儿去?

苔 莉 回去布置一下。 沙大千 不，苔莉……

〔 苔莉无语 。

沙大千 你可以不必走了! 苔 莉 怎么?

沙大千 要是你愿意，这儿就是你的家! 苔 莉 大千!

沙大千 命运既然给我们安排好了这种局面，执拗是没有用

的!苔莉，你留下吧! 苔 莉 不，大千，这太奇怪了!

沙大千 我们是老朋友，也不必再来一套恋爱的把戏，让我们 一起生活吧!

**苔** **莉** 不!为什么?

**沙大千** 我没有女人，你也没有男人，大家都叫环境毁了，这 就是一切。怎么,跟着我，不比一个陌生人好一点 吗?

**苔** **莉** (痛苦地)可是，大千!……

**沙大千** 袁慕容算什么,有几个臭钱罢了!你的一切都算我 的!

〔 苔 莉 无 语 。

沙大千 我花钱买你!

苔 莉 大千，难道你……你在这时候，还忍心欺负我吗! (伏身大恸)

沙大千 (神经质地冲动着)为什么是欺负，为什么?别人做 了的事，轮到我，就错了吗?别人是人，我也是人! 他们在社会上有地位，有金钱，沙大千也不是一个穷 光蛋!你以为我已经一钱不值，完全毁了吗?我还 没有死。只要我活着，总有一天会翻身的!卷好丢 了我，那算她活该，可是你——你什么东西!轻视

我，你还没资格，你自己仔细地想想吧! 〔赵氏及赵肃上。

赵 氏 那不是先生，过去，赔个礼!

〔赵肃呆立不动。

**沙大千** (强自镇定)干什么?

**赵** **氏** 你这个死人，又不是根木头，怎么站着不动啊? **沙大千** 我心里烦的很，要没什么要紧事，改天再谈吧!

**赵** **氏** 先生，是这么回事——他呀，当小学教员当腻了，想 依旧求你赏口饭吃。他又能写，又能算，上街跑腿， 也满勤快，就是脾气倔了点，做事情倒顶忠心的!

**沙大千** 你来得很巧 …… **赵** **氏** 怎么?

**沙大千** 我这里正想裁员呢! 赵氏啊!……

沙大千 不过，老赵……

赵 肃 (拘谨地)沙先生!

**沙大千** (拍着赵肃的肩膀)我们总算老搭当了! **赵** **氏** 他哪儿攀配的上啊!

**沙大千** 当初开小饭馆的时候，也有你一份，总算共过患难 的。也许我们现在还可以从头做起，从小入大，慢慢 地发展的!

赵 肃 要是你还想开小饭馆，现在可不比以前了。第一呢， 现在钱不是钱了，现在一块钱只能当一毛钱用；第 二，当局正在积极地疏散人口，房子也不易找；第三，



赵 氏 倒像真的似的。人家沙先生现在专跑香港、外国，哪 儿还把小饭馆放在眼里呢!你呀，也跟着开开眼吧!

赵 肃 我也是比方说……

赵 氏 连打比方也小家子气，到底是上不了台盘的!那么,

先生，他今天就搬进来了! 沙大千 (想了一 下)也好。

赵 氏 谢谢先生!死人，连个谢字都没有吗? 沙大千 不必，不必了!

赵 氏 小姐，你要是想吃点什么,尽管吩咐好了!汽水啦， 橘子水，倒是现成的。

苔 莉 谢谢你!

赵 氏 (向赵肃)走吧，还有几个同事的，我去给你引见引 见 。

〔赵肃随赵氏下。

沙大千 (自嘲地)他们还以为我很有办法呢! 〔苔莉无语。

沙大千 既然他们都希望，苔莉，就让我们好好地干吧! 〔苔莉不语。

沙大千 方才你怪我不该忍心地欺负你，苔莉，你错了!我们 现在谁都不能欺负谁，大家的不幸是一样的。(凄凉 地)当初要是没有你那一百块钱，我们今天也许不会 做这一场恶梦的!

苔 莉 要是前方能打几个胜仗，我们再回到上海、北平、南

京，就好了! **沙大千** 你这样想吗?

苔 莉 我常常这样希望!

**沙大千** 我是连这点希望都没有的。活 一 天，少 一 天，胜利， 是没有我的份的!战士们流血，不是为了我们；我们 不过是社会上的寄生虫罢了!

苔 莉 大千!

沙大千 你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吗? 苔 莉 这还说它干嘛呢!

**沙大千**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潮湿的房子里，每天靠了借债，啃 大饼过日子，可是生活虽然艰难，精神却很快乐，所

以看到你这样的人，我就非常愤慨。 苔 莉 大千，别提这些事吧!

沙大千 当时你的豪情把我压倒了。但是，苔莉，老实说，我 还是非常厌恶你!

苔 莉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能不说这些个吗? 沙大千 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那样厌恶你? 苔 莉 (哀求地)大千!

**沙大千** (逐渐兴奋地)就是因为你，是 一 个寄生虫!我看不 惯寄生虫的生活。可是慢慢地我却对你又好起来

了，这是为了什么? 〔 苔莉无语 。

沙大千 这是因为 我也走 了捷径。现在我们是一样了，这就 是我们的结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会 为了沙大千，就关了它的铁门的，我们难道就这样完 了吗?

苔 莉 (恐怖地)怎么,你!

沙大千 (咬牙切齿地)我要报仇，我向一切宣战!林卷妤，滚 你的蛋!袁慕容，什么东西!我要钱，钱，钱，钱就是 我的一切，寄生虫吗?也好!走捷径吗?不怕。苔 莉，让我们在一起吧，让我们在一起吧!不要离开 我，请不要离开我呀!

〔林家棣满面风尘，但却精神饱满地提了一个小包袱

上 。

**林家棣** (快乐地)大千，我又回来了!

**沙大千** (吃惊地)家棣，你?你回来了!

**林家棣** 你想不是很奇怪吗?也许你们已经看过报了——

**苔** **莉** 怎么着?我们自己的事忙的很，这有好几天没看报 了!

**林家棣** 报都不看!

**沙大千** 连自己都顾不了，哪还有工夫管国家大事呢!

**林家棣** 真是奇怪!——是这么回事，我们的船在路上被鬼 子给炸了，幸亏人都上了岸，还没有什么损伤。遇事 的地点很荒僻，前不着村，后不落店，没法子，只好回 到重庆，再想办法。我们跑了两百多里，才搭了民

船，把什么都炸掉了! 苔 莉 你的东西都炸光了?

林家棣 我也没什么东西。姐姐替我缝的那两套军装，我还 没上身，想带到前方送人的，谁知道倒送了水龙王 了。公家的东西才可惜呢!很多书，很多东西，都是 这次新买的，好容易抢下了一点，大家分开背着，一

路走，一路骂，就这样骂回重庆来了! 苔 莉 那你——很辛苦!

林家棣 这算什么辛苦!我们在前方，天天都这样的，有时候 急行军，一夜工夫，要跑一百二十里山路呢!可是也

让我歇歇腿，喝碗水吧! 苔 莉 茶倒是现成的。

林家棣 (当苔莉斟茶的时候)姐姐呢? 苔 莉 卷妤 … …

沙大千 她——

林家棣 我走的时候，她不大舒服，现在好了吗? 沙大千 她 … …

林家棣 (不免疑心地)她在哪儿?——(向内叫)姐姐，我回

来了，家棣回来了!姐姐!

沙大千 你叫破了嗓子，也没人答应的! 苔 莉 她不在家!

沙大千 苔莉!

林家棣 哪儿去了?

沙大千 她——家棣，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慢慢地谈吧! 林家棣 (大疑)怎么?怎么?她——她不是——

苔 莉 她已经走了! 林家棣 走了?

苔 莉 今天早上走的!她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她生

了病，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带着病走了! 林家棣 怎么,大千?

沙大千 我为这件事情，非常痛苦!要是你早一天回来，也许

她今天还不会走的! 〔林家棣无语。

沙大千 家棣，卷妤虽然走了，可是你还可以住在这里，我们 并不会因为她走了，就怠慢你的!

林家棣 (决然站起来)不! 沙大千 怎么?

林家棣 姐姐走了很好，她是应该走的! 沙大千 可是我还没有告诉你——

林家棣 用不着你告诉，我也可以想到的。要是她还有良心，

她能老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吗? 沙大千 啊 !

**林家棣** 我讨厌你们——讨厌你们这些人，再见吧，先生们! (依旧提了她那小包袱下)

苔 莉 嘻，大千—-—

沙大千 在我们的面前，她倒成了英雄了! 〔送信人上。

**送信人** 沙先生在家吗?

**沙大千** 干嘛? **送信人** 信 !

**沙大千** 拿来!

**送信人** 请你在这里盖一个私盖。 **沙大千** 你哪儿的?

**送信人** 我医院的。这是医药费的清单，这是艾先生遗物的 清单，请在这儿写个收字吧。

**沙大千** 什么,你是 — **苔** **莉** 艾先生怎么样? 送信人 不在了!

沙大千 不在了!你为什么?——

送信人 医院里打过好几次电话，这儿都没人去!艾先生临 咽气，还问人来了没有。没有，有什么法子!

沙大千 苔莉，苔莉!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伏 身大恸)

**——幕徐徐落** **·全剧终**

**抓** **壮** **丁**

吴 雪

***人*** ***物***

李老栓——五十余岁，地主，土肥整，农村高利贷者。 其妻——五十余岁， 一钱如命的管家婆。

大娃子——三十余岁，某团部副官。 二娃子——三十余岁，烟灰。

三娃子——二十七岁，光长个子不长心的傻大汉。 三嫂子——二十二岁，能说会讲的巧媳妇。

幺女 — — 十八岁。

王大爷——四十余岁，鱼肉乡 民的保长，一脸大麻 子。

卢队长———五十岁，新从成都省受训回来，师管区 派来抽壮丁的。

潘驼背——三十岁，农民流氓，壮丁油子。 团丁甲、乙二人。

姜国富——六十多岁，良善农民 其子 — — 四十岁。

其媳—三十多岁。 其 孙 — — 七 岁 。

烟 灰

**第** **一** **幕**

**时** **间** 中秋节前一天。

**景** **物** 一个暴发户，凭高利贷、大斗进小斗出、盘剥起家的 地主堂屋。(如在广场演出，只要一张桌子，四根板 凳或椅子就行了)

**幕** **启** 李老栓坐在桌前抽水烟，一边唱着《江油关》。

李老栓 (唱川戏二流倒板)边防日报启人忧，愁来愁去不爱 愁，得饮酒时且饮酒，得风流处、贤夫人(走到门口， 其妻应声而出，碰个照面)且风流……

李老栓妻 唱、唱，一天到晚就晓得唱!这个家务你还管不管 的哟?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一样。看到明天就 要过中秋节了，家里还“样啥”(什么)都没有，八月十 五，未必还把月亮菩萨请到家里来“坐冷板凳”(空坐 一会儿)哪!往年子，月饼呀、糍粑呀，总得买点。今 年连一升糯米都没准备，手头一个毛钱都没有，你想 没想一下的呀!

**李老栓** 真是穷惯了，把你的新谷子卖两石嘛!

**李老栓妻** 噫!真是“癫疙宝”(癞虾蟆)打呵欠，口气大咧! 就忧到我那几颗新谷子，你有好多谷子卖不完哪? 迷迷糊糊的，两手一操，家里的事横竖你也不管。今

年年岁不好，收那点租子，吃还不够咧，今天也卖，明 天也卖，卖完了，我看这么一大家人，叫你爷儿父子 “吊起锅儿当钟打”(喝西北风)呀!

〔李老栓看了她一眼，只顾抽烟。

李老栓妻 我问你哟，你那些钱一天就盘、盘、盘出去放利，收 起利来，就是茶馆进，酒馆出，搓麻将，“拼打伙”(做 东道)的，只顾你一人在外面乐得像神仙，就不管家 里人吃饭翻白眼哪!

李老栓 你就忧到我那几个钱。我有好多钱在外头放利呀?! 世道不好，这几年连种庄稼的人都惹不起了，越来越 可恶了嘛，动不动就是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要 钱没有，坐监牢吗?好得很，还可以捞到一碗牢饭 吃!”你想，我利钱收不到，连本钱都收球不回来咧。 再说，你不是还积得有那么多“私房银子”吗，不拿出 来用干啥?未必放在箱箱里头会“下崽崽”(生儿子)

呀?!

李老栓妻 噫!你怎么青天白日的“锉牙巴”(说梦话)呀!你 看到我那里有私房钱呀!连我娘屋里陪嫁的几个钱 你都跟我“喝”(哄),喝，喝出去还没还我咧!我怕你 ——(急转话题)唉，这么一大家人的“缴缠”(开销), 五六张嘴，要吃要喝的，比得往年哪，手里还有几个 空钱，这些年头，粮呀，款呀，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 捐，差狗子一天不离，接二边三，像催命鬼一样的坐 在堂屋里不走，未必你没看到呀?

**李老栓** 我又没有当家，纳粮上税，关我老太爷啥相干?

**李老栓妻** 老太爷?说得那么体面，哪个封你的老太爷呀? **李老栓** (正在抽烟咳嗽一声)咳 ……

李老栓妻 (这才坐下一边，把簸箩放在膝盖上，在里面清理 玉花呀，红红绿绿的珠子呀，准备给幺女穿耳环、做 凤冠霞珮出嫁用的东西， 一面就谈起家常来)这家里 哪一件事情你管过呀?……大娃子在吵，我还有个 帮手，还能喘过一口气来。就是你嘛，两爷子一见面 就像冤家对头一样，说不上三言两语就是吵，吵得他 一气出了门，两三年了还渺无音信，你连打听都不打

听一下…

〔李老栓抽烟。

李老栓妻 二娃子哩，又不昌盛，婆娘死了咧，把烟瘾也吃上 了，就舍不得那个吹火筒。在家里见钱就偷，偷出去 同那些“三尔四尔”(不三不四)的人去“刨土沟沟” (野地里打牌掷骰)赌钱，赌得白天晚上都不落屋， 咳，怎么不给那些龟儿子抓壮丁的抓起去啊!

-

**李老栓** (抽烟)说得好听。

李老栓妻 三娃子咧，也是傻木登登的，光长个子不长心。信 那什么王保长王麻子的话，去当啥童子军儿咯，一年 学费都要化千把，一套童子军服都要四五百 ……

**李老栓** (把纸捻插上烟袋里往桌上一放)有那么多“穷疙瘩” 数不清咯!

李老栓妻 婆娘丢在家里大起个肚子，都快“坐月”(生产)了， 连鸡蛋都没买一个。幺女儿明年正月十二就要“过 门”(出嫁)了，陪奁呀，嫁妆呀，这些事你都打主意没 有啊!

**李老栓** (搔头，唱二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大势已去水东 流 ……

李老栓妻 又唱，又唱，还要唱呀，好，这个家务我也管不了 哪，这里，把钥匙拿起去(把一大把钥匙扔在地上), 看你把这一大家人怎么办嘛!

李老栓 ( 一 面拾钥匙， 一 面唱)妇人家只知道奉箕帚，为何同 我耍舌头(交还钥匙给妻，妻不理，乃置桌上),汉室 该亡天都不佑，只怕这江山不姓刘(妻莫可如何，气 极),我降魏呀，无非是为家口，用几句良言语，开导 女流(就妻前，妻生气)

〔姜国富手拿一包月饼，一块鲜肉上。 **姜国富** 栓老爷!

**李老栓** 啊!(作态)姜国富啊，你给我送利钱来了吗? **姜国富** 栓老爷，你老人家那钱，还要求你缓一下!

**李老栓** 你都两个月没给我送利钱来咯，你晓得不?

**姜国富** 呃，呃，栓老爷，实在沾你老人家的光咯，我只要手势 好一点，总是见月给你老人家送利钱来的。老主客 咯，我种你老人家的田快十年了，别的客家在你老人 家这里，哪一个不是长头短尾的，我的租谷尾欠，每 年都是交清了的 ……

**李老栓** 所以你的押佃钱比哪一个都加得少咧，嘿嘿!

**姜国富** 这两年，实在是天心不顺，唉，自从去年我大孙子无

缘无故的给那些抓壮丁的打死了 …… **李老栓** (咳嗽)咳 … …

**姜国富** 栓老爷，姜国富又遭祸事了! **李老栓** 遭啥祸事呀!

**姜国富** 抽壮丁的嘛!这回保上，又点上我儿子的名了。 **李老栓** 你不是才出了钱吗?

**姜国富** 是嘛，我送了两回钱给王保长咯。(走近李老栓)

**李老栓** 你站远一点咧!一身臭气。(掩鼻)

**姜国富** (退后一步)眼目下连借你老人家的钱还没有还，说 又要抽。

**李老栓** 把你那独丁丁的儿子都抽走了，我那份田哪个种呀! **姜国富** 是呀，所以来求栓老爷的情。

**李老栓** 求我的啥情，我又没管公事。

**姜国富** 你老人家嘛，新修的庙宇，菩萨不在金面大哟，王保 长和你老人家又是肩比肩背靠背的人，哪一件事情 他给你做不得主，你给他卖不得盘啊，只要你老人家 “打一个总成”(讲一句好话),还怕……念其主客份 上，你老人家的好处，我二辈子也忘不了啊!

李老栓 那个王麻子是要钱不要命的嘛，你叫我这么“空脚亮 手”(空起两手)的怎么去求情哪?这个，敬土地老爷 嘛，也要个刀头敬酒嘛!

李老栓妻 看到没有呀?人家都打酒割肉的准备过节货了， 你家里一点响动都还没有啊，看你管不管的呀!(故 意高声)姜国富!你那肉割成多少钱一斤?你家里 过热闹节啊!

姜国富 啊!我哪里还过得起节啊!不怕你主人家见笑，这 几年，连过节都没见过油荤咯，我这……你看……正 是买来给栓老爷下酒，给主人家辞节。

李老栓妻 (急去接过礼物)你怎么不早说嘛，嗳，讲啥礼啊， 主客家，还去淘神费事的。(倒了一杯茶)请茶请茶! 坐嘛!(对李老栓)王保长那里，去跟人家说一声。 (下)

**姜国富** 我这里办了一千块钱，送给王保长，救我儿子一条 命；他又要我出三千，我哪里还出得起那么多啊，求

你老人家在王保长面前美言一句。

**李老栓** (急放下烟袋，接钱清数)一千块，将将够我一个月的 利 钱 。

**姜国富** 那你老人家要我姜国富的命咯! **李老栓** 我手里也要用钱嘛!

**姜国富** 把我儿子留下来，还不是为你老人家出力，为你老人 家效死嘛!你老人家的钱往后我一定办，一定办，有

了骨头还怕熬不出油么! **李老栓** 装穷!

**姜国富** 唔 …… (不知如何说好)

**李老栓** 你说你没有钱?这一千块钱哪里来的?

**姜国富** 锅盆碗盏、铺盖棉絮都当尽卖绝了，才办了这一千块 钱，给王保长买我儿子一条命。你老人家的利钱，过 几天 ……

**李老栓** 过几天?(转念头)过几天我又不要你办现钱来咯， 反正你也办不出，是不是?

**姜国富** 那，全仗主人家“看承”(照顾)!(感激之至)

**李老栓** 把账算清楚。(取算盘)你借我两千五，利钱一个月 一千，两个月就是两千，一共是四千一个五，是不是?

**姜国富** 是，是。

李老栓 上一回在我这里立借约，请客，除你自己带来的米粮 酒菜不计外，给你算伙钱三百元，印花税一百二，招 待客人的水烟钱算我们一人一半折八十元，连前带 后总共五千元，今天八月十四，就让你半个月，从明 天起利，我算借给你五千元。

**姜国富** 啊 ! 啊 !

**李老栓** 看承你，现在要你办现钱也实在不容易，你又遭了祸

事。唉!过几天带点豆子来，推点“豆花”(豆腐脑), 割点肉，打点酒，请一堂客，还是在我这里请好了。 把王保长他们请来，把借约换一下就是了，听到没 有?

〔姜国富呆住了。 李老栓 就是这样办吧!

姜国富 (突然)那我儿子的事?!

李老栓 我给王保长说一声看， 一千块钱看他答应不答应，你

先回去，啊!不要忘记带米来呀! 姜国富 栓老爷!栓老爷娘子!(下)

李老栓 (看他出了门)你吃了晌午(午饭)才走嘛?

李老栓妻 (急赶上制止)你发疯啦，他一顿不吃你半升米? 李老栓 一 句话又不要本钱。那块肉有多重呀?

李老栓妻 总有斤把嘛，过节的月饼也有了。 李老栓 还不是红糖饼子，啥吃头。

李老栓妻 你把那一千块钱给我。 李老栓 人家给王保长的。

李老栓妻 噫!舍不得?还过不过节的呀?

李老栓 人家求情，姜国富要打救他儿子的命，我就要给王保 长送去的嘛!

李老栓妻 你借给我，我给你出利好了嘛。

李老栓 到你手上的钱，利!你不吃我的本就好了。拿，王麻 子那里你还去呀，不要误了人家的事。

〔妻接钱清数，喜形于色〕

李老栓 那办过节货该去了吧?啊?啊!打两斤酒。

李老栓妻 酒，酒，你就离不开你那点烧老二哪!喝了那个马 尿水水就发酒疯发不完啦?

〔李老栓转头正欲入内。 〔三嫂子与幺女上。

幺 女 (气喘喘的)妈!我跟你说!

**李老栓妻** (正在气头上)不要跟我说，你那样离不得酒，你去 变酒坛子去嘛。

**幺** **女** 我跟你说嘛!人家要抽二哥去当壮丁。

**李老栓妻** 啊!你哪里听来的呀?

**三嫂子** 我同幺妹到莫仙娘那里问仙，回来在路上听说的。

**李老栓** 哪个说的呀?

**幺** **女** 卢队长。

**三嫂子** 抽壮丁那个卢队长。

**李老栓** 你丈夫，上回人家要抽他，我们才出了三千块钱，叫 他到小学堂里去当童子军去啦嘛。

**三嫂子** 是呀!他说这回又要抽二哥咧。

**李老栓** 哼!又搞到老子名下来啦，放他妈的屁哟!

**三嫂子** 妈!这是给二哥烧的仙蛋，莫仙娘说是人胎。

**李老栓妻** (把蛋扔在地上)鬼胎哟人胎。老头子，这又是你 的事，看你管不管!这年头真不晓得犯了哪一官祖 神菩萨的坟山咯，拌倒就是棍棍棒棒的，三天莫得两 天安，这日子怎样过下去哟!看你怎么办嘛?

**李老栓** 我有啥办法?

**李老栓妻** 你没办法?你把王麻子看成你的心腹， 一天三顿 酒两顿肉的供!什么事都信托他，恨不得把你的裤 儿都脱给他穿，你的家都给他当了一半呀，为啥子一 抽起壮丁来还是按到你脑壳上抽呀!养起狗来咬自 己呀!今天抽这个，明天抽那个，我看有一天你这条 老命也保不住咧!(用手指重重地往李老栓头上捣

了一下)

李老栓 你不是说二娃子不昌盛吗?又不听话，我看叫把他 抽起去咧还好些咧。

李老栓妻 抽起去，你怎么这样没良心啊?二娃子那样浪兢 兢瘦壳壳的(瘦弱),经得住吗?再不昌盛吗他总是 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嘛。告诉你，二娃子是我的命，他 要抽去了，我这条老命就同你拼了。(以头撞李老栓 胸 )

李老栓 这像什么话!(以手推妻)儿大女成人的。 李老栓妻 ……

〔媳妇幺女见他们是闹惯了的，急忙忍笑埋头。 李老栓 你是不是舍不得你二娃子呀?

李老栓妻 不是，啥子咧?(是嘛!怎嘛样) 李老栓 那好办嘛，你出几个钱就脱手啦嘛。 李老栓妻 啥子?又要出钱。

李老栓 噢，这个世道有钱使得鬼推磨。

李老栓妻 亏你说得出，你有好多银子出不完哪，你窖得有几 窖银子在那里呀?

〔王保长吸香烟入。 王大爷 李老栓!

李老栓 啊!王大爷，坐嘛!

王大爷 你老两口子又在吵些什么?

李老栓 没有什么,(向妻)总吵，(向王大爷)还不是抽壮丁的 事嘛!

王大爷 抽壮丁的咯!

李老栓 是嘛，又搞到我们家里来了。 王大爷 那没关系嘛。

**李老栓妻** 啊!王保长，你请坐嘛。幺女，给王保长倒杯茶，

你看客人来了都不晓得张罗。 **王大爷** 不要，不要，天天来的，啥客哟。

〔幺女不动，三嫂子就去倒茶给王保长。 **三嫂子** 王保长!请茶。

**王大爷** 呃!三嫂子，这是 …… (很有深意地看着她) ……

**李老栓** 前天啥子事那么忙呀?刚把菜炒好酒打来，你就爬 起跑了。

**王大爷** 呵，前天卢队长有点事。

**李老栓** 抽壮丁的卢队长!他，有什么事? **王大爷** 你不晓得，芋子那个征属 ……

**李老栓** 芋子为啥一定要蒸熟，煮熟不一样?

**王大爷** 哪里芋子蒸熟?张摆子那个儿子，小名不是叫芋子 娃儿吗?他给抽到前方去了，他那个婆娘从前叫抗 属，现在，而今，眼目下打抗战的人都叫征属，不准叫 抗属了。

**李老栓** 这样啊，我以为要吃芋子，反正蒸熟改成炕熟，炕熟

又改成蒸熟，还不是一样，反正是要吃它嘛。

王大爷 笑话，笑话!事情的由来是这样了的，芋子娃儿的老 婆跑到县上去，说她过不下去了，要县政府给她想办 法。前天卢队长奉了命令，好心好意的去给她一点 优待，哪晓得卢队子一到了她家里，芋子娃那个婆娘 就要悬梁自尽，抹脖跳井，闹得天翻地覆，说是卢队

长古(强)奸了她 …… 李老栓 女人家不懂事。

〔李老栓妻听他们把话扯开了，在一旁着急，不时扯 李老栓衣服，李老栓不理。

王大爷 卢队长冒了火，要把她捆起往县里送。他们找人请 我去讲了好半天人情，才求卢队长把这事了哪。后 来就一同到联保处同联保主任打麻将去了。

**李老栓** 打多大?手气好吗?

**王大爷** 一二五的块子，免清。头四圈没开服(和),最后一图 我服了一个海底捞月。二四圈一个十三幺都快摸齐 了，就差他妈一块白板……

**李老栓妻** 王大爷我家老二的事 ……

**王大爷** 老二的事，没关系嘛。

**李老栓妻** 隔会儿，卢队长就要抽到我家里来了，王大爷。

**王大爷** 那没关系嘛!

**李老栓妻** 是呀，总得你老人家帮忙吵。

**王大爷** 那好办嘛。

**李老栓妻** 唔 !

**王大爷** 我看这个事很便宜嘛，你家的事还不好办，只要出几 个钱就完了嘛。

**李老栓妻** 闹你妈半天还是要出钱咯!

**王大爷** 抽壮丁不出钱，说，我当了三年保长，就没听见过抽 壮丁不出钱。那样，办兵役的人都把席子一卷，回家 洗煤炭啦!当真人家没事干呀!

**李老栓妻** 老头子，这又是你的事，看你怎么办，我是没有钱 的，你管不管。

李老栓 吵，吵，吵，就晓得吵，(看风头不对把纸捻熄掉)呃， 王大爷，大家都不是外人咯，怎么搞的呀!我三娃儿 才出了三千块钱，这个又抽我老二哪，有这一说呀， 你都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装我的掉眼皮” “袖手旁观”呀!

**王大爷** 怎么我装你的掉眼皮哟?这怪不得我，上峰的命令， 公事公办呀。

**李老栓** 不要鸡脚神戴眼镜假充正神(假装正经),啥公事就 那么认真?

王大爷 嘿!李老栓，你怎么开黄腔哟，哪一回不认真咯?这 一回更是非同小可，石头上钉钉子，硬斗硬，没有 一

点“浪让抖摆”(让手),晓得不，这一次是总裁下的命 令 。

**李老栓** 种菜下什么命令?

**王大爷** 呃，哪里是种菜哟，是蒋总裁。

**李老栓** 哪个来讲种菜?

**王大爷** 蒋总裁，蒋总裁，就是那个……呃，蒋总裁。

**李老栓** 蒋总裁?

**王大爷** 就是蒋委员长。

**李老栓** 啊!是不是老蒋啊?

**王大爷** 呃，从前叫老蒋，现在而今眼目下都是叫蒋总裁。

**李老栓** 不如叫蒋发财还顺口些。

**王大爷** 呃!发财是发财，总发财是总发财，我们先不要管 他，反正是他们有钱人就是了。我告诉你，卢队长本 来今天要亲自来找你的，还是我，你晓得的，他亲自 来了，你这事就要不好办。你老二吃两口烟，体质又 单弱，当壮丁那个日子他能背得住(吃得消)呀…… 就是不作贱他，拖也把他拖死球了。我才说，卢队 长，这点事还用得着你跑腿，我帮你办了就是。你不 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反怪我王大爷一驼。

**李老栓妻** 王大爷，哪一个敢怪你，你老人家是……呃呃!承 你帮忙，我们都是很领情的。

王大爷 是嘛，你们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嘛，我还见外啊，你家 哪一回画押立据，作中打保，没有我王大爷在场呀! 李老栓，你自己说嘛，连你家的神龛菩萨都是我王大 爷亲笔写的吵。

**李老栓** 这一回总得有个商量?

**王大爷** 看你说的，没有商量，我跑来干什么?

**李老栓** 怎么办? **王大爷** 你出多少?

**李老栓** 怎么一说起就是钱。

**王大爷** 没有钱你这个车马我就不好回。 **李老栓** 硬是要抽?

王大爷 噫!这半天说个屁呀?你怕“算坛子”(开玩笑)么? 壮丁名册上有你老二的名字嘛，李之泰，不是吗?有 凭有据的，你怕……

**李老栓妻** (哭，幺女劝)天呀!我哪里来钱咯，真是要我的命 呀!

李老栓 王大爷，打拢来说，我也是手头紧，钱放出去了收不 回来，你都晓得的。眼刻实在是沙锅里炒葫豆抓不 开 了 。

**王大爷** 这个我了然，你出一千五百块钱我给你想办法。 李老栓 出这么多?

王大爷 哎呀，李老栓，还多呀，真是狗坐轿，不识人抬举。你 老三出三千块钱买个人去代替，这回子你出六千也 买不到个人，再多钱也买不出，种庄稼的小伙子都跑 到山上当土匪去了。我是看人情，格外给你搞个门 路，硬抓一个来替死。

幺 女 你屋里养起那十几个烟灰咧?

王大爷 哎呀!幺姑娘，我那些烟灰就不要钱哪? 一 天烟饭

两开，像老人样的供起。 李老栓 好，我出一千块。

王大爷 你他妈的也是乌龟甩尾巴，踩倒爬的家伙。这个物 价一千把块钱买个什么哟?我那些抓壮丁的弟兄， 随便尝的烟钱还不够咧，你怕我还得你几七几八的。

李老栓 一 千。

王大爷 一千五。 李老栓 一千。

王大爷 一千五。

李老栓 一千，多了我不出，多了我不出。

王大爷 不出算了，抬轿子的不忙，你怕把我坐轿子的还忙 了 。

三嫂子 王大爷，这事情还是要麻烦你老人家多转换一下子 才好哟。

王大爷 呵 !三 嫂 子 。 三嫂子 俗话说，帮忙帮到底，送佛送西天嘛。 王大爷 嘿嘿 … …

三嫂子 二回子嘛，你嫁姑娘讨媳妇买田置业呀，大酒小席 的，抽板凳塞桌子脚都还要人吵，都得帮到忙的。

王大爷 嘿嘿 … … 三嫂子说到哪里去了啊，只要你三嫂子 ……这么一说吗，好，李老栓，就一千块钱，拿钱来。

李老栓妻 (哭)我哪里来的一千块钱咯? 李老栓 把那一千块钱给我。

王大爷 你看 ……

李老栓妻 那不是人家姜国富 …… 李老栓 你不要管闲事。(妻给钱)

**李老栓** 抓哪个去代替呀?

**王大爷** (数钱)我把姜国富的儿子抓去顶你老二。

**李老栓妻** 人家不是才出了一千块钱吗?姜国富 ……

**王大爷** 你看你屋里，李老栓出你李老栓的一千块钱，关姜国 富什么事?

**李老栓** (楞了妻一眼)王大爷，你把姜国富的儿子抓走了，我 那份田，来荒起呀!

**王大爷** 李老栓，我说你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不晓得

换客呀!有田还怕没人种，把姜老汉起了就是嘛。 **李老栓** 唔，对。

**李老栓妻** 我家老二呢?怎 ……

**王大爷** 啊!李老栓，再拿出五百块钱来。 **李老栓妻** 又要钱?

**李老栓** 啊 !

王大爷 又不是我要，去把你老二叫回来，(幺女下)叫他到外 县去做小生意，卖点芝麻、花生糖、炒米糖、瓜子、花 生、纸烟，先在外头混一下，这一轮壮丁要两个月以 后才走，叫他出去躲三四个月再回来。

**李老栓妻** 好倒好，我哪里来的这笔钱咯?

**王大爷** 一说起钱就不亲热，这个钱是随身之物嘛?生不带 来死不带去的。

**李老栓妻** 再是，你总要我有嘛，真不知是哪一辈子欠下的冤 孽债啊!

**王大爷** 没有算了，又不是我的事，真是钱钱钱，命相连。

**三嫂子** (到妈面前)妈，想得开一些，钱算得什么哟，这个世 道还是人要紧，我不是还有点私房银子吗?拿出来 拼拼凑凑的，还是让二哥去躲一下，将来一家人还是

团团圆圆的多好。 **李老栓妻** 那好嘛，那好嘛。 **三嫂子** 那我就去拿了?

**李老栓妻** 好嘛。

**王大爷** 三嫂子还给你二哥准备 一套旧衣服， 一个兜兜(筐 子)。

**三嫂子** (至门口回来)妈!你那小箱箱的钥匙是不是在你房 圈里的枕头底下，我给你拿啊?

**李老栓妻** 啊!我的……你不要动，我自己来。(急下) **王大爷** (笑)。

**李老栓** (笑)。

〔幺女推二娃子上。 **幺** **女** 走嘛，走嘛!

**二娃子** 掀，掀什么,屋里死了人吗? **李老栓** 二娃子!

**王大爷** 老二快来，要拉你当壮丁你怕不怕?王大爷想办法 让你去躲一躲，进去换 ……

〔敲门声，大惊。 **李老栓** 哪一个?

〔内声：“李老栓，有挂号信，盖个章。” 〔李老栓下取信上，戴上眼镜看信。

**李老栓** 信咯，挂号信。 幺 女 拿 倒 咯 。

李老栓妻 (一手夺过来)还是让王大爷看吧!你又不认识 字。

**王大爷** 这 是 信 吆 ! 啊 ! 信 !

〔三嫂子与李老栓妻同上。

〔王拆信，汇票从信封中落地。 幺女纸飞飞儿。(从地上拾起)

|  |  |
| --- | --- |
| 王大爷 | (争夺过)噫!是王大爷的。 |
| 幺 女 | 是从信里落下来的。 |
| 王大爷 | 王大爷荷包里落出来的。 |
| 幺 女 | (同时)我看到是从信里落出来的。 |
| 三嫂子 |  |
| 李老栓 | 这个 …… |
| 王大爷 | 这，这个明明是从王大爷荷包里落出来的。你看这 上面还写着王大爷三个字。你看，王、大、爷! |

李老栓妻 (随着念)王、大、爷。

李老栓 (点头)

三嫂子 是信 ……

李老栓妻 不要乱讲，你们不懂事。 李老栓 念念信是哪里来的。

王大爷 ( 念)父母亲大人膝下跪……

李老栓 大娃儿来的。(摇头摆尾听念信) 李老栓妻唔!

三嫂子

大哥来信了。(同时说)

幺 女

王大爷 禀者，男自那日一别，偶一不慎，一言难尽。今天成 都省上桂芳哥团部当副官……

李老栓妻 副 官

幺 女(同时)当官了。

三嫂子 (同时)二老表那里。

王大爷 今咧，寄回大……呃! 李老栓妻 寄回什么呀?

幺 女 大什么?

王大爷 啊!不对，不对，今哪，并未寄回大洋两千元整。 李老栓妻 没有寄回来说他妈个啥咧!

王大爷 是呀!只因哪 … … 偶染重病， 三嫂子 得病咯?

王大爷 卧床呃…不起，还望呃…大人寄来两千元整，以好作

回家路资盘川之用度。 李老栓妻 还要寄两千块去? 李老栓 又是来要钱的呀!

王大爷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你老大嘛，在省上病了，要你 给他寄两千块钱去，以好回家，就是这样的。信拿 去，这个是王大爷荷包里掉下来的。

李老栓妻 老头子，怎么办?这又是 ……

李老栓 我的事是不是?病都病啦嘛，人还是要弄回来，卖两 担新谷嘛!

李老栓妻 你在想什么哟?新谷卖不起价，这时候卖了，明年

青黄不接的时候来受逼呀!

幺 女 那……大哥还是要回来吵? 李老栓妻 唔 !

三嫂子 还是去借点钱吧!爹!你的 ……

李老栓 我哪里还有钱咯!我的钱是水荡荡里的月亮，看得 见拿不出来嘛!

〔大家默然对视，束手无策， 王大爷 (咳嗽一声)咳!

幺 女 啊，跟王大爷借嘛!

李老栓妻 (就王前)王大爷，我们家里的事咧，你老人家都是 看到的。现在我们老大在省上病了，家里又没有现

钱，想先给你老人家兑落两千块，松两天就还你。

**王大爷** (半晌，从躺椅上起来)哦，你要给你老大兑钱上省，

家里边没有钱，要跟我兑落两千块，是不是? **李老栓妻** (不断在一旁随和)是呀，是呀。

王大爷 嚷，这是小事嘛，你怎么不早说呢?没问题，没问题。 我先借给你两千块，给你老大兑去，你不是还要买汇 票吗?还要写封信吗?还要买邮票吗? … …

**李老栓** (忙从一边走拢来)那是，那是。

**王大爷** 好!都包在王大爷身上，王大爷帮你们一便脚手做 了就是了 ……

**李老栓妻** (感激之至)真是费你老人家的心了!

**王大爷** 嗳，没关系，没关系，那么到了月底咧，你连本带利还 我四千块 ……

**幺** **女** 噫!那么几天儿还要利呀?

**王大爷** 嗨!看你这小妹子，“说得轻巧，吃根灯草”,不要利 呀?现在而今眼目下，哪一个愿意把钱放在家里呀? 现在的物价那么高，经县上那个平价委员会那么一 平哪，东西就像打滚一样的往上涨， 一天一个样子。 现在的钱，放在家里一天，就要赊他妈这么长一截， (做手势),不要利啊?

**李老栓** 再要利你也要不到那么大嘛，那个筋斗翻的利也没 有这么凶嘛!

王大爷 嚷，李老栓!你怎么也开黄脸腔啊?你都是搞银钱 生意的嘛，这个“银子钱吗，硬头宝嘛”,你借就借，不 借算了!(故做要走状，李老栓等随后在台上转圈 子 )

**李老栓** 你毛房里插称杆子，太“过粪”(过分)了嘛!

**王大爷** 什么过分，你找我，又不是我找你! **李老栓妻** 真是要我的命咯!

**王大爷** 什么要你的命，生意不成仁义在嘛!

**三嫂子** 王大爷，这个事情吗还是要你帮帮忙啊! **王大爷** 帮忙，帮忙，帮忙不能让我伤血本!

**幺** **女** 你太狠心了!

**王大爷** 什，什么狠心，你借就借，不借算了，又不是我的事! (要往外走)

**幺** **女** (拦住)嗳，商量，商量嘛! **王大爷** 对了，商量，商量嘛。

〔台上寂然。李老栓妻垂头丧气，缓步至桌前入座。 **李老栓妻** (叹气)唉!

**李老栓** (与妻同时落座)唉 …… **幺** **女** (看了父亲半天)爹!

**李老栓** (正抓耳搔腮，无计可施，忽听幺女叫，气极，厉气学 她)爹!(之后，没奈何，向王大爷)好，月底还你四 千 。 

**王大爷** (起立，正经作色)那就一言为定准啊。

**李老栓** 未必“红嘴白舌”的说出来的话，还放黄么? **李老栓妻** 这都是你的报应啊!

〔李老栓正向前走，听到这句话，一对面，忽然返身坐 入躺椅。

**李老栓妻** (急转话题)嗳，你二哥哩?衣服还没换好?快把 你二哥叫出来，快走了嘛!

〔幺女入内，叫“二哥，二哥!哎呀，怎么倒在床上就 睡着了!”推老二出，他睡眼惺忪，呵欠连声。

**王大爷** 老二，要你去当兵，你怕不怕?现在叫你到外县去做

小生意，卖点儿花生糖、麻杆儿糖、芝麻糖、纸烟瓜 子，先出去混一下。这轮壮丁要两个多月才得走，等 壮丁走了以后才回来。听到没有?把兜兜儿、钱给 他!(边走边说)出门人“灯笼高挂”,自己要放灵动 些。听到没有?真是淘气得很!

〔众人随后送出，李老栓垂头缓步而回，莫可奈何地 唱 。

李老栓 (唱)愁来愁去我不爱愁，得饮酒时且饮酒，得风流处 我……

李老栓妻 (回来见李老栓又在唱，气极)你还要唱呀? 李老栓 (接着)贤夫人!

李老栓妻 我的老子…… 李老栓 且风流 ……

— — 幕 落

**第** **二** **幕**

时 间 距第一幕三月后，冬天，渐黄昏。野外，独丁丁的立 着一棵大树，北风呼呼吹过，有一两声老鸦惨叫。树 下置石凳一条，是预备行路人歇脚的。这里离集上

不远。(如在露天演出摆出一条凳子即可) **幕** **启** 台后远远的有人在唱山歌：

“这山没有那山光，这山更比那山荒。

修的房子归保长，生的儿子归老蒋。” 〔王保长和卢队长上，卢喝得醉醺醺的。

王大爷 (跟在后面)卢队长，你不要着意，只要你老人家真是 喜欢她还不好办么?芋子娃的老婆是我那一保的， 未必说“鱼水既然都同欢”(觉都睡了)了，还怕收不 上房么?

**卢队长** 她是个征属，这样公开的搞，会不会有人反对?

**王大爷** 哪个敢?在我们这里，除了我不讲话，哪个敢乱哼一 声?再说，她在家里吃穿无着，假若跟上你卢队长当 官太太，呃呃!吃山珍海味，呃呃!穿绫罗绸缎，还 不好吗?哪一个政府对抗属!(卢队长盯着他，急改 口)哪一个政府对“征属”有我们这样好的优待呀!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强迫她心甘情愿的送到你的门

上 来 。

**卢队长** 嗯，看这婆娘吗，倒有点情义…… **王大爷** 什么?青衣?

**卢队长** 青衣!他妈的花旦哩，青衣，我说情义!

**王大爷** 哎呀!卢队长，你上成都省受了训回来，说起话来今 令杠浪的，打京腔，像洋人打哈哈一样，我都听球不 懂了啊!

卢队长 你真是他妈的，下江人骂我们四川人说的：“川耗子， 眼睛像胡椒那么一点大。”而今蒋委员(立正，王麻子 也机械地起立),蒋委员入川，下江人的江山，在官场 上混，不讲官话还吃得开呀!我这一回在省上受训， 亲自听到蒋总裁的训话。而蒋总裁手下的人马，尽 都是下江人，都讲的是官话。我还关着门学了好久 才学会咧!我说的是情义!

**王大爷** 情义哟!

**卢队长** 呃!我说她倒还有点情义的样子，还老想着她那芋 子娃儿从前方回来咧。

王大爷 什么情义哟，这个世道还是肚皮要紧。你饿她几天 看，什么芋子红苕也就管球不了那么多了啊!我倒 晓得，她心里头还有个挂欠!

**卢队长** 什么挂欠呀!

**王大爷** 她舍不得她那个鬼娃娃。

**卢队长** 对了，那个死娃儿真可恶，我每回一跨进门，他就惊 抓抓的哭得不歇气。(笑)

王大爷 (笑)这个事情还是我替你办了就是。我先放出个谣 言说芋子娃在前方打死球了，再找个人把她的娃娃 拐到外县去卖了他，断了她的这几门想头，然后请莫

仙娘去劝她一下，她就……啊。(作态)

卢队长 看你不出哪，对付女人你倒有两手……真是乌龟有 肉在肚子里呀。(摇王大爷肩)

**王大爷** (随手摆动得意忘形)不是吹，对付个把女人都莫得 办法，还敢在你卢队长名下办公事。

〔潘驼背悄悄地上，躲在大树背后。

**卢队长** 呃，说起公事，这轮壮丁都三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有 送走呀!

王大爷 唉!卢队长，公事真是一天天的难办了，有篱子都接 不到鱼嘛。现在而今眼目下真是路断人稀，十天八 天等不上一个过路客，周围团转可抓的人都抓起来 了……

**卢队长** 李老栓那个老二咧。

**王大爷** 呃!李老栓的老二，我上回不是给你报告过了吗? 我同李家都是常来常往的，他家才出了钱，送他三娃 子去当童子军，化费也不小。这回听说又要抓他老 二呀，他们一家人哭天洒地的来求到我，也实在不好 意思，我就把姜国富到个儿子抓来顶替了。

**卢队长** 听说姜国富还出了一千块钱呢! **王大爷** 呃，没有这回事。

**卢队长** 没有这回事?那个姜国富到处对人说咧。

**王大爷** 那都靠得住吗?姜老汉疯了，疯疯癫癫的乱说一气。 卢队长，你看我哪回事情敢瞒着你干过?姜家头回 出了四千二、二回三千，李家三千，谢洪顺二千八，都 是一五一十的给你报告了，这，“堆堆由你袍吵”(多 少由你分配)!背后我连边边也没有乱碰一个。都 问得到的嘛，我又没有同他们打对嘴挂。

卢队长 不要说那么多，疯子靠不住，疯人口里才出真言。把 戏不要在我面前耍，你那点名堂呀，隔层玻璃唱戏， 我一眼就看穿了。

**王大爷** 卢队长，这一回我要是见了姜国富一个毛钱，我死无 葬身之所。

**卢队长** 骗鬼，这年头儿活着还不保险呢，哪个管你死后的事

呀!

王大爷 嘿嘿!

卢队长 嘿嘿!哪个跟你笑啊?

王大爷 嘿嘿，姜国富真的没钱出，倒是李老栓，呃!出过 一

千块钱。 **卢队长** 钱呢?

**王大爷** 嘿嘿，我花了! **卢队长** 我不认账。

**王大爷** 卢队长，我实在手势紧，要不然我王某人还不至于出 此下着咧!

**卢队长** (转念头)李老栓才出一千块呀，不行啊! **王大爷** 他也实在抓不开。

**卢队长** 你再去走一趟嘛!

**王大爷** 我同他正有一点“纠葛”(手续)没有了，我又去说这 件事……

**卢队长** 那我自有办法。下回再这样，我不认账。(唱着下) 孤王酒醉在桃花宫，韩素梅生得来……

**王大爷** (目送他下)食你妈!老鹰吃麻雀，你他妈毛毛爪爪 都不留一点呀!不认账，你不认账老子认账。

**潘驼背** (突然从大树后面跑出)我认账，我认账。

**王大爷** 潘驼背，你他妈吓老子一跳，等了你半天，你鬼头鬼

脑的，什么时候来的呀? **潘驼背** 等我什么事?

**王大爷** 王大爷老远八远的亲自“上街”(上镇)来找你，总是 有事嘛!

**潘驼背** 有事?你不说我就晓得了，是不是又要找我当壮丁 呀 !

**王大爷** (一顿)呃!

潘驼背 是不是?咦咦!我一猜就猜着了。王大爷，恭喜发 财，换个方向吧!我上了你两回当就够了嘛，你咱个 吊颈鬼上路，光找熟人咯。我刚才在大树后面听得 清清楚楚，头一回人家给你四千二，你只给了我五百

块，二一回是三千，你给了我三百块，前前后后你就 抬了好多啊!你真是阁王不嫌鬼瘦，吃到我名下来 了 。

王大爷 你他妈嘴巴两块皮，说话不费力，你来抬嘛，那么“松 活”(容易)!你听到的嘛!人家卢队长“袍”堆堆，王 大爷还要“担干系”(负责任)呢!你怕好玩的。

潘驼背 哎!什么干系哟，王大爷。算了吧!钱多钱少我都 不说了，就是当壮丁那日子不是人过的。我给你说 呀，你去到营盘上总不能马上就跑吵，好歹得住上三 五两天呀!哎呀，阿弥陀佛，洋罪就来了，夜晚睡觉 呀要把裤儿衣裳脱得光不溜丢的缴上去，关在一间 黑房子里让你几爷子去挤爆油渣。一天吃两顿穿汤 稀饭，饿得你肚子呱呱的变鬼叫。一换营盘呀，用索 子一个一个连起来不说，背上还要背一驼大石头。 喂，王大爷，看到我背上这一驼还放不下来，你还要 给我加上一驼呀。这个差事我干不下来，另请高明

吧 。

**王大爷** 你怎么叽里呱啦的连顿都不打一个呀，哪个要你当 壮丁哪!听到风就是雨。

**潘驼背** 不是当壮丁那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好事? **王大爷** 你坐下来跟你说嘛!

**潘驼背** 好好，你老人家讲吧!

**王大爷** 李老栓，晓得不?他借了我两千块钱 ……

**潘驼背** 噫，王大爷，你又在“冲什么天壳子”(吹什么牛)哟! 我潘驼背没见过李老栓，嘿，倒是李钱罐这个外号， 周围几十里地哪个不慕名哪，“李老栓筋斗翻，腰杆 上拴个钱罐罐”。人家还拿起银子在外头放利呢，还 借你的钱。

**王大爷** 李老栓的婆娘。 **潘驼背** 啊，那倒差不多。

**王大爷** 你听到嘛，李老栓就借了我两千块钱，当面议定月底 还我四千元。

**潘驼背** 这么大的利呀，黄狗掉在大粪缸，你老人家又搞肥

了 。

王大爷 什么搞肥了!已经三个月了，本利一个未还。前天 我去要账，李老栓还给我个“猫儿起”(不理睬)耍赖 皮，说什么拿他的账本抵我的账，叫我给他收那些滥 账去。我管那 一套?他还同我大吵 一 架。我说： “好，李老栓，你借钱不还，骗本谋利，我们县政府 见!”我亲自跑几十里地来找你，就是要你装一个兵 大爷，说是县政府派来的，李老栓怕兵大爷，你只要

站在他面前一吓，钱就出来了。 潘驼背 王大爷，我不是县政府的人嘛。

**王大爷** 就是要你装起是县政府的嘛，你看这生意轻巧不轻 巧?

**潘驼背** 让我想一想。(片刻)王大爷，这回你出多少钱? **王大爷** 说起就是钱!你跟王大爷办事哪回亏了你呀?

**潘驼背** 少来少来，跟你王大爷办事哪回不亏我呀!人不上 当不尖，锤子不磨不钻，人心隔肚皮，摸到石头过河， 稳当些。

**王大爷** 你他妈的尖得立都立不稳了咧!不尖?王大爷还少 了你的钱哪?

潘驼背 诚然，你王大爷不少我潘驼背的钱，我潘驼背也不想 多要你王大爷的钱，是儿是女早下地，你到底出多少 钱?

**王大爷** 三百块。

**潘驼背** 王大爷，你心太猴了嘛!你算算看，人家一个月给你 四千，两个月八千，三个月一万六，就说让点零头，一 万五不还，也得还一万。你才给我三百块——再说， 我这也是拿性命打飘飘，提起鞑鞑儿要的事。万一 县大老爷晓得了，冒充官府，就要脑壳搬家，明天早

晨起来我潘驼背还找不到嘴巴吃饭咧! **王大爷** 那，有王大爷给你保险。

**潘驼背** 啊，牛皮不是吹的，汽车不是推的。你王大爷别个不 晓得，我都不清楚么,算啥坛子?太少了不干。

**王大爷** 你……给你三百块嘛! **潘驼背** 隔得远。

**王大爷** 好好，四百块。 **潘驼背** 这生意搞不成。

**王大爷** 你跑什么?鬼赶起来了呀!

**潘驼背** 好不好，你就给……

**王大爷** 潘驼背，你杂种就是……给你讲，同王大爷打交道你 怎么就在钱上打转转咯?钱就把眼睛打瞎了?跟王 大爷做事，只要“拿得到堂”(办得到家),王大爷随便 栽培你一下就在里头了嘛!王大爷拉你入个伙，怎 么样?以后咱们就是哥儿弟兄了，有饭大家吃，有衣 大家穿!

潘驼背 入个伙。呵，王大爷，是不是你又要我海(读平声)袍 哥加入哥老会呀?上一回你叫我海袍哥，我出钱请 了客，进了步。人家吃完了，把屁股一拍，你走你的， 他走他的，有什么油水咧!

王大爷 潘驼背，你狗食的都是码头上沾了字的哟!给老子 弄清楚，不要乱出言语，看你脱不到抓脚舞(爪)啊! 这不是什么海袍哥，什么加入哥老会哟，这是国民 党，你晓得不?

**潘驼背** 嘿 ! 嘿 … …

**王大爷** 嘿嘿!哪个跟你笑?

**潘驼背** 国，民，党。晓得晓得，(笑)我也清楚嘛!县里下南 街不是有个郑家药铺吗，人家也是生死拉他当国民 党。当了国民党不出气，见天大清早，天黑，还要他 出操场，他看铺子又没有人，害得人家一个月化五百 块钱请一个人替他当国民党带出操场。王大爷，你 是不是又要我潘驼背一个月出五百块钱呢?

王大爷 哪个说国民党要出操场呀!你看我(作态)我就是国 民党，我出操场没有?告诉你，不但不出操场，而且 还有钱给你使。你看，我王大爷，卢队长提我当国民 党，我当了三年国民党就当了三年保长，就吃得开

了，你看好不好? **潘驼背** (犹豫) … …

王大爷 国民党蒋总裁天下第一，你以后只要服从总裁的命 令，听卢队长的话，王大爷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不出三天，在这个码头上，保你灵官菩萨镇台，就站 住了。干不干?别人哪，打起灯笼火把，还找不到 咧?

潘驼背 王大爷，这个，生意吗，一桩一桩的来，我们先把国民 党那一桩生意搁到一下，把李老栓这桩生意搞清楚 了再说，你到底舍得出多少钱?

**王大爷** 你真是他妈钱眼里钻出来的，四百块嘛!

**潘驼背** 我说……多了你不干……少了一千五搞不成。

**王大爷** 噫，潘驼背，你他妈一锄头想挖个金娃娃呀!摸摸你 的额头看，发烧不发烧?你简直忘记你姓甚名谁了 啊!

**潘驼背** 嘿嘿!(拉王大爷蹲下)王大爷，“撇托”(干脆)些，我

让一步，一千块，这就天和地一样齐了。 〔捡一个石子放在王大爷面前。

**王大爷** 王大爷也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给你六百块。(放 还石子)

**潘驼背** 一千块。(把石子送过去)

**王大爷** 潘驼背，六百块，不要说了。(放回去) **潘驼背** 一千块。(放过去)

**王大爷** 再说我就要冒火(生气)了!六百块。(放回去，越来

越急)

**潘驼背** 一 千块。

**王大爷** 你把王大爷见外了，王大爷也是手势紧，六百块。

潘驼背 一 千块。

王大爷 六百块，多出了一个，我是王八旦。 潘驼背 (送去用手挡住，停在中间)一千块。 王大爷 六百块。

潘驼背 一千块，干就干，不干算了，我还不想干咧。(放手起 立 )

王大爷 好好，给你一千(把石子重重的一扔)狗食的!(也站 起来)

潘驼背 怎么搞法，你再说说看。

王大爷 你到我家里来，我借一套军装你穿上，拿着手枪，到 李老栓家里。我说：“李老栓，你借钱过期不还，还要 想骗本谋利，我在县政府告了你。”指着他，“就是他， 抓起来!”你把枪对着他说一声“走”,就这么他的钱 就出来了。

潘驼背 王大爷，你不要看我当了几回壮丁，我还不会打枪 啊 。

王大爷 你做做样子就是了。

潘驼背 王大爷，我今天还没有(做手势)这个。

王大爷 没过瘾哪，好，走，王大爷也要抽两口。

潘 驼 背 呵，王大爷，你现在再把国民党那桩生意……

王大爷 国民党的生意到烟馆里去讲去。(欲下，正碰上姜国 富牵小孩上)姜老汉又来了，这些日子就纠(读柳)到

我闹，好，反正这个缘是结下了。 潘驼背 走吧!

王大爷 看他们闹个什么名堂，让我给他点颜色看。 姜国富 王保长，我那里没找到那里哟!

王大爷 唔，什么事呀?

**姜国富** 你修修阴功，积积德吧，作福作在儿女身上，还在哪

里去做好事啊! **王大爷** 你讲嘛。

**姜国富** 我的儿子，我一家老小的靠山，命根子，又给你们抓 壮丁的抓去了啊!

王大爷 你的儿子，又是你的儿子!我又不是当坊土地，你的 儿子到哪里去了还要到我这里来挂号呀?哪个抓了 你的儿子你去找哪个嘛，纠到我闹干什么?

姜国富 你们还要不要我们活呀!我一辈子种庄稼，给人做 牛做马。穷人的命都在你们菜板上呀!去年我的大 孙子无缘无故的给你们抓壮丁的人打死了。

**王大爷** 我说，姜老汉，你就老不懂事啊!你那大孙子不听招 呼，满山跑，逃避兵役嘛，怪得哪个咧?

〔潘驼背拉王大爷走，王大爷不理。

**姜国富** 我一家四口，就靠我儿子一个人吃饭，你们把他抓走 了，叫我们一家老小有什么生路啊?

王大爷 我说，姜老汉，你就想不开，现在而今眼目下打抗战， 前方千千万万的壮丁，哪一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哪 一个不是有家有室的子弟呀!别人就不是亲骨肉， 就你一家——这是蒋总裁的命令，有力出力，有钱出 钱嘛 ……

**姜国富** 王保长，我给了你三回钱了啊!

**王大爷** 哪个得了你三回钱啊!

**姜国富** 头一回是四千二，二一回是三千，这一回是一千块。

**王大爷** 哪一个得了你一千块?你不要打胡乱说啊，人家李 老栓出的一千块。

**姜国富** 啊啊，是我出的一千块哟，王保长!

**潘驼背** 疯子都说得清楚?走啊!

**姜国富** 我，我，如今是襟襟片片、坛坛罐罐都当尽卖绝，实在 没有门路了啊!保长!

王大爷 (又假又酸)好嘛，有钱出钱，你这是好的嘛!蒋总裁 说，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民族。你的钱王保长都 给你交上去了嘛!打抗战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点苦 啊!你这种精神可嘉嘛!

**姜国富** 我出了钱，你们还是把我的儿子抓去了。 **王大爷** 这，这，哪个抓了你儿子你去找他……

姜国富 别人三兄四弟的不抽，单单抽我的独子、命根做什么 嘛?你们吃人连血都不留，骨头你们还要拿去熬油 呀!

王大爷 (凶极)姜老汉，你不要打胡乱说啊，哪个三兄四弟的 不抽呀?你给我指出来，你捣乱兵役，破坏抗战，你 好大的狗胆!了得起!找死呀!我看你真是不想活 了!

**姜国富** 啊 ! 啊 !

**王大爷** 好，你各人回去，我帮你清一清就是了，哪个抓你的 独子，那是不合兵役法的，我帮你清一下。

姜国富 求你发发慈悲，我也快进棺材的人了，不看到我老骨 头的份上，也看看这小娃娃可怜咯!来，给保长跪 下，磕头。

**王大爷** 你这是做什么哟?

**姜国富** 求保长的情!

**潘驼背** 看你，惹到了吧。

**王大爷** 好好，快回去，我帮你清一下就是。小娃儿，你起来， 回头把你爸爸清回来。

**潘驼背** 走吧!走吧!

**姜国富** (上前拉王大爷)啊，保长!

**王大爷** 你抓我干什么,给你说了嘛，我还有事，办公事的人 ……这……这……

**姜国富** (一把拉着保长的衣角跪下)保长，做做好事啊，我的 儿子哟!

**王大爷** 你干什么哟!潘驼背，你看像什么样子，我的绸袍 子……

**姜国富** 保长，救命哟!我的儿子哟!

**潘驼背** (拨开手，掀姜国富倒地)去你妈的哟! 〔王大爷、潘驼背急下。

**姜国富** (倒在地上)救命哟!保长!救命哟!

〔孙子跪在祖父身边，掩面而泣，一阵北风吹过。 〔一农民跄踉上。

农 民 (扶起老人)爹，你怎么倒在这里呀? 孙 爸爸!

〔农民抚孩子头，无话。

**姜国富** (睁开花眼)是你!(突然起立，一手牵孙，一手牵子， 跄踉前行)走，回家去。

农 民 不，爹，我从关帝庙逃跑出来，他们追到家里捉我来 了。

**姜国富** 那，你到哪去? **农** **民** 华荣山去!

**姜国富** 当土匪?!

**农** **民** 没路走，只好这样干! **姜国富** 唔 !

农 民 不要紧，山上熟人多得很，王兴发，三老表，他们都

在! 姜国富 唔 !

〔后头人声甲：“看到从这条路上窜过来的嘛!”乙： “过去看看?”

农 民 他们追来了，我顾不得，你老人家，水生他妈……(急 下)

姜国富 你给老子带个信来，啊!

孙 爸爸!爸爸!(闻人声，姜急掩孙口，同坐石凳上。 二团丁上)

团丁甲 看到往这边来的。 团丁乙 是他们叫唤吧?

团丁甲 问问看。

团丁乙 噫，就是他老头子嘛! 团丁甲 你儿子咧?

团丁乙 问你儿子到哪去了? 团丁甲 啊 ?

姜国富 你们抓去了嘛!

团丁乙 他逃跑出来了嘛，看见他跑到哪儿去了?说! 团丁甲 刚才是不是你在叫唤?

团丁乙 往哪里跑了?啊? 姜国富 不晓得!

团丁甲 这老家伙嘴熬，一定是他藏起来了。

团丁乙 你把你儿子藏到哪去了?啊?不说，不说把你撑起

来! 团丁甲 说!

团丁乙 撑起来!(一把拉开小孩)说不说? 姜国富 你们抓起去了嘛!

媳 孙 媳

团丁甲 他妈的， 一定是个老土匪!抓起来。

〔孙子上前，被团丁乙一把推回来。 团丁乙 滚，小杂种，讨死。

〔团丁拥姜国富一边走， 一边用枪托打。姜国富叫： “青天白日打死人咯!”小孩哀号，妇人上。

(拖住小孩)爷爷呢?爷爷呢?

(指姜国富去的方向，哭)妈 …… (叫)爷爷!爷爷!(抱小孩追下) 〔远处有狗吠声

**——幕落**

**第** **三** **幕**

时 间 第二幕后的第三天。李老栓家，正吃过晌午饭以后。 〔媳妇打鞋底，幺女在扎绣花枕头，口中哼着四川闺 女常哼的小调。

“白银锭咯喂，亮晶晶咯呀!媒婆一句话呀!爹娘认 了真。”嗯嗯……

幺 女 (停针不刺，忘乎其形的口中默默算计，不自觉的发

出声来)今天……是冬月十二，腊月十二，正月 … … **三嫂子** 你在算什么呀?

幺 女 (一怔，急掩饰)人家在算……唔!还有好久过年。 过年，学堂头放年假，三哥就好回来。有个人想他 嘛!

**三嫂子** 口里没说，我想他?我想你三哥做什么呀!快当妈 妈的人了，我还想他!

**幺** **女** 你不想他呀!前晚上是哪个睡到半夜说梦话呀?

**三嫂子** (急转话头)我倒晓得，有个人在算什么。 **幺** **女** 算什么?

**三嫂子** 过了年，就到正月十二，(学唢喇音)“里儿那儿弄!”

吵喇一吹呀!有个人就要姓那个了。 幺 女唔，我不来了!(撒娇)

三嫂子 噫噫!输不起，帽子拿给狗带起。你说人家就好，人 家说到你就不安逸了。哎呀!都快要坐花花大轿 了，还怕什么羞啊!

幺 女 你老欺负我，三哥回来了，我告状。 **三嫂子** 你告，你告，告了我不送亲。

幺女唔，你这烂舌根儿的。(头扑在桌上直蹬脚) 〔李老栓妻上。

李老栓妻 你们又在闹什么哟!一天吃了饭没有事，就晓得 “辗牙巴劲”(拌嘴)。真是金瓜头，不知愁啊!账收 不到手，田莫得人种。你大哥也还不见回来，人都焦 死了啊!

**三嫂子** 啊!妈!今上午，莫仙娘到我们家里来，说芋子娃儿 那个老婆，寻短见了。

**李老栓妻** 啊!是那个征属吗?(媳女点头)怎么死的呀?

**三嫂子** 她说大概是遇了邪，有鬼找到她吧!从前天赶场回

来，就“神呆 呆”的，也不大讲话。前天晚上，她就跳 井了 ……

幺 女 说她手里还死死地抱着她那三岁多的娃娃咧!拨都 拨不开

**三嫂子** 昨天早晨，去打水的人才看见。 **李老栓妻** 吱吱吱……这个世道 … …

**三嫂子** 莫仙娘说，要向你化(捐)点旧衣服，化点钱。买副 “火匣匣”(棺材板)把她安埋了。免得丢在那个露天 坝里没人管，猪拉狗扯的。

李老栓妻 莫仙娘，哼!光吃死人的，又来了，我哪来钱给人 家买火匣匣呀!我死了还不晓得哪个来埋咧。芋子 娃儿家里是征属，该政府管嘛!政府天天喊“优待征

属，优待征属”,未必人家死了联保处不晓得埋她呀! **三嫂子** 说，他们报告王保长，王保长说，还要到县政府报了

公事才有钱。

幺女 等他报了公事回来，尸首都化成水了啊!三嫂，我 说，(悄悄地凑在她耳上)不是遇邪，一定是那个卢队 长把她害死的……

**李老栓妻** 爱管闲事!(两眼一暖)你有那么多钱，你去出去 嘛!

**幺** **女** 人家又不是说要出钱!我说我的 …… **三嫂子** 我也没有答应出!

**李老栓妻** 钱!王麻子天天逼上门来要账，我们的账又收不 回来。你爹天天在外头跑，人都气瘦了，觉也睡不 好，连说梦话都在逼账同人家吵架。自己这碗稀饭 都吹不冷咧!还在那里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啊!

**三嫂子** 爹今天大清早的起来，饭也没有吃，到哪里去了?

李老栓妻 去逼姜国富搬家去了，那个老不死的呀!真是可

恶透了啊!欠我们的账不还，田也霸着不交。你爹 把客都换好了，他硬说爬不起来，不愿搬家，害得新 客进不了门。活了几十年就没有见过这号种庄稼的 人，真是要造反了。今天你爹带起人去了，再不搬家 就把他的破锅滥瓦盆摔到大路边上，看他怎么办!

幺女(理着头发，漫不经心的)不是说姜国富都病得快死 了吗?

李老栓妻 谁管他死呀活的呀!未必说那些抓壮丁的人把他 打得五痨七伤的，要我们给他敷汤药钱呀!(向幺 女)你也是，人大心不在了啊!看到看到就要过年 了，自己的事情也不晓得急。来，到五表嫂那里比衣

裳去 。

〔三嫂子望着幺女笑。幺女回头做了一个怪脸下。

李老栓妻 (回身)雷女，你好好照顾一下家。你爹回来了，把 锅里热着的饭给他吃。(看见猫儿饭)猫儿喂了没有 呀!

**三嫂子** 喂了，他不吃那白饭。

**李老栓妻** 拌上点猪油嘛!(一边走，自言自语)什么事都离 不得我，人都累死了。(下)

**三嫂子** (楞了她妈的背影一眼，收拾一下桌上的围裙，自语) 一天天不见亮，睁开两只眼睛在床上就闹起，这里长 那里短，一张嘴就叽叽喳喳不歇声，就像你一死了， 我们这些吃饭都只会往鼻孔里喂了样。(取猪油拌 猫饭)咪咪，这砍脑壳跑到哪里去了?一天到晚不落 屋，还要专门请个人来服侍你呀!

〔李老栓提一 口小铁锅自外入。 **李老栓** 你在骂谁呀?

**三嫂子** 砍脑壳的猫儿嘛!到处都找不见。 **李老栓** 你怎么把猪油拌在饭里呀!

**三嫂子** 那背时的猫儿嘛，没有猪油他就不吃。 **李** **老** **栓** 比人还阔气了啊!

**三嫂子** 是妈叫我喂的。

**李老栓** (转话题)把锅提进去!

**三嫂子** 哪来这么 一 口破锅?爹!你吃饭吧!(进去端饭)

**李老栓** 怕你不搬家。装死卖活，当我就把你没办法哪?账

是不打算问你要了，反正你还有押佃在我手里。先 把你抬到大路边上再说。(三嫂子端饭出)破锅也好 嘛，打烂卖碎铁也卖他几百元。

**三嫂子** 我记得姜国富媳妇头上有一根银簪子，倒还能值几 个钱。

**李老栓** 上回给王麻子办壮丁费，早卖给王麻子的大媳妇了， 还有你的。(过去吃饭)

**三嫂子** (突然发现屋角一个耗子，提起凳子去追打，未着)砍 脑壳的，这么大个耗子。

**李老栓** 用猪油喂起的猫儿也不管事。

三嫂子 这猫儿跑到哪里去了?咪咪!(寻到门外，突然转 身)爹!姜国富的媳妇披麻带孝的朝我们家里跑来 了。是不是姜国富在大路上落气了呀!

**李老栓** 哎呀!一定是姜国富死了。把门顶起不让她进来。 (匆匆入内)

〔三嫂子来不及关门，姜媳已推门闯入， 一头扑倒在 地上，已泣不成声。

**姜** **媳** 栓老爷!

**三嫂子** 栓老爷不在，谁让你进来的呀! **姜** **媳** 啊!栓老爷娘子!

**三嫂子** 瞎了你的狗眼哪!谁是栓老爷娘子?把你那两颗算 盘珠珠拨开来看看咧!

**姜** **媳** (起身直往里屋走)栓老爷! **三嫂子** (阻之)你乱钻到哪里去?

**姜** **媳** 我找栓老爷!

**三嫂子** 跟你说栓老爷不在家，你是发疯了哪!

**姜** **媳** (定了定神，看清楚三嫂子，又一头扑地)三少娘子， 你做做好事哟，我们爹给你们家种十几年的地，今天 栓老爷逼着我们搬家，我爹冻死在大路边。不看活 人也看在死人份上，我两娘母没房子住不要紧，求你

们赏副棺材，把我爹安埋了，你就做了好事了啊!

**三嫂子** 要棺材，你跟我说有什么用。看你这么披麻带孝的，

跑到我堂屋里来，我爹回来碰见了，你才背时的。

**姜** **媳** 你在那里朝山拜佛去了啊! **三嫂子** 去，去，你还不快出去。

〔王保长入。 **王大爷** 这是干什么?

**姜** **媳** 王保长，你老人家做个主啊!我们爹给他们种了十 几年的地，今天栓老爷逼着我们搬家。十冬腊月，我 们爹活活冻死在大路边。押佃不退一个，连棺材都 不舍一副。求你老人家做主啊!

**三嫂子** 押佃，亏你说得出啊!你欠我们的账早扣完了，利钱

还没有付清咧!你还有啥押佃? **王大爷** 你爹咧?

**三嫂子** 不在家。王大爷，你看她就这样纠闹。 **王大爷** 不要紧，我帮你对付。

**姜** **媳** 王保长，求你老人家做主啊!就算赏一副棺材吧!

**王大爷** 蒋总裁说的，抗战期间，要实行节约运动嘛!死了个

穷光蛋还要什么棺材，挖个坑坑埋了就是嘛。不要 在这里闹，快出去。

妻 媳不赏棺材，把押佃退给我们也好啊!

王大爷 不要胡乱说，你哪里还有什么押佃，快走!

姜 媳 就扣账也扣不了那样多啊!把剩下的也该退给我 们 。

王大爷 谁叫你欠人家的账，快走。你这样披麻带孝的跑到 李老太爷堂屋里来，你就犯了法。你走不走的呀! 你知道你男人到哪去了呀!你男人上山当土匪去

了，你私通土匪，王保长要办你。还不快走!走! 〔姜媳被吓呆了，一步步的走出去了

三嫂子 (发现小孩把猫饭偷吃了一大半，跑过去一掌把碗打 落在地上)砍脑壳的小杂种，把我的猫饭偷吃了，哎 呀!脏死了!(一边打一边骂，打得孩子满台跑)小

杂种!小杂种! 姜 孙 (哭)妈!(跑下)

**王大爷** 这号人哪，不吓唬她一下，就不肯走。 **三嫂子** 王大爷，请坐嘛。

**王大爷** 你爹真不在家?

**三嫂子** 不是真不在，谁还骗你。 **王大爷** 那你妈咧?

**三嫂子** 也有事同幺妹出去了。 **王大爷** 就你一个人在呀!

〔三嫂子暖了他一眼，没理睬他。

〔李老栓正欲出来，一听话不对头，即又缩回去了。

**王大爷** (故意生气)躲着不见面还是不行，躲脱今天，躲不脱

明天。把李老栓给我叫出来!

**三嫂子** 我爹一早出去了，就没有回来。王大爷又是来要钱 的呀!

**王大爷**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到你家来。

**三嫂子** 王大爷，我们爹出去收账去了，家里没有钱。我们家 还不是有许多账在外面收不回来，你都晓得的。松 两天，等我们收回钱来就送到你们府上。

王大爷 说得轻巧，吃根灯草。你家的钱收不回来关我什么 事。算算日子看，你们过期多久了呀?灶王爷上天， 我又要说好话了咧!

**三嫂子** 借你的钱，交你的利，你那么恶什么喲! **王大爷** 城隍庙的小鬼咧!不恶!

**三嫂子** 王大爷!你今天喝了早酒么?一跨进门来就这么大 的气，哪个抱了你娃娃下河呀!都是熟人熟识的，有 话好说嘛，平常间，我们家里的大情(读凡音)小事， 都全得你大爷照顾，我们领情嘛。就有什么不周到 的地方，得罪了你老人家，还要包涵一点。犯不上这 么“红起眉毛，绿起眼睛”(横眉怒眼)的……

**王大爷** 这话嘛，还有点可以入耳。喂，三嫂子，并不是我王 大爷不讲人情……

**三嫂子** 是嘛!我是说，王大爷都是人大面大的…… **王大爷** 实在的，为这些小事，来同你三嫂子闹……

**三嫂子** 是嘛!我是说，王大爷同我们爹都是隔桌子开茶钱 的交情，一个鼻孔出气的。

**王大爷** 呃!呃!是嘛!三嫂子，你看，上 一 回帮你老三的 忙，都不说了。这回为你二哥的事，我抓姜国富的儿 子去代替，哪晓得那个家伙跑了，里里外外我吃亏不

小咧!

**三嫂子** 啊 ! 啊 !

**王大爷** (走到三嫂子背后)三嫂子，你在做什么呀? **三嫂子** (起身避开)打鞋底!

**王大爷** 呃，我王大爷，不是故意来逼你们，实在是市面紧，手 头不松动，要不是这几年——(小声的)“国民党入 川，老百姓喊天。”说实话，我还……钱不钱算什么? 俗话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嘿嘿——才值千金嘛!”

**三嫂子** (没有十分听懂他的意思)我是说嘛!王大爷还在乎 这几个钱么?

王大爷 唉!这两年，我都看淡了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普通天下，不管飞的跑的，哪样我没有见过呀!三嫂 子!虽说我也是儿女满堂，不缺柴烧的人。唉!青 年人各有各的贪图，到底没有一个心腹之人。每每 睡到半夜一觉醒来，枕头边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 冷冰冰的，思量起来，人生一世，犹如一杯寡水，没有

一点捞摸，还有什么意思，钱又算什么咧? 〔三嫂子听他越说越不对劲，就没听他的。

王大爷 呃，三嫂子，你真能干，你这鞋底，是跟你老三打的? (夺鞋来看)

三嫂子 你管我跟那个打的?怪头怪脑的咧!

王大爷 呃，三嫂子，呃，三嫂子……(一步追一步) 三嫂子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嘛。

王大爷 呃，(戴帽整衣)三嫂子，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你都

晓得的，我屋里王大娘，去年子就死了…… 三嫂子 你王大娘死了活了，关我屁相干哪!

王大爷 呃，你三嫂子名下，我都是景仰得很的，要是你愿 意……

三嫂子 (顺手一耳光)你瞎了狗眼哪! 王大爷 你敢打我!

三嫂子 不要脸!

王大爷 你打王大爷! 三嫂子 打了你!

王大爷 你敢打王保长! 三嫂子 混账东西!

王大爷 你敢打国民党!

三嫂子 你什么王八旦哪!爹!爹!

〔李老栓怒气冲冲出。

李老栓 王麻子，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不要欺人太甚，你 闹到我名下来了呀!

王大爷 你赖我的债躲着不见面，还说我闹你?

李老栓 我李老栓不是还不起钱的人，借钱还钱，你敢来糟蹋 我屋里的人哪!

王大爷 噫……李老栓，你借钱不还，还抓屎糊脸。好，你擅

打公事人，我们县政府见，你打得好! 李老栓 我就打你，什么行头。

〔母女由外入。 李老栓妻 什么事呀! 李老栓 跟我打!

王大爷 好，打得好，小妹子，你一家人打国民党。(下) 李老栓妻 什么事呀?

〔三嫂子伤心地哭。

幺 女 (关上了门回来)什么事呀，嫂嫂? 三嫂子 王麻子 ……

李老栓妻 王麻子怎么嘛?

李老栓 他来调戏你家媳……唉……怎么好说啊!

李老栓妻 啊!这个不要脸的老乌龟，怎么不打死他咧!就 让他跑了呀!

李老栓 我就是打了他，他说他要到县政府去告我!

李老栓妻 啊!县政府告我们!嗨!喜得，没有打咧!看你! (向幺女)

幺 女 你叫我打的嘛!

李老栓妻 你没有打伤他哪里嘛?他到县政府打官司去了， 怎么办咧!雷女，快不要哭了。

李老栓 怎么办?陪他打官司好了嘛!

李老栓妻 唉!你又来了啊!衙门深似海，有理无钱莫进来。 这世道，衙门里的人，都惹得起呀!他们管公事的 人，官官相维(音卫)。我们这些人，一惹到就是……

李老栓 钱!是不是?休想，老子给他拼了! 〔外面拍门声。

幺 女 哎 呀 ! 王 麻 子 来 了 !

**李老栓妻** 县政府的人来了!你快进去! **李老栓** 去开门让他进来。

**李老栓妻** 不要拿鸡蛋跟石头碰，我的先人，你进去! **李老栓** 不要管我!

**幺** **女** (在外)大哥!大哥!(急跑上)大哥回来了，大哥回 来了!(把手提箱放在桌子上，高兴地立父身边，

〔 老 大 上 。

**三嫂子** (迎上)大哥回来了呀!

**李老栓妻** (迎上)老大! **大娃子** 妈，你老人家好!

〔外面有人叫：“差得远，官长，钱不够啊!坐了滑杆

不给钱，还讲道理不讲的哟!” **李老栓妻** 外面什么人在吵呀?

**大娃子** 狗人的抬滑竿的真可恶!滑竿钱贵得要命。别人都 一块钱一里路，他今天硬要老子两块半钱一里路。 不拿点椒辣面他吃，不晓得味道。让他抬到了家来 扯，在乡坝坝里，看他叫去。

李老栓妻 哎呀!这些抬滑竿的也真是， 一要起钱来，就像要 抢人的样子。

〔两个抬滑杆的人上。

**抬滑竿甲** 我们凭血汗挣钱，怎么是抢人哪!坐了滑竿不给 钱，还说我们抢人。

**大娃子** 看你把天王老子叫来，我也不睬你。 **抬滑竿甲** 你到底给不给钱的喲?

**大娃子** 就是不给，你敢把老子怎么样?

**抬滑竿乙** 我们下力人嘛，凭气力混口饭吃，还敢把你官长怎 么样咧!

**大娃子** 量你狗食的也不敢把老子怎么样。滚出去!

**抬滑竿甲** 不给钱，你把我抬回去嘛。当真滑竿那么好坐? **大娃子** 你口臭，我不打死你!(拳足交加)

**抬滑竿甲** 打人呀!你们做官做府的，专做绝子绝孙的事呀! 打死人咯!

**抬滑竿乙** 坐了滑竿不给钱还打人呀! **大娃子** 打不死你，嫌你命长。

〔推推攘攘，拳打脚踢。把两人掀出门去，把门闩顶

上 。

**李老栓妻** 看你累出一头汗来!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还气咧? 快坐下歇歇吧!

**大娃子** 爹 ! 我 回 来 了 !

**李老栓** (一直坐在一边没开口)你回来了，你把老子气死了 啊 !

〔门外抬滑竿的，还在阴一句阳一句的骂。 〔甲声：“你屋里的人都死绝了吗?”

**大娃子** 我当了官回来，怎么还气死你了呀!

〔乙声：“滑竿钱都给不起，当什么官咯!”

**李老栓** 当官?当你妈的啄木官。你不回嘛!你死在外面 嘛!

〔声：“你不给钱，我就死在外面。”

**李老栓妻** 雷女，你快出去看一看。(三嫂子下)

**大娃子** 你“老猫儿毛”(老毛病)又发了么?我一回来就吵。 **李老栓妻** 不要听你爹的。像撞了煞一样，总是这里不生肌，

那里不告口的。不要理他。幺女，还不给你大哥倒 杯茶。

**大娃子** (生气)不要!

〔后台人声：“这里有两个壮丁，抓起走!”

〔甲声：“走哪里去呀!我们滑竿钱还没要到手啊!” 〔另一人声：“谁管你滑竿钱不滑竿钱，走!”耳光声。 〔乙声：“先生呀!我们下力人呀!家里还有老母 啊!”

〔人声：“走!走!”枪托哭叫之声渐远。 **三** **嫂** **子** (高兴地上)妈!那两个抬滑竿的 … …

〔李老栓妻暖了她一眼，示意。

三 嫂 子 (见空气不佳，轻脚轻手地走在妈面前凑在耳边轻言 细语的)那两个抬滑竿的，给抓壮丁了，我钱也没给 他 。

**李老栓妻** 该背时(活该)!

**李老栓** 这几年，你一出去就不回来。家里的事，不管不说， 你还来逼老子呀!

**大娃子** 不管?逼你?前不久我还写了 一封信回来嘛!

**李老栓** 是你写信回来嘛，不是你写信回来，老子怎么晓得你 要用钱咧!

**大娃子** 要用钱?我还给你寄两千元来 … …

**李老栓** 是老子给你寄两千元来嘛! **大娃子** 是我给你寄两千元来!

李老栓 是老子给你寄两千元来! 大娃子 是我给你寄两千元来!

李老栓 (同时)是老子给你寄两千元来嘛!

大娃子 怎么搞起的?我给你们寄的信，收到没有? 李老栓妻 收到了!

幺 女 (同时)收到了! 三嫂子 收到了!

大娃子 钱咧? 李老栓 哼 !

李老栓妻 没有钱!

大娃子 没有钱?怪了 ……哼!一定是邮电检查所搞的鬼， 老子去找他们去。信咧?

幺女王麻子拿去了 。 大娃子 哪个王麻子? 幺 女 王麻子!

三嫂子 (同时)王大爷! 李老栓妻 王保长!

大娃大 啊，王麻子?那是个混蛋嘛，你们一定上了他的当了! 幺 女 啊!难怪，我在信里看见掉出一个纸飞飞儿来!

大娃子 那就是汇票，那就是钱嘛!

李老栓妻 他说那纸飞飞儿上有王大爷三个字。

大娃子 放他妈的屁咧!我找他，要他猫儿抓蓑衣脱不到爪爪。

〔王大爷在外敲门：“李老栓!” 李老栓妻 王大爷来了!

三嫂子 怎么办? 幺 女 大哥!

大娃子 不要慌，等他来。你们就当我没有回来，不要露相

啊!让我收拾他。(提箱下，众人各就其位)

王大爷 (上)李老栓，你借钱不还，抓屎糊脸，好!我在县政

府告了你了。(背后亮出拿枪的潘驼背)就是他! 潘驼背 (凶恶状逡巡而前)走!

〔李老栓用手杖一蹬，潘驼背骇回去了。王大爷在背 后怂恿他上前。

李老栓 (用手杖打潘驼背、王大爷)王麻子，你骗了我的钱， 你还糟踏我家的人，老子跟你算账!打死你这老王 八蛋，你以为我怕你?

**王大爷** (逃避)李老栓，你乱来，你目无法纪，你…… **大娃子** (出)站住!

**王大爷** 啊!啊!你 … … 你怎么回来的?

**大娃子** 管老子怎么回来的?摸老虎的屁眼，你欺负到我名

下来了。钱咧? **王大爷** 钱在 …… !

潘驼背 啊!王大爷!这不关我的事。李大爷，官长，这不关 我的事啊!是王大爷叫我来的。这是你的衣服，(脱 下，丢在面前)这是你的手枪，不关我的事。(顺手提 茶壶欲下)

**幺** **女** (急夺回)茶壶!

**潘驼背** 这不关我的事呀!(放下茶壶，下) **王大爷** (乘机跑)不关我的事!(被抓住) **大娃子** 抓回来打死他!

**王大爷** 年老人打不得!打不得! **李老栓** 我肯信?打惊了要漏水?

〔众人拳足交加，王大爷倒地。 **李老栓** 睡倒了!

李老栓妻 出人命了，看!不该打得那样凶。 潘驼背 (在门外)王大爷!我在外面等你哟! 幺 女 怎么办?

大娃子 死了!好!让我来。(大声)王麻子，你狗食的，教场 坝的老鸦，飞起吃人，你吃到老子名下来了呀!也不 打听一下，老子是“搞什么钢”的(干什么吃的)。今 天落在老子手里，你就死了，老子也要用总裁的自杀 刀，把你脑壳宰下来。(抽刀在桌子上重重一拍)

王大爷 (急爬起磕头如捣蒜)哎呀!饶命呀! 大娃子 装死卖活!

潘驼背 (在门外)王大爷，王大爷!国民党我再也不当了，那 一千块钱我不要了。

大娃子 啊!你还是一个国民党员，站起来! 王大爷 是 !

大娃子 看你这样子，你还是总裁的信徒吗? 〔王大爷，不懂，只“呃!呃”的

大娃子 噫!听到叫总裁都不立正，你还是国民党员?立正! 简直污七八糟。

王大爷 是!我悔过，我悔过。 〔卢队长拉一烟灰上。

卢队长 李老栓，你又弄一个烟灰来，缴不到票啊!你不要以

为你请我吃了几顿。这是你老二吗? 李老栓 这就是我家老二嘛!抽两口烟!

卢队长 胡说，你老二我见到过。不是!

李老栓 你问王保长!王大爷!这就是我家老二嘛! 卢队长 哦?你也在这里?

王大爷 是!报告卢队长，部下在这里，这是他家二少爷。

卢队长 放屁! 王大爷 是 !

卢队长 你吃了他家几顿，油大把你眼睛蒙花了呀!抬包袱 的时候，把上级都忘了呀!你是个国民党员咧，还来 骗我!

王大爷 是!我悔过，我悔过。 〔老二突从外入。

幺女二哥!你怎么回来了呀!快出去! 二娃子 出去!出哪去呀!

李老栓妻 哎 !

三嫂子 看到 … …

李老栓 二娃子!你这个杂种，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好好的，你 这个时候跑回来做什么呀!

二娃子 做球什么生意喲，一块钱抽五角钱的税，赚什么钱! 李老栓 赚不到钱?你是混日子嘛!

二娃子 混日子?哪里抓壮丁，不是抓得鸡飞狗跳的呀!做 小生意的人还不是要抓，魂都骇落了。我不幹!

李老栓 那，那，你本钱咧? 二娃子 推牌九，输了。

李老栓 怎么搞的喲!

[外面突然哭声，像一声驴鸣，三娃子上。

三嫂子 砍脑壳的，你怎么也回来了啊? 李老栓妻 真急死人咯!

李老栓 三娃儿，你也在这个时候跑回来干什么呀? 三娃子 (哭)他们都欺负我。

李老栓 人家欺负你做什么?我们也是出钱读书嘛!

三娃子 (哭)他们说我这么大一筒，二三十岁了，还当童子

军。

卢队长 自己都不好意思，这么大一筒，还当童子军?像个什 么话哟!李老栓，你看，有壮丁不当，三儿子这么大 一筒弄去当童子军，二儿子弄去做小生意，逃避兵 役。送个烟灰来，缴不到票，把我抽来吊起。这是蒋 总裁说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前方打抗战那样 吃紧，你们在后方搞些什么名堂哟?真是没有一点

国家民族。像你们这种情形，一定要重重的罚款。 李老栓 又要出钱哪!

李老栓妻 (同时)又要出钱哪!哎呀!我的天呀! 三嫂子 (同时)又要出钱哪!

幺 女 (同时)又要出钱哪!

王大爷 是!要罚款，要出钱，一定要重…… 大娃子 喂!弟兄!你是哪一部分的?

卢队长 兄弟是本城师管区的，你老哥哪一部分? 大娃子 兄弟是补充兵训练处的。

卢队长 啊!你老哥也是搞兵役的。 大娃子 不才不才!今天刚回家。 卢队长 啊!这是你老哥府上?

大娃子 岂敢岂敢! 卢队长 误会误会! 大娃子 客气客气!

卢队长 好说好说!我们里面谈一谈。(二人入内)

李老栓 (高兴地到门口一望，回身看着王麻子，王麻子即低 头回身)王麻子!你过来 ……

三娃子 (突然地哭起来)唔 … … 三嫂子 背时鬼!你哭什么!

三娃子 我还没有吃饭。

三嫂子 学堂里不给你饭吃呀!

三娃子 我抢不赢他们，又是稀饭。 李老栓 不中用的家伙。

〔卢队长和老大笑着上。

卢队长 水淹龙王庙，打湿自己人，自己人。 大娃子 没关系，没关系。

卢队长 王保长，你过来。(王大爷惧怕，李老栓得意)你过来

嘛，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副官! 王大爷 李副官!

卢队长 这是本保王保长。都是一家人，都是总裁的信徒。 大娃子 (握王大爷手)一家人!

王大爷 一家人一家人，都是总裁的信徒。李老太爷，你老人

家那个钱 ……

李老栓 那个钱要搞清楚。

王大爷 误会误会，完全误会。改天把两千块钱一定送到府上。 李老栓 两千块?还是连本带利 一 月四千照算。

王大爷 呃 !

卢队长 哎，都是一家人嘛，没关系。

大娃子 对了，一家人一家人，还在这几个钱上计较咧!

王大爷 对了，李副官这话对，不要在钱上计较。

大娃子 兄弟这次回来，是要拖点队伍。我们的队伍呀!拖 一营人是个营长，拖一连人就是个连长。

王大爷 啊 ! 卢队长 啊 !

大娃子 两位要维持到。在抓壮丁上，王保长还要多多帮忙。 王大爷 效劳效劳!那没有问题。

卢队长 没有问题?你他妈的一个女儿要放几回人户呀!我 这轮壮丁三个多月了还没有送齐。你不是说周围团 转，除了跛了驼子，老头独子就没有人了吗?

**王大爷** 我说卢队长，你怎么也说起外行话来了啊!我们既要 下决心抓人，那个管他什么跛子驼子，老头独子咧!

大娃子 别吵别吵!吵什么喲!天黑了就在我家里消夜吧! 我们吃了饭再说。只要我们决心搞，还怕抓不到壮 丁么?

**王大爷** 对了!只要我们决心搞，还怕抓不到壮丁么? **大娃子** (同时)只要我们决心搞，还怕抓不到壮丁么? **卢队长** (同时)只要我们决心搞，还怕抓不到壮丁么?

**——幕急落**

注：如在广场演出可用这样结尾——

〔三人正得意外，远处突起枪声，潘驼背慌张上。

潘驼背 王大爷!啊!卢队长，不好了!跑到华荣山去的庄 稼汉下山来劫场，他们把关帝庙的壮丁也放出来了! 棍棍棒棒的搞在一起。壮丁暴动，把院子围起来了。

众 人 (大惊)啊!

**李老栓** 老百姓造反了呀!哎呀!快把箱子收拾一下!

〔众人提箱拿包，喊爹叫娘，乱做一团。四农民持枪 上，-一以绳缚之，一拥而下。

**——全剧完**